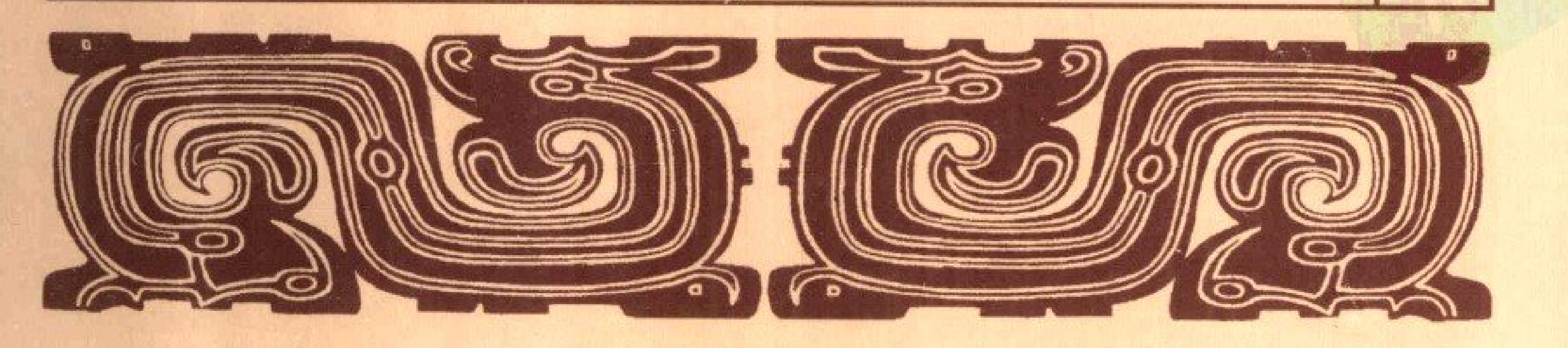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五十一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四川大學出版社

責任编輯:陳國弟　張曉舟
責任校對:何　静
封面設計:文小牛
責任印制:吴雨時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史部. 儒林年譜 /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吴洪澤, 尹波, 舒大剛主編. 一成都: 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614-3656-1

Ⅰ. 儒…　Ⅱ.①四…②吴…③尹…④舒…　Ⅲ. 儒家-名人-年譜-中國　Ⅳ.B22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7) 第 037175 號

書名　儒藏·史部·儒林年譜

編　者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　編　吴洪澤　尹　波　舒大剛
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 (610065)
發　行　四川大學出版社
書　號　ISBN 978-7-5614-3656-1/B·162
印　刷　成都東江印務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85 mm×260 mm
印　張　2721
字　數　2187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001~150 (套)
定　價　35000.00 圓

◆讀者郵購本書, 請與本社發行科聯系。電話: 85408408/85401670/85408023　郵政編碼: 610065
◆本社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寄回出版社調换。
◆網址: www.scupress.com.cn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儒藏》工作委員會

主　任：謝和平

副主任：羅中樞　陳愛民

委　員（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挺之　石　堅　李光憲　李旭峰　李志強　李　虹

步　宏　呂重九　周學東　姚樂野　晏世經　徐開來

徐　蘭　陳國弟　陳謙明　孫衛國　孫錦泉　梁國典

張樹驊　項　楚　舒大剛　曾棗莊　楊繼瑞　趙昌文

蔣永穆　蔣曉麗　熊　瑜　樊成充　魏于全

秘書長：王大千

總監修：楊泉明

總監製：韓喜凱

《儒藏》學術委員會

陳廷湘（四川大學）
陳恩林（吉林大學）
陳鴻森（臺灣「中央研究院」）
黄懷信（曲阜師範大學）
黄玉順（四川大學）
黄開國（杭州師範大學）
曹順慶（四川大學）
常金倉（遼寧師範大學）
梁韋弦（福建師範大學）
張文軒（蘭州大學）
張希峰（北京語言大學）
萬本根（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葛志毅（大連大學）
單　純（中國政法大學）
舒大剛（四川大學）
鄒重華（香港中文大學）
蒙　默（四川大學）
楊世文（四川大學）
楊朝明（曲阜師範大學）
賈順先（四川大學）
蔣宗許（西南科技大學）
蔡方鹿（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廖名春（清華大學）
鄭萬耕（北京師範大學）
鄧立光（香港城市大學）
劉　琳（四川大學）
劉復生（四川大學）
蕭漢明（武漢大學）
謝幼田（美國斯坦福大學）
謝維揚（上海大學）
濮茅左（上海博物館）
鍾肇鵬（中國社會科學院）
龔鵬程（臺灣佛光大學）

《儒藏》編纂委員會

主　　編：舒大剛　梁國典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刁忠民　王小紅　王智勇　王蓉貴　尹　波　李文澤　李冬梅

吴洪澤　沈光明　周　斌　郭　齊　黄錦君　張尚英　彭邦明

曾棗莊　楊世文　蔣宗許　劉　琳　劉德清　繆文遠

學術骨幹：楊世文

技術總監：吴洪澤　王蓉貴

資料總監：尹　波

責任校對：李國玲　霞紹暉

質量終審：劉　琳　李文澤　郭　齊　刁忠民　舒大剛　蔣宗許

《儒藏》出版委員會

鳴謝（排名不分先後）

葉選平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劉忠德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楊　波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曹鳳泉先生（國際儒學聯合會）
于友先先生（中國出版家協會）
周興俊先生（綫裝書局）
任繼愈先生（國家圖書館）
龐　朴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
孔德懋先生（全國政協、孔子七十七代孫）
湯恩佳先生（香港孔教學院）
林金華先生（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陳啟生先生（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
湯一介先生（北京大學）
安平秋先生（北京大學）
李學勤先生（清華大學）
張立文先生（中國人民大學）
許　琳先生（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
錢　遜先生（清華大學）
李書有先生（南京大學）
劉大鈞先生（山東大學）
董治安先生（山東大學）
卿希泰先生（四川大學）
黃彰健先生（臺灣「中央研究院」）
杜維明先生（美國哈佛大學）
冉光榮先生（四川大學）
隗瀛濤先生（四川大學）
王庭科先生（四川大學）
周桂鈿先生（北京師範大學）
陳俊民先生（陝西師範大學）
駱承烈先生（曲阜師範大學）
趙吉惠先生（陝西師範大學）
林慶彰先生（臺灣「中央研究院」）
蔣秋華先生（臺灣「中央研究院」）
黃　松先生（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
段志洪先生（巴蜀書社）
水賚佑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

儒藏總序

《儒藏》是收集保存儒學文獻的大型叢書。她薈萃兩千餘年儒學著作，以系統的著録體例，分門別類地予以標點、校勘和編排。她作爲中國古代儒學成就之集成，可望成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象徵，與《大藏經》、《道藏》鼎足而三，永遠滋養中華民族的心靈。今值《儒藏》出版之際，聊述因緣，以弁篇首。

一

儒學是中國的。兩千五百多年前，中國的孔子集虞、夏、商、周優秀文化之大成，總《詩》、《書》、《禮》、《樂》、《易》、《春秋》爲「六經」，樹「仁義」、「誠信」之高標，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創立儒學，垂教萬世。儒學生於斯，長於斯，昌盛於斯，亦曾一度衰微於斯。兩千多年來，儒學是引導中國文化走向輝煌的指南北斗，是鑄造中國文化特質的規矩準繩。她是中國文化之門、中國文化之蘊，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個方面都産生了重大影響，促成了中國人特有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形成。她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和靈

魂。在國際範圍内，人們一提起中國文化，首先想到的無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創立的儒學。儒學是中國的，中國也是儒學的。要深入研究中國文化，欲準確地瞭解中國歷史，不認識孔夫子，不研究儒學，就不能得其門而入。

儒學是東方的。古代東方，北起朝鮮半島，東至日本列島，南到印支半島、南亞諸國，伴隨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徠遠」外交方略的實施，東亞各國「成鈞館」（朝鮮）、「大學寮」（日本）、「國子監」和「國學院」（越南）等文教機構的設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儒學早已融入東方社會，成爲東方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共同的思想體系和價值觀念的重要部分；東方各國的政治家、思想家，或用儒學治世，或以著書明理，與中華學人一道共同豐富和發展了儒學的理論和思想。因此國際「漢學界」在討論東方社會時，無不異口同聲地稱之爲「儒家文化圈」。

儒學又是世界的。作爲「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中國的文化主流，儒學不僅影響了東方，而且輻射於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學是西方學者公認的世界文化「軸心時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東方思想文化的源頭活水。儒學是開放性的。在歷史發展演進的長河中，儒學不斷以其「海納百川」、「集雜爲醇」的包容精神，融合涵攝了各種外來文化與文明，與時並進，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長盛，學術之樹常青。儒學在歷史上不斷兼容並包各家學術進行自我創新的歷史，是中國文化生生不息、充滿創造活力的歷史，是人類文化寶庫日新月異不斷豐富的歷史，也是儒學不斷影響和輻射世界的歷史。她的經典和理論曾西涉流沙，遠渡重洋，對近代思想啟蒙和現代文明的形成産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在當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她又作爲十三億中國人及

數千萬海外華人和僑胞共同的文化背景，卓爾屹立於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倡導「以和爲貴」、「和而不同」的和平共處哲學，以其「立己立人，達己達人」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忠恕精神，化解各種矛盾，調停地區衝突。

儒學是歷史的。在儒術「獨尊」的時代，儒學不僅是中國古代的學術，而且幾乎是中國學術的古代，她與古代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結下了不解之緣。殷墟甲骨文有「儒」與「丘儒」之官，《周禮》有「師儒」之職，儒者在殷商時期就已發揮着重要作用。至春秋時期，孔子正式創立儒家學派，孔門弟子散遊四方，「六藝」之學風行天下，開啓了春秋戰國時期士人的智慧，催生了諸子學派，促成了百家爭鳴。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儒學就沒有周秦學術。繼而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經典教育與研究影響了中國兩千餘年的教育、選舉和文化。可以說，中國的古代史主要就是儒學影響中國的歷史。沒有儒學便沒有古代中國的教育，也就沒有古代中國的學術，也就不會有燦爛的中國文化。人類不可能生活在沒有歷史的真空之中，對於逝去的昨天，對於先賢的遺産，我們應該以回顧、反觀、總結與傳承的姿態，在歷史繼承的基礎上進行創新，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創新來豐富歷史、美化生活。作爲與中國歷史水乳交融的儒學，當然不能游離於歷史繼承之外。

儒學又是現實的。孔子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中國是文明古國，她的「古」不僅在於歷史上曾經有過，更在於其歷史傳統一直在延續着，其優秀文化一直在弘揚和發展着。由殷可以見夏，由周可以觀殷。後

世之「繼周者」，有秦、有漢、有晉、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其民族則有華夏、有「四裔」，有漢族、有少數民族。然而，祇要是在華夏文化圈内崛起，祇要是在中華大地上立國，無論願意不願意，主動或被動，都必然打上儒學文化的烙印。綜觀古今歷史，無一例外。即使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也必將被中原固有文化所融合。如果説，在春秋戰國時期還存在「以夏變夷」和「以夷變夏」的爭論，那麽自秦漢以後的中國，無論誰來當皇帝坐天下，都毫無例外地是以「華化」「漢化」爲主流的多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國」是這樣，遼、金是這樣，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滿族建立的清朝更是如此。其原因也許有多種多樣，但其中以儒學爲主體的華夏文化代表了當時的先進文化，代表了各族文化發展的共同方向，則是最深層的原因。特别是儒家從理論上將這一文化總結出來，建立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統」體系，形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等「正統」觀念，並從教育上、實踐上宣傳和推廣開來，從而形成了以儒學爲核心的華夏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儘管有些觀念在今天已顯得陳腐和落後，但它是千百年來維繫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的精神力量，更是激起「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豪情的潛在動力。今天，即使我們已經跨入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瞬息萬變、不可捉摸的世界局勢，曾使傳統文化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社會和多元化（甚至詭異化）的思想所困厄，以至於一些人曾一度産生過擺脱文化傳統「束縛」的想法。然而事實反復證明，文化傳統是無法擺脱的，儒學對新世紀、新世界的作用和影響仍然是不可低估、不容忽視的。她已呈現出與日俱增、歷久彌新之勢。隨着中國的和平崛起、綜合國力的不斷提高，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

也將煥然一新，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和中國人既有的價值觀念正在得到重新審視，儒學這一古老學科必將煥發出絢麗的青春，儒家思想也將一如既往地作用於當今的世界。否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一百餘位諾貝爾獎得主在巴黎討論「面向二十一世紀」問題時，怎會發出「人類要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十五個世紀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的呼聲！二零零四年八月，來自世界各地的二百餘位專家學者齊集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參加「第一屆儒學國際研討會」，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專家學者深入討論了儒學各類理念後，形成了《吉隆坡宣言》，宣稱儒家「『忠恕之道』是促進世界和平、物我相諧的基石」，提議「正式啟動『以儒學救世』的機運，締造二十一世紀儒學另一個國際化的新局面」！

儒學是理論的。儒家是一個陣容龐大的學術集群，儒學是一個內容豐富的思想體系，她集哲學、政治、倫理、社會、教育以及其他文化思想觀念爲一體，是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易大傳》）的命題，構成了中國人的宇宙模式和世界觀。「過猶不及」、「中正」、「中庸」（孔子）的辯證思維，形成了中國人高超的思維方式和處世哲學。「仁義禮智信」（孔子、孟子、董仲舒）的五常之教，成了中國人做「新民」、立「新德」（《大學》）的指導思想。追求和平、講究秩序的理論，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社會、實現文明生活的理想模式。「載舟覆舟」（孔子）的君民關係論和「民貴君輕」（孟子）的「民本」思想，成了歷代志士仁人反對專制集權、追求「仁政德治」的思想武器。「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子）、「內聖外王」（莊子）的修身模式，構成了中國人終身嚮往的理想人格和修身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孔子）的「忠恕」之道，成了中國人建立和諧人際關係的無尚法則。這一切的一切，都經儒家的提倡、推廣，逐漸融入了中國的民族精神之中，支撐着這個民族生存、發展、繁衍，創造和豐富着自己燦爛的文化和文明。儒家經典是中國思想的源頭活水，儒家理論是中華精神的思想寶庫。我們祇要不願重過「從人到猿」的生活，當然就不會拒絕這份珍貴遺産的滋潤。

儒學尤其是實踐的。儒學是修身之學、實踐之學，倫理道德學説構成了儒家學説的核心和靈魂。儒家重視思想教育，注重個性修養和道德情操，提倡「捨生取義」、「殺身成仁」、「以天下爲己任」，强調道德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它雖然上究「天人」之際，下探「心性」之微，形上無象，玄之又玄，但在講究「博學」、「慎思」的同時，又特别强調「篤行」。它的「仁」便是要「愛人」，「義」便是要行而得宜，「禮」本身就是行爲規範，「智」便是要知曉「仁義」之道而慎守弗失（孟子），「信」便是要言而行之（孔子）。儒家非常重視「五倫」教育，將其定義爲人倫之始、政治之本。「五品」之教首倡於堯舜之《典》，「五教」之義復申於《左傳》、《孟子》，至《中庸》更將其奉爲「天下之達道」。在儒家看來，五倫不順，將倫理倒錯，人將不人；五教推行，則社會和諧，政治清明。儒家成功地將個人的品德修養與國家的治理安定緊密地結合起來，把道德主體的能動作用與社會的道德感化力量有機地融爲一體，從而使道德規範的約束功能與知耻自覺的自律機制更好地相輔相成。《大學》之書將「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定義爲修「大道」、聞「大義」的「三綱領」、「八條目」，設爲儒者奉行不貳的大綱大法，更是儒家力行躬踐哲學的集中體現。儒學正是以其理

論與實踐結合，個體修養與群體利益結合、道德修養與政治事業結合的學術思想，形成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義道德」、「民胞物與」、「孝親敬老」、「崇德尊賢」、「誠實忠信」、「見義勇爲」、「文明理性」、「公平正直」等優秀品德，這是她有別於宗教神學的根本之處。

總之，儒學作爲歷經兩千五百餘年發展的系統理論，已成爲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産和財富。她既是中國的，也是東方的和世界的；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儘管儒學作爲古代的一種意識形態和文化體系，也存在不太適應現代社會的内容，特别是經兩千年間專制君主的利用與歪曲，她帶上了許多落後的成分。但是，我們無論是要認識中國，還是要研究世界；無論是要回顧歷史，還是要服務現實；無論是要探討理論，還是要躬行實踐，在古今中國學術中，儒學都位居首選，理當研究和弘揚。這就是她在歷經了無數風風雨雨、艱難磨煉之後，仍能像鳳凰涅槃一般不斷獲得新生的緣由所在。儒學在今天即使已經失去了從前「塞乎天地，横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放諸四海而無不準」（曾參）的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地位，但若要認真地研究和認識中國，特别是中國人面對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的局面，要參與全球文化對話，重建人類文明新秩序，我們檢點一下自己的文化庫存，並衡之古今中外的一切學術，除了以儒學爲主體的優秀傳統文化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的選擇。

然而，由於歷史的原因，特别是「西學東漸」大潮下的「中學」迷失，「疑古過勇」帶來的文化虛無主義，以至於「儒學在哪裏」、「儒學爲何物」、「儒學研究從何着手」之類不該存在的問題，在儒學誕

生之地的中國卻成了「嚴重問題」。儒家著作或滅於劫灰，或毀於人禍，或流失於重洋之外。其所存者，亦分散於群籍，雜廁於四部，未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人們常常會感到：要研究孔子而不知孔子資料何在，欲研究儒學卻不見儒學文獻全貌，欲研究經學卻不知何經可信、何書可讀。至於在吸收儒學與經學研究現有一切成果的基礎上，作更高層次、更高水平的研究，則大有無所措手足之感。究其原因，皆在於近百年儒學傳統的丢失，尤在於儒學迄今未有一部自己的文獻集成。要擺脫儒學研究的這一隔世感與陌生感，確立儒學的本位意識，認真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建構完備的儒學文獻庫，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前人爲矯「心學」末流「束書不觀」之弊，而倡「捨經學無理學」之說，今天要糾正「疑古過勇」造成的文化虚無之失，我們也不得不重申「捨文獻無儒學」了。這就是我們提倡編纂大型儒學叢書——《儒藏》的原因所在。

二

在中國學術史上有所謂「三教九流」之稱，「三教」即儒、釋、道，「九流」即諸子百家。佛教的文獻已經有中外各種版別的《大藏經》收集，道教文獻也有古今諸本《道藏》滙錄，就連分量並不龐大的諸子著作，也有《百子全書》、《諸子集成》系列來結集。可是迄今爲止，作爲中國文化主幹的儒學，卻沒有像佛、道、諸子那樣，擁有自己的大型叢書。

通觀中國歷史，每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復興無不是伴隨着對前代文獻的全面搜集和整理而出現

的。《隋書·經籍志序》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歷史已經昭示，儒學的創立和戰國的學術繁榮是以孔子删訂《六經》爲契機；西漢的經學初成與文化復蘇是以「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政策的實施爲先導；東漢的經學與文學、史學的繁盛也是以西漢末年向、歆父子校書爲基礎。同樣，隋大業間廣泛的收書和初唐的整理圖籍，奠定了大唐文明的基石；北宋初廣泛的文獻整理，揭開了中國文化高峰時代「宋代文化」的序幕；清朝的《古今圖書集成》和《四庫全書》等大型文獻修纂工程的實施，直接促成了以「乾嘉之學」爲代表的「清學」的形成。文獻是文化得以傳承和發展的載體，資料更是從事一切科學研究的基礎，文獻學和史料學正是保障文獻、史料得以科學利用和有效推廣的「先行官」。儒學要在新世紀得到發展和復興，重返淑世濟人之路，對其以文獻爲載體的成果進行徹底清理和合理繼承，便是先決條件。可惜的是，大規模地搜集和整理儒學文獻，並編製成大型儒學叢書，歷史上雖屢有倡議，卻始終没能實現，甚至專門而系統的儒學文獻著録體系也未曾建立。這對於以儒立國、以儒治世的中國而言，無疑是莫大的遺憾。

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說：「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又在《孔子世家》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莊子·天運篇》和《天道篇》也有孔子「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以爲文」和孔子「繙十二經以說」的記載。說明孔子是將儒家經典整理出來，形成「六經」或「十

「二經」概念的第一人。

漢代劉向、劉歆父子整理群書，編成《别録》、《七略》，《七略》是中國第一部目錄學著作。班固據《七略》删成《漢書・藝文志》，其中《六藝略》記録儒家經部圖書（按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排列，附史書於《春秋》之後）一百零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諸子略》的「儒家類」記録《晏子》、《子思》、《曾子》以下至「劉向所序」、「揚雄所序」儒學諸子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兩類共有儒學文獻一百五十六種、三千九百五十九篇，已備儒學文獻經部、論部二體。但在整個《漢書・藝文志》著録的「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中，儒學文獻祇佔一小部分。

三國、西晉有《中經簿》及《中經新簿》，創立了「四分」法。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晉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群書」。荀氏創以甲、乙、丙、丁標目，甲部即後來的「經部」，著録與《漢書・藝文志・六藝略》相同；乙部即《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即後來的「子部」；丙部即後之「史部」；丁部即《漢書・藝文志》的《詩賦略》，亦即後來的「集部」。《隋書・經籍志》承之，並正式以經、史、子、集命名四部。此後，直至《四庫全書總目》，四分法作爲中國圖書分類的主流，成了古典目錄分類的固定體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六分也好，四分也好，都是百科書目，不是專科目錄，更不是儒學文獻的總目。

南北朝時期，道教已有陸修靜的《三洞經書目錄》，佛教有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唐開元時期佛教又有《開元釋教錄》，都創立了很好的專題文獻著録體系。就儒學的發展史和當時地位

而言，不應在目録學上毫無建樹。《魏書·儒林傳》載孫惠蔚上疏：「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並説「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這裏的《甲乙新録》是一部目録書，但它是什麽樣的書目呢？由於「《隋志》略而不言」，學人或疑「其書名爲甲、乙，或是祇録六藝、諸子，抑舉甲、乙以該丙、丁，皆不可知」（余嘉錫《目録學發微》卷三）。我們認爲，荀勖《中經新簿》以甲部紀六藝、小學，乙部紀諸子、兵書、術數。東晉李充雖已將其乙、丙互换，以乙部紀史書，丙部録諸子，但當時南北隔絶，盧昶未必及時採納，此之「甲」、「乙」或仍當是經、子兩類。孫惠蔚欲請「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與其一起修訂，其書乙類所録則有可能就是儒家諸子。依此考察，盧氏《甲乙新録》也許就是當時的儒學目録。至宋代，高似孫有《史略》、《子略》、《緯略》等專題書目，用以著録史部、子部和讖緯類圖書。但當時仍無專題性儒學總目傳世。

真正較系統的儒學文獻專科目録，是清初朱彝尊的《經義考》三百卷。《四庫全書總目》卷八五説：

「是編統考歷朝經義之目，初名《經義存亡考》，惟列存、亡二例。後分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因改今名。凡御注、勅撰一卷，易七十卷，書二十六卷，詩二十二卷，周禮十卷，儀禮八卷，禮記二十五卷，通禮四卷，樂一卷，春秋四十三卷，論語十一卷，孝經九卷，孟子六卷，爾雅二卷，羣經十三卷，四書八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三卷，承師五卷，宣講、立學共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録各一卷，通説四卷，家學、自述各一卷。其宣講、立學、家學、自述三卷，皆有録無書，蓋撰輯未竟也。」朱目主要對經學文獻進行分類著録，祇有少量篇幅涉及儒

學的師承、宣講、立學、刊石、書壁、鏤版、著錄、通說、家學和自述等内容，而且其中宣講、立學、家學、自述四目則付之闕如，並無著錄。《經義考》祇對經部文獻著錄較全，卻對儒學諸子（理論類）和儒學史料圖書注意不夠（或根本未曾涉獵）。因此，《經義考》儘管是一部有規模的儒學文獻總目，但還不是儒家著作的全錄，也未對儒學著作進行系統分類。

歷史上較大型的儒典叢刻有以下幾次：東漢的《熹平石經》，曹魏的《正始石經》，唐初的《五經正義》，中唐的《開成石經》，五代孟蜀的《蜀石經》，宋代形成的《十三經註疏》，清初的《通志堂經解》，清中後期的《皇清經解》和《續皇清經解》等。但是規模都較小，難成體系。《熹平石經》祇有《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七經。《正始石經》祇有《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三經。《五經正義》由唐太宗下令孔穎達負責修撰，祇有五部，即：《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春秋左傳正義》、《禮記正義》。《開成石經》祇有十二種單刻：《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蜀石經》正式形成「十三經」概念，但總量也祇比《開成石經》多一種，即北宋補刻的《孟子》。《十三經註疏》也祇有十三部。以上叢刻各經收書都祇有一種，構不成系統的著錄體系。

清徐乾學和納蘭性德等人滙刻成當時最大的儒學叢書——《通志堂經解》，收宋、元、明經書注解一百四十六種，按易、書、詩、春秋、三禮、孝經、論語、四書、爾雅九類編刻，又稱《九經解》。繼此盛舉，阮元和王先謙先後主持編刻了正續《皇清經解》，共收清代經解類著作三百八

十九種，規模已經不小，但兩套叢書都祇「以人之先後爲次序，不以書爲次序」（嚴傑《編刻皇清經解序》），所收圖書未曾分類。而且以上三部叢書都限於儒家經部著作（《皇清經解》間涉筆記和別集），著録範圍不廣，未將儒學文獻儘可能地收録，不利於創建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缺乏嚴格科學的分類方法，這對於小型叢書來説倒也無妨，但是對於將容納數千近萬種圖書的《儒藏》來説，就絕不能引以爲法了。更何況上述幾種儒學叢書都僅限於經部文獻，儒學其他的理論著作、史料著作，都一概付之闕如，這樣的叢書當然不能擔當起完整地反映儒學全部成果，全面地展現儒學歷史，系統地收集和保存儒學文獻的重任，也不能爲讀者提供「即類求書，因書究學」之方便。

儒學文獻既無大型叢書，又無系統著録的狀況，在明代萬曆年間曾引起學人的極大關注，湯顯祖《孫鵬初遂初堂集序》記載，當時的湖湘學人孫羽侯（字鵬初）就曾發願編纂《儒藏》，其文云：「（鵬初）嘗欲總史傳，聚往略，起唐虞以來至勝國（元朝），效遷史體，爲紀傳之書；而因以櫽括《十三經》疏義，訂覈收採，號曰《儒藏》。」（《文章辨體彙選》卷三一〇）惜未成編。既而曹學佺亦有感於「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藏」，而「欲修《儒藏》與鼎立」（《明史・曹學佺傳》）。曹氏《五經困學自序》也曾自述：「予蓋欲修《儒藏》焉，以經先之也。擷四庫之精華，與二氏爲鼎峙。」曹氏生平曾編撰成許多大型著述，可惜卻沒能留下《儒藏》的吉光片羽！清乾隆年間，山東學人周永年撰《儒藏説》一卷，推《儒藏》編纂爲「學中第一要事」，但也未付諸實行。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孔子的故鄉山東省，出版了大型儒學叢書《孔子文化大全》。這是一部

力圖「比較全面地展示孔子文化和儒家學說全貌」的叢書，編輯體例突破了傳統的「四部法」，「分爲經典、論著、史志、雜纂、藝文、述聞六類」著録各書。前三類和第五類顯然繼承了傳統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而又增加雜纂、述聞二類以濟四部之窮，顯示出不凡的變通精神和創新意識。但總共收書衹有一百零六種，是在「與儒家有關的著述不在數萬部之下」的群書之中，經過一番「去蕪取精」編纂而成的，數量十分有限。從内容上看，編者雖然立意「收録孔子和歷代儒家代表人物的經典著作及古籍資料，古今學者論著及研究成果，未曾面世的珍貴文獻」等，但由於篇幅受限，編者衹能對孔子、曾子、顔回、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資料收録較全，其他諸儒的著作和資料卻概未涉獵。顯然沒有達到集儒學成果之大成、成儒學資料之全書，亦即儒學之「藏」的水準。

彙集儒家經學的、理論的和歷史的文獻，編纂出一套大型叢書；同時研究儒學文獻的類別，創立一套新型的適合儒學文獻的分類體系和著録方法，仍然是擺在當今學人面前亟需完成的神聖使命。

三

《儒藏》是儒學之「藏」，它是儒家經學成果的集成，是儒家思想理論的薈萃，是儒學歷史文獻的總録。兩千五百年的儒學歷史將在此得一大總結，此後的學者專家將從此方便地覓得儒學研究的資料。她是對儒學文獻的一次大搜討，是對儒學成就的一次大檢閱，也是對儒學歷史

的一次大掃描。前於此的儒學發展史，將由此而得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式的疏通清理；後於此的儒學研究，亦將借此「即類求書，因書就學」，得到查閱資料的方便。對於前者，《儒藏》是總結，是一部具有系統體例、用圖書構建起來的「大型儒學史」；對於後者，《儒藏》又是開新，是根據現代科學研究需要，用分類資料組成的「鉅型資料庫」。我們希望，這一工程能夠成爲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轉折點，成爲新時代儒學復興的奠基石。

《儒藏》的編纂不是簡單的文獻彙集和影印，而應該是嚴肅的科學研究和學術創新，應在普查、統計和分析研究現存儒學文獻性質和類別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儒學史、經學史、文獻學、目録學、版本學和歷史編纂學等知識，參考和吸收佛、道二「藏」的編纂經驗，結合當代學科分類特點和學術研究需要，建立起系統的、科學的、實用的儒學文獻分類體系。

科學合理的分類必須建立在全面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昔漢成帝欲校群籍，先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清乾隆將修「四庫」，詔令各級官吏採進圖籍，皆此類也。今欲編纂《儒藏》並探討儒學文獻的分類方法，當然也要以廣泛的資料信息爲基礎。它離不開對儒學文獻分布情況的系統調查，離不開對儒學文獻類別的充分瞭解和研究。那麽歷史上到底有多少儒學文獻呢？這些文獻流傳和保存情況如何呢？它們包含了哪些類型呢？從前傳統目録書在每一類著録之後，都對該類圖書的門類、種數和卷數有所統計，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又轉録了這些統計資料，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九四更設有「著録」一目來彙録此類信息。但是，時移代易，書缺簡脱，其間所録，或有或無，或存或亡。這些書目的信息現在祇具有參考價值，而

不具有使用意義了。現存儒學文獻的數量與類别，仍然有待於重新調查和統計。僅以《中國叢書綜録》論，其「經部」所録現存經學文獻已達五千餘種。如果再加上「子部」和「史部」的儒學諸子、儒學史料等書籍，無慮萬餘種之多。這些還祇是收入叢書的，叢書之外無疑還有大量單刻本儒學文獻存在，若計其種類，必有倍蓰於兹者。這些文獻，就傳統的分類目録而言，當然散見於經部、史部、子部、集部之中，今編《儒藏》，自然得從四部中取材。但這祇是儒學文獻分布的狀況，而不是儒學文獻的基本類型，似不能以此來構成《儒藏》的分類體系。

細審現存儒學文獻的類别，大致不外乎三大類：以經書爲主體的經注、經解和經説系列；以儒家理論闡發爲主要内容的儒家子學、禮教、政論、雜議系列；以記載儒學歷史爲主要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書目、學校等系列。如果每一類用簡潔的詞語來表述，即「儒經」、「儒論」、「儒史」。編成《儒藏》即是「經藏」、「論藏」、「史藏」，簡稱之則爲「經」、「論」、「史」。

至於傳統目録中的「集部」，如果整部都論儒理，當然應整體收入論部。但是後世别集内容龐雜，無相應部類可入，有的甚至連完整進入《儒藏》也不合適。故「集部」的資料，將採取分類輯録的方式，對其中儒學理論資料、群經論述資料、儒學人物和儒學史資料，分别選編歸入各部。具體而言，其經解、經論的篇什，收入「經藏」；其記儒學史或儒學人物的篇什，則入「史藏」；其論儒家理論的，則入「論藏」。從前阮元編刻《皇清經解》，除收録經解專著外，其他單篇的經解經論資料「凡見於雜家、小説家及文集中者，亦序次編録」（嚴傑《編刻皇清經解序》），不爲無見。

爲了儘可能多地收録儒學資料，《儒藏》採用「叢書」兼「類書」的辦法處理各類文獻。對於

整部收録的圖書來說,《儒藏》是一部大型的「儒學叢書」。就分類輯録而成的專題文獻而言,《儒藏》又兼有「儒學類書」的性質。《儒藏》正是「叢書」和「類書」的統一,是「專題叢書」和「專題類書」的合一。

「經」、「論」、「史」三大藏,可以統攝各類儒學著作和儒學史料。每部之下,再根據需要,將文獻分爲若干類目,如:「經藏」可以分爲元典(儒經白文的重要版本)、周易、尚書、詩經、三禮(含三禮及總論)、春秋(含三傳及總論)、孝經、四書(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總論)、爾雅,再加群經(附讖緯)、出土文獻(含簡帛、石刻、敦煌遺書)等。「論藏」可分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等。「史藏」可分孔孟、學案、碑傳、年譜、史傳、學校、禮樂、雜史等。以此「三藏二十四目」,庶幾可將儒學成果及其歷史收攬無遺。

在收録、整理、編類和對所收文獻進行標點、校勘外,我們還特别注意學術的辨章與文獻的述評。爲入選各書撰寫簡明「内容提要」,對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版本之流傳,内容之梗概,略作評介。仿《四庫全書》例,「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在三部、二十四類之前,分别撰有「總序」、「分序」和「小序」,討論儒家學術的源流、各門文獻的歷史,爲讀者提供必要的儒學史、經學史、儒學文獻史、專經研究史等基本知識,希望使《儒藏》這部在一定體系下用圖書構築的「儒學大廈」,棱角更爲分明地展現在讀者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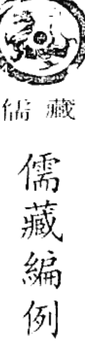
《儒藏》將儒學文獻分爲「三藏二十四目」來分類著録,以「叢書」和「類書」結合的方法來區别處理,形成以儒學爲主題,以「儒經」、「儒論」、「儒史」爲基本著録體系,將歷史上内容繁多、門

類複雜的儒學文獻系統地搜集和編録起來。「儒經」基本是儒家「經學」成果的彙編；「儒論」基本是儒家理論即儒學思想的資料彙編；「儒史」則是儒學史的資料集成。類例明晰，著録有序，重點突出，源流清楚。儒學的各類文獻既得到了系統的著録，各門學術也得到了尋源溯流式的考索。上可綜覽儒學群書，下可方便來學使用；內可保存儒學書籍，外可宣傳儒學理論，於古於今，於存於用，實爲兩便。

自明朝萬曆初年孫羽侯首倡《儒藏》編纂以來，欲集中國儒學文獻而成一部足與佛、道二「藏」相鼎立的大型叢書，一直是四百餘年間歷代學人的夢想。其間雖有曹學佺、周永年等人的推波助瀾，卻因政治的、歷史的或技術的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今值科學昌明、文運隆興之時，溫故知新，繼承與創新交相輝映；以人爲本，科技共人文比翼齊飛。我中華學子，感奮於先賢「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的壯志豪情，重申「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的神聖使命，繼承先賢先儒之遺願，紬繹金匱石室之藏書，舊學新統，成茲《儒藏》，董理國故，其命維新。兩千載儒學之成就萃茲一「藏」，四百年學人之憧憬即將成真，前乎此者既因之而明，後乎此者將藉此以興。辨章學術，儒學文獻的整理著録，體系粗具；考鏡源流，道統學統之師傳授受，釐然區分。繼往開來，推陳出新，力雖不逮，而心嚮往之。其有知者，願賜教焉。

舒大剛　序於川大花園之雙橋園

二〇〇七年三月二十五日重訂



儒藏編例

一、《儒藏》係儒學成果大型叢書，旨在收集、整理、保存和傳播儒學文獻及其史料。所收典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兩千餘年儒學成就及歷史將集兹一編。

二、《儒藏》在全面調查研究現存儒學文獻的基礎上，根據儒學文獻的具體情況，結合儒學研究的現代需求，建立儒學文獻著録體系，並以此爲基礎，編纂儒學叢書，使其形成以書爲單元的「大儒學史」。

三、吸取中國目録學分類經驗以及《大藏經》「經律論」和《道藏》「三洞四輔」等專題叢書編纂體例，將儒學文獻分爲經、論、史三大部類。經部收録以儒家經典原文及注解爲核心的「經學」類著作；論部收録以儒學理論爲内容的「思想」性著作；史部收録以儒學史爲主題的「歷史」類著作。按經、論、史的順序排列，以便反映出儒學發生、發展的歷史。

四、每一部下按本部文獻實際，細分若干小類。如經部下分元典、周易、尚書、詩經、三禮（周禮、儀禮、禮記及通論）、春秋（春秋經、左傳、公羊、穀梁及通論）、孝經、四書（含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及通論）、爾雅（附小學）、群經（附讖緯）、出土文獻（含

簡帛、石刻、敦煌遺書）等十一類；論部下分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五類；史部下分孔孟、學案、碑傳、年譜、史傳、學校、禮樂、雜史八類，構成「三藏二十四目」的著録體系。

五、《儒藏》本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原則，按學術發展之脈絡編排群書，使其源流清晰，首尾完整。同一主題的文獻彙集一處，按作者時代先後編録，使其各自構成專題性叢書。一則反映每門學術之成就，二則考見該類學術之流變，三則爲讀者提供「即類求書，因書就學」之方便。如經部之「周易類」是中國古代易學成就之集粹，從中可見易學歷史和易學成果；「詩經類」則是中國《詩經》學歷史的反映；「春秋類」則是《春秋》學成果之集成，等等。讀者不僅於此可見古代專經研究之狀況，而且亦可於此得攻治專經並進而研究專經學史之階梯。

六、同類之下，又遵循「分别部居，不相雜廁」的精神，將不同主題的圖書相對集中，在類下又形成小型專題叢書。如史部之「孔孟類」下，不再單純按作者年代編排，而是將有關孔子、孔門弟子、孟子、孔廟禮樂等圖書，各自分别集中編録。

七、《儒藏》試圖通過一定著録體系，用圖書反映儒學歷史。不僅經、論、史的排列反映儒學發生和發展的過程，各部小類的順序也體現出如下學術構思：

如經部，據先秦諸子所稱（如莊子、荀子等），「六經」排序是《詩》、《書》、《禮》、《樂》、《易》、《春秋》，此或爲孔子教學之秩序。至西漢的劉歆、班固，始立易、書、

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含《爾雅》）、小學之序，漢人崇「陰陽」、「五行」之學，以《詩》、《書》、《禮》、《樂》、《春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原」，故以《易》居衆經之首。說雖晚出，卻能將儒家經典之間的關係哲理化、系統化，故爲歷代學人遵守。《儒藏》經部排序即依此例而略作調整。

論部則按先原理而後實用、先子學而後理學的順序排列。故以子學意義上的「儒家」居首，其次是新儒學的「性理」，再後相次是反映禮樂文化之「禮教」、反映儒學仁政德治思想之「政治」。其他内容龐雜難以立類者，則統統歸入「雜論」。

史部的排序，則以儒家聖賢「孔孟」居首，以下按反映學術流派的「學案」，提供主要儒家學者生平資料的「碑傳」、「史傳」、「年譜」，制度方面的「禮樂」，教育方面的「學校」以及提供參考資料的「雜史」的順序排列。至於「目錄」、「祠廟」、「塚墓」、「紀念」等等，皆因其成書太少，而統統歸入「雜史」之中。

八、《儒藏》儘可能全面地將儒學各類資料彙録起來。她既是「學術叢書」，又是「學術類書」。《儒藏》所録以專著爲主，舉凡内容齊全、資料集中的儒學著作，都整部收録，由此而言，《儒藏》是「叢書」。同時，爲滿足研究需要，一些散見於群書的儒學資料，如孔子、孔門弟子、儒者碑傳以及各種經論、經解等文章，亦加以輯録，類聚成各種專題的資料彙編，由此來説，《儒藏》又是「類書」。

九、《儒藏》採用分類、分序、小序、提要、標點、校勘和影印結合的整理方式。首先對儒

學文獻進行分類著録，使其類聚群分，眉目清楚。每部有分序一篇，概述儒學、經學和儒學文獻發生、發展之歷史。每類有小序一篇，概述本門學術的研究狀況和文獻組成情況。入選圖書每種卷首都有提要一篇，分述作者之生平、著述之源流和內容之梗概。然後再對各種圖書正文進行標點處理，還對其間之錯誤進行必要校勘，寫成校記附於各卷末。爲避免重新排版造成新的錯誤，除了個別著作編者已有整理成果（或原版不清，必須重排）者採用仿古排版外，《儒藏》的主體部分都採取校點加影印的方式，在復印件上進行標點處理，然後掃描製版，儘量減少重新録入排版帶來的錯誤。

十、《儒藏》係新編儒學叢書，並非簡單的古籍影印，我們對所收各書都在版式上作了許多加工調整，設計了標準的版式、版框和書眉。

十一、爲方便讀者閱讀，我們對內文作了標點處理，分别於行右添加「、」和「。」。「、」表示句中停頓，「。」代表一句結束。凡需校勘的地方，皆於該字右旁添加序碼，於卷末「校記」中出校説明。

十二、各部、各類首册都冠以「儒藏分類總目」，以見《儒藏》整體框架及本部、本類所處位置。各類首册又次以該類「收書目録」，以明本類全貌。書名扉頁中標署原作者及點校者和審閲者姓名，以明文責。待各部編纂完成後，再分别編製各種索引，特别是條件成熟時研製電子檢索系統，以便讀者使用。

儒藏類目

經部：

元典類（儒經白文重要版本）　周易類　尚書類　詩經類　三禮類（周禮　儀禮　禮記及通論）　春秋類（春秋經　左傳　公羊　穀梁及通論）　孝經類　四書類（含大學　中庸　論語　孟子及通論）　爾雅類（附小學）　群經類（含總論　通考　經論　石經考　讖緯等）　出土文獻（含簡帛　石刻　敦煌遺書）

論部：

儒家類　性理類　禮教類　政治類　雜論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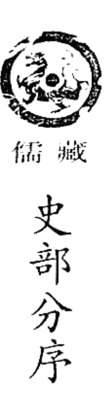
史部：

孔孟類　學案類　碑傳類　年譜類　史傳類　學校類　禮樂類　雜史類

儒藏

史部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史部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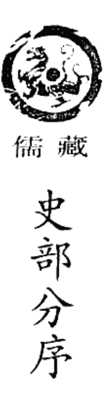
《儒藏》史部將首次對儒學史料進行全面搜羅和系統整理，是中國儒學史的資料集成。

儒學在中國已有兩千五百餘年的發展史，經歷了發生、發展、興盛、轉化、衰落和復蘇的過程，呈現出「先秦子學」、「漢唐經學」、「宋明理學」及「清代樸學」等形態，其歷史資料，也從零星評議、單篇記錄，發展爲專著記載和系統總結。儒學在中國的發展史，也是其接受學人世世代代評説的歷史。在百家爭鳴的「子學時代」，出現了《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篇》等學術史文獻，儒家在其中受到批評，也得到初步總結。漢代司馬談《論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也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司馬遷《史記》始用專篇記載儒學歷史。其書於孔子有《世家》，於孔門有《仲尼弟子列傳》，於後儒有《儒林列傳》，於孟子、荀卿、賈誼、叔孫通、公孫弘、主父偃等皆各有《列傳》。班固《漢書》也繼承《史記》傳統，以列傳記儒生，復於《藝文志》中設《六藝略》、《諸子略》紀載儒學文獻。自是之後，歷代「正史」都

自覺配合「儒學獨尊」的基本國策，將儒學歷史攝入自己撰述的視野。於是傳道授業之儒，則有《儒林列傳》（或《儒學傳》、《道學傳》）；其「學優而仕」之儒，則有專傳或合傳。至於經學之注疏、儒者之著述，則記入《藝文志》（或《經籍志》）之中。儒學在教育上、選舉上的制度和成績，則又載在《選舉志》和《學校志》。不僅「正史」如此，他如《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十通」、歷代《會要》，以及别史、雜史、方志、地理等著作，也無不給予儒學的人物、文獻、制度和事蹟以相應的篇幅。更有文人雅士之詩文、書信，官僚主司之策論、奏章，以及儒林人物之墓碑、行狀、祭文等，也常常關係儒學、反映儒史，這類材料則分見於歷代文人的别集和總集之内。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地出現了「先賢傳」、「耆舊傳」、「高士傳」、「名士傳」和「文士傳」等史書，儒學人物也是其中的主角。甚至還出現了《先聖本紀》、《孔子弟子先儒傳》等儒學人物專著。至於宋代，隨着儒學「道統」、「學統」觀念的加强，有關儒家師傳授受和學術淵源的内容備受關注，於是以朱熹《伊洛淵源録》爲代表的各類「淵源録」、「師承記」和「宗傳」便應運而生。在明代，這類撰述體例與當時盛行的「語録」、「語類」體結合，又受佛家《傳燈録》諸書的啓示，産生了以黄宗羲《明儒學案》爲代表的專門學術史——「學案體」。「學案」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爲職志，既重視儒學人物活動的記録，也重視儒學流派和學術淵源的檢討，還注意儒學成就和學術精華的總結，有的還輔以「師承表」，並



「附錄」評論資料。兼有學術流派史、學術成果彙編和研究資料類聚等多重功能，對儒學成就的總結，學術流派的梳理和學術體系的研究，功能最全，作用最大。中國古代學術史的編纂至此而臻於完善。

百家多言儒學，文獻浩如煙海。但是由於儒學本身自古無「藏」，故儒學史料迄今未得系統整理，也沒有專門的著錄體系。先秦兩漢史書不多，《漢書·藝文志》祇將史書附於《六藝略》的「春秋類」及《諸子略》的「儒家類」，儒學史料也隨所在各書編入各自類目之下，如《孔子世家》、《儒林列傳》、《仲尼弟子列傳》、《孟荀列傳》等，都隨《太史公》（即《史記》）列在「春秋類」中。

晉代荀勖《中經新簿》爲史書立有專部——「丙部」，以紀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等書籍。南朝阮孝緒《七錄》「記傳錄」亦紀史書，分成十二類：國史、注曆、舊事、職官、儀典、法制、僞史、雜傳、鬼神、土地、譜狀、簿錄。由於二書久佚，其中有多少儒學史著作尚難考定。

《隋書·經籍志》「史部」共分十三類：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從此奠定了中國目錄書「史部」的基本框架，後世目錄都以《隋志》爲基礎來增刪損益。不過，這些目錄的分類所面對的都是各類史書，

沒有特別在意儒學史著作，也沒有將「儒學史」設爲專目。有感於此，梁啓超《新史學》曾提議在史部設「學史」一目，著錄學術史著作，如《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等，但並沒有得到目錄學家的響應。

歷代目錄學著作囿於綜合性目錄的編纂體例，儒學史料衹分散雜錄於綜合性「史部」之下，如《隋書・經籍志》，將可與儒家經典相互補充的《逸周書》、何承天《春秋前傳》及《春秋前雜傳》、樂資《春秋後傳》和劉縚記載聖賢事蹟的《先聖本紀》等，統統與《戰國策》、《楚漢春秋》、《越絕記》等同隸「雜史」；將以儒學人物爲主要内容的魏明帝《海内先賢傳》，無名氏《先賢集》、《兗州先賢傳》、《徐州先賢傳》，陳壽《益部耆舊傳》，白褎《魯國先賢傳》，無名氏《蜀文翁學堂畫贊》，甚至《孔子弟子先儒傳》、《王朗王肅家傳》等，仍與《列女傳》、《列仙傳》、《名僧傳》、《美婦人傳》之類雜書同歸「雜傳」。

即使在儒學史著作已經大量湧現和廣泛流行的宋、元、明、清時期，諸家目錄也沒有爲儒學史單立一目。一些純粹討論儒學歷史和學術淵源的著作，如《東家雜記》、《孔子年譜》、《孟子年譜》、《伊洛淵源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關學編》、《洛學編》、《元儒考略》、《理學宗傳》、《聖學宗傳》、《閩中理學淵源考》和《學統》、《闕里文獻考》等等，體例不可謂不純，内容不可謂不正，數量也不可謂不多，卻仍然被籠統地列在「史部・傳記」之中。不僅其内容和價值未得到應有彰顯，而且與釋家、道流、方士、神仙合編一處，學術源

流混淆不清。至於其他尚載在别集、總集之中的儒學傳記、碑版、品題、學録等史料，更成藝海塵珠，不見天日。

由於得不到系統收録和整理，不僅許多儒學史料未得到充分重視和利用，而且不少有價值的史書，如劉縉《先聖本紀》、無名氏《孔子弟子先儒傳》等，也在人們的疏忽之中亡佚了。如何系統地將分散各處的儒學史料搜羅起來，建立合理的著録體系，並在此體系下加以科學的整理、編録和出版，正是從事《儒藏》編纂不可迴避也不能迴避的問題，也是當代學人責無旁貸的使命。

爲適應學術史研究的迫切需要，依準梁啓超「學史」的命題，我們擬對綜合目録「史部」的「史學」、「史料」等傳統内容作適當揚棄，確立《儒藏》史部的「儒學史」主題，制訂出新的分類方法，以便將歷代有關儒學人物、事件、制度、著述以及其他考證性文獻全部收集著録起來，整理成一部大型的儒學史叢書。綜合分析歷代儒學史料，我們擬將《儒藏》史部分爲以下八類：孔孟類、學案類、碑傳類、年譜類、史傳類、學校類、禮樂類、雜史類。

「孔孟類」是有關孔子、孟子、孔孟弟子、孔孟後裔及以先秦儒學人物爲主題的史料集成；「學案類」則以系統反映歷代儒學流派、儒學人物及其學術成就的專著爲主；「碑傳

類」選輯歷代儒學人物的傳狀、誌銘、墓碑等文獻；「史傳類」則彙録歷代「正史」及「別史」中《儒林列傳》（或《儒學傳》、《道學傳》）以及其他儒者專傳、合傳；「年譜類」則以歷代名儒大師年譜、紀年爲主，兼及部分生卒及生平考辯之文；「學校類」、「禮樂類」則彙錄有關教育、禮樂制度方面的史料；「雜史類」的內容比較寬泛，一是綜合性史志中儒學資料的輯錄，二是雜記或雜考儒學制度或儒林掌故的專著。至於各門文獻的種類與流變，入選各書的內容與優劣，皆分別見於各門小序和各書提要之中，兹所不贅。（舒大剛）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一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儒林年譜》編委會

主　編：吳洪澤　尹　波　舒大剛

編　委（以姓氏筆畫爲序）：

刁忠民　王智勇　王蓉貴　尹　波　李文澤　吳洪澤　周　斌

郭　齊　舒大剛　楊世文　蔣宗許　劉　琳　劉德清

儒林年譜小序

年譜之爲書，蓋體兼編年、傳記二長。溯其源可達於先秦，而論其體則備於兩宋，及至明、清、近世，尤爲發達和流行。宋人所編本朝人年譜一百餘、前代人年譜五十餘，奠定年譜編纂之重要基礎。自茲以降，歷代編譜成風，「年譜」、「碑誌」與乎「史傳」，遂成人物史料之三大國焉。其年譜之現存者尚有五千餘種，可不偉歟！綜觀歷代年譜，可謂內容豐富，人物龐雜，上自帝王將相，下迄疇人君子，與乎高人逸士、明哲聖賢，無不門類齊全、應有盡有。至如宋人胡仔《孔子編年》、清人王懋竑《朱子年譜》等一批儒學人物年譜，尤其傑出者也。年譜係人物事蹟之編年史，鉅細備錄，大小俱載。儒學人物之譜更是師傳詳悉、淵源畢備。若乎儒者之師承授受、成長經歷、治學路逕、著述概況以及思想演進諸況，皆於譜中原原本本，歷歷可觀。搜集和整理儒學年譜，對研究儒學發展史、經學傳授史和儒家教育史，俱有不可忽略之價值。

然而古代年譜或附載文集，未得廣泛流傳，或深藏秘府不輕見示於人，甚或仍是稿本秘笈，鎖在書篋，藏諸深閨，是皆不利於年譜類史書學術價值之體現。至於對年譜作更加充分之研究和整理者則更難乎其人矣。從目錄學上考察，年譜在很長時間內均祇附在「傳記」或「譜錄」之中，未有獨立門戶；至於那些尚附在文集、載於專書者，更祇隨其所

在書籍分散於不同部類。直至明清時期，祁氏《澹生堂藏書目》、錢氏《述古堂書目》方於史部傳記類立有「年譜」子目。直至二十世紀乃出現年譜目錄專書，一九二九年梁廷燦發表《年譜考略》（載《國立北平圖書館月刊》）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汪闇發表《館藏歷代名人年譜集目》（載《江蘇省國立圖書館年刊》）即其早期作品。一九四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李士濤《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目錄》，收錄年譜一千一百零八部，爲首部年譜檢索專著。然而篳路藍縷，難免粗疏。一九六二年杭州大學圖書館編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集目》（收錄年譜一千八百餘種），一九六五年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出版王寶先《歷代名人年譜總目》，一九八零年楊殿珣出版《中國歷代年譜總錄》（收錄三千零十五種。一九九六年增訂版收四千四百五十種），一九九二年謝巍出版《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一九九五年黃秀文等出版《中國年譜詞典》（收錄四千餘譜），一九九九年臺灣地區王德毅出版《中國歷代名人年譜總目》（修訂版，收錄五千餘種），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等，則推陳出新，後出轉精矣。

就年譜整理出版觀之，年譜初期刊行也衹分散於叢書之中。至二十世紀以來，纔出現年譜叢書。其初也，則有劉師培《歷代名人年譜大成》。商務印書館繼之，曾擬刊印大型年譜叢書，惜因抗戰而中止，後遷臺灣乃陸續付諸實施，迄一九八〇年出版十八輯共一百八十餘種，題名《新編中國歷代名人年譜集成》。一九七五年，臺灣廣文書局也輯有《中國歷代名人年譜彙編》。一九九八年，經過八年籌劃編纂，北京圖書館出版周和平主編之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收錄一千二百一十二種，此乃目前收錄時間跨度最大、收錄年譜最多之專門叢書。

綜觀近百年年譜研究概況，雖然在目錄書和工具書編製上取得成就，在輯印舊譜上也有績可述，但在年譜分類整理和研究上卻明顯不足。現今輯印之年譜叢書，多隨意進行，就地取材，未能系統調查和甄別，更少精心校勘與整理。所收者未必皆精，而精者未必全錄，玞玉雜陳，薰蕕同器。如孔子多達一百六十餘譜，朱熹亦有五十餘編，是難本本皆精，面面俱善，擇其優而汰其劣，綜合諸家以相校勘，於古於今，皆有必要。而乃不加甄別，籠統收錄，未必妥當。即如目前最大之《年譜叢刊》，所收孔子十四譜、孟子十五譜，既缺別裁，亦難稱全，讀之者茫然如墜五里之霧，多歧亡羊，無所適從矣。就編纂形式論，現有年譜叢刊多係綜合性質，而缺少專門性、專題性，對專題研究自是十分不便。今兹《儒藏》，歷覽古今名人年譜，搜羅公私圖籍之藏，以儒學爲主題，以優勝爲標準，廣採慎擇，輯爲「年譜」專類，並加校勘，凡得二百餘種，時跨兩千餘年，地跨南北東西，自孔聖及乎近儒，歷代名師大德之人格風範與乎學術事業，舉可於是釐然而觀焉。

唯是年譜之作，每每前修未密，後出轉精，近人時賢，代有佳作。按理應當棄舊取新，存其最善。然而新著諸書，或牽於著作之權，或繫於專售之利，割愛不易，授權爲難。故兹此編，於時則斷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於書則取其授權者。其非專授，雖有名品，亦所付闕。是豈故爲矜持？亦不得已也。（舒大剛）

儒林年譜總目録

目錄

孔子編年

宋・胡仔 編撰
清・胡培翬 校注
楊世文 校點
舒大剛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同治九年刻本

《孔子編年》五卷，宋胡仔編撰，清胡培翬校注。清同治九年刻本。

胡仔（一一一〇—一一七〇），宋績溪（今屬安徽）人，胡舜陟次子。其字諸書皆作「元任」，惟南宋黄昇《花庵詞選》續集三、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二三作「仲任」，《新安文獻志・先賢事略》作「原任」。以父蔭補官。紹興六年，爲廣西經略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就差本路提刑司幹辦公事。丁憂，賦閒二十載，卜居苕溪之上，自號苕溪漁隱。三十二年，起爲福建轉運司幹辦公事，後知常州晉陵縣，未赴。乾道六年卒，年六十一。胡仔曾奉父命撰《孔子編年》五卷，其父爲之作序，時在紹興八年。又撰《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

關於孔子的生平，最直接的材料來自於《論語》和《左傳》，但是《論語》是語錄體，沒有編年，所記孔子的生平事蹟並不很詳盡，也沒有一個系統；《左傳》的記載更是零星。《史記・孔子世家》是第一篇爲孔子寫的專傳，《史記》中還有《仲尼弟子列傳》，主要記述孔門弟子的事蹟，也與孔子生平有關。雖然其中有些内容，後世學者曾提出過諸多疑問，但主要材料仍然是真實可信的。後世爲孔子作傳的人很多，其中胡仔《孔子編年》是比較有影響的一種著述。是編於經之外祇採《史記》、《家語》。然《史記》、《家語》所載事實與諸經同者則從諸經，諸經與《論語》同者則從《論語》。雖其分年紀錄，略依史遷《孔子世家》，但亦有不盡從者。如孟懿子、南宫敬叔學禮，《世家》繫之十七歲，適周繫之三十歲，是編俱載之三十四歲。吴遣使問骨專車，《世家》與羵羊事類敘，是編載於自衛返魯後。其他如野合、要絰諸傳説，皆以爲曲説無當，遂皆削而不録。對《家語》之説刪棄尤多。是書清代之前流傳甚少。乾隆中開四庫館，徵收天下遺書，是編由浙江范氏天一閣鈔呈，得著録史部傳記類。嘉慶間胡氏裔孫日光訪得鈔本，不惜巨費，購寫以歸家祠。胡培翬又親爲校勘，取所採各書原本覈對，補脱字數十，正訛文數十。其中與今本文異而義可通者則仍其舊。悉以所出書名及後人考論聖蹟之説足相證明者略註於下。是編於孔子一生事蹟大體考證詳明，可資參考。

孔子編年序

聖人達而在上者、制治之法成於周公。聖人窮而在下者、制行之法成於孔子。周公之制度、其詳見於周官之書、與五經竝行於世、可得而考。若夫孔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者、雜出於春秋三傳、禮記、家語與夫司馬遷世家、而又多僞妄、惟論語爲可信、足以證諸家之是非。余令小子仔采摭其可信者、而爲編年、凡五卷、起襄公二十二年、訖哀公十六年、自孔子始生而至於終、言動出處亦略具矣。夫以

天縱之將聖、生乎亂世、而時無賢君、莫能用之。故去魯凡十三年、適衛者五、適陳、適蔡者再、適曹、適宋、適鄭、適葉、適楚者一、而復自衛反魯、豈苟然哉。所以或仕或處、或久或速、莫非翔而後集、色斯舉矣。然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者、天也、非人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必有尊德樂道之君出焉、而吾夫子見用、周公之事業復顯於當世矣。故嘗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觀其爲魯中都宰一年、爲司空二年、爲司寇三年、經文緯

武、更制定令、內以移風易俗、外以折衝禦侮、而大邦震懼、四方取則、則夫子所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欺我哉。惜乎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卒不見其有成、豈非天乎。當時遊於諸侯、有以致弟子之不說、而起後世之疑者、莫不以見南子、從弗擾、佛肸爲非、此蓋未之思也。業已適其國、而南子方用事、欲見而不見、則其所取辱必有甚於見矣。然使聖人屈己而見所不見、是天之厄也、違天不祥、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弗擾、佛肸之召、欲往而卒不往者、明聖人有

可見之道、欲爲天下後世訓則、不必往矣、非從容中道者能之乎。余嘗考論語鄉黨一篇、見聖人動作威儀之則、至纖至悉、及其他篇、見所謂子之燕居、申申夭夭、溫而厲、威而不猛、子與人歌、子所雅言之類、皆弟子所記、而聖人動容周旋中禮、了然在人目前、學者得以取法也。今編年所書七十三年應世之行、有出處去就之大節、孟子所謂集大成、金聲玉振、聖智之事、畢在是矣。善學聖人者、必有取於斯焉。紹興八年三月壬子、績溪胡舜陟序。

孔子編年目錄

卷五

年七十　至七十三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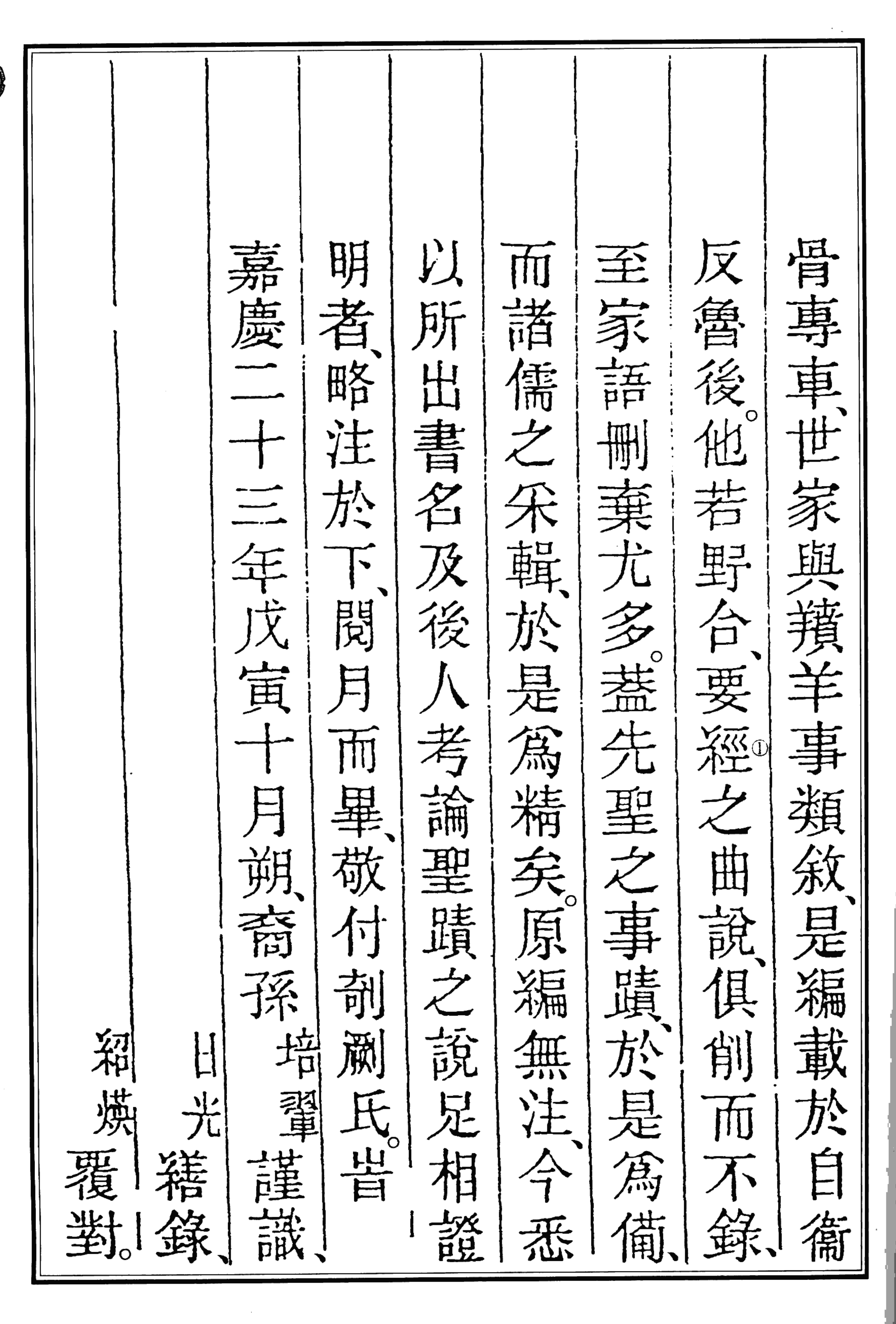
先苕溪公諱仔、吾胡氏遷績溪之八世祖也。宋紹興初、奉先三山公之命、撰孔子編年五卷。其書在當時已行於世、故陳振孫、王應麟諸家著述多稱之。三山公經略廣西、遭秦檜譖害、公時爲廣西僚職、歸寓湖州之苕上、杜門卻掃、日以編次爲業、自稱苕溪漁隱。嘗彙輯古今詩評、爲叢話前後集一百卷。顧叢話

世多刊本、而編年尠見流傳。

國朝乾隆間開四庫館、徵收天下遺書、是編由浙江范氏天一閣鈔呈、得著録史部傳記類。

培翬幼時卽思讀其書、辛未而後、游歷南北、過書肆輒訪求焉、不可得。今歲家祠續修譜牒、族裔日光留心先世掌故、訪得鈔本、不惜巨費購寫以歸於祠、族衆皆欣然喜先人數百年手澤得見於今日、而思鏤版廣其傳、屬培翬校勘。於是取所采各書原本、敬謹核對、

補脱字數十、正譌文數十。其中與今本文異而義可通者、則不敢擅改、恐當時所據之本與今本異也。自七十子没後、言聖蹟者紛紛、率多荒誕。是編於經外止采史記、家語。然史記、家語所載事實與諸經同者則從諸經、諸經與論語同者則從論語。雖其分年紀録、略依史遷世家、而亦有不盡從者。如孟懿子、南宫敬叔學禮、世家繫之十七歲、適周世家繫之三十歲、是編俱載於三十四歲。吳遣使問



骨專車、世家與羵羊事類敘、是編載於自衛反魯後。他若野合、要經①之曲說、俱削而不錄、至家語刪棄尤多。蓋先聖之事蹟、於是爲備、而諸儒之采輯、於是爲精矣。原編無注、今悉以所出書名及後人考論聖蹟之說足相證明者、略注於下、閱月而畢、敬付剞劂氏。皆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十月朔、裔孫　培翬謹識、

日光繕錄、

紹煐覆對。

校記

①要經：又作「要絰」。《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孔子母死……葬於防焉，孔子要絰。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云云。」《索隱》：「《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絰與饗，爲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作『要經』，猶帶經也。故劉云嗜學之意是也。」

孔子編年卷一

宋績溪胡仔元任撰　裔孫湛重刊

孔子之先，宋人也。武王克商，以商遺民封紂之子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與管、蔡叛，成王命周公誅之，以紂之庶兄微子啟爲商後，封于宋。微子啟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長子曰弗父何，何之弟鮒祀弑煬公，以國授何，何弗受，鮒祀立，是爲厲公，而何世

爲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考父之子曰孔父嘉、孔父生時所賜號也、子孫因以爲氏。孔父嘉爲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爲陬人。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以勇力聞於諸侯、晚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季曰徵在、妻之、生孔子。培翬謹按、是編采摭經傳、未著所出、今悉注之、但所采多有增刪潤色於其間、茲與原書無異者、止注書名、其有增刪者並注明於下。○此節係本史記、家語、左傳及注疏各家之說撰集成文。云孔子之先宋人也、本史記孔子世家。云武王克商以下至弟煬公熙立、本史記衛世家及宋世家。微仲、微子弟、家語、呂覽皆同、漢書古今人表注以微仲爲微子之子、此不從。云湣公長子曰弗父

何、何之弟鮒祀弒煬公、本宋世家。家語本姓解以何及鮒祀爲襄公熙子、誤矣。云以國授何、何弗受、本詩商頌疏。云鮒祀立、是爲厲公、本宋世家。云何世爲宋大夫、其曾孫曰正考父、本左傳及杜注。家語謂方祀以下世爲宋卿、方祀當爲弗父何之誤。家語又謂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是正考父爲何之曾孫也。云考父之子曰孔父嘉至因以爲氏、本家語。云孔父嘉爲華父督所殺、其子奔魯始爲陬人、本杜注及蘇氏古史。家語謂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世本作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無睪夷。江氏永曰祁父蓋即睪夷之字也。家語又謂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此不從者、以孔父既爲督所殺、其子金父即當避禍、不得至防叔而後奔魯也。云孔子之曾大父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本史記及家語。云以勇力聞於諸侯、本左傳。云晚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季曰徵在、妻之、生孔子、本家語。按家語云、叔梁紇娶魯之施氏、雖有九女、而

無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於是乃求婚於顔氏。今本家語脱娶魯之施氏五字，又檀弓疏引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今本家語亦無此文。

庚戌，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本史記孔子世家。公羊傳，襄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襄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孔子生。王氏應麟曰，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左傳杜注從史記。閻氏若璩曰，近黄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脗合。余亦推以歷，數爲定論。鄭氏環曰，按公、穀謂生於襄二十一年己酉，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一日。金氏履祥謂是年九月、十月日兩食，必非生聖人之年。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庚戌，則庚子爲十月二十七日，已交十一月朔氣，故穀梁以爲十月，公羊以爲十一月。黄太沖以歷上推，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孔氏家譜、年譜、世

表、素王事記生年俱與史記同。宋氏濂生卒考、証氏永年譜俱誤。謹按、朱子論語序說生年亦從史記、當以此爲正。陸德明公羊釋文止載庚子孔子生五字、無十有一月句、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公羊與穀梁本同、今所傳之公羊本蓋誤。○鄭氏環又曰、聖門志、孔子年庚庚戌、戊子、庚子、甲申。按、甲申申未知何據。戊子乃夏正十一月、亦非。孔氏尙忻孔庭摘要、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二十七日申時生。周正建子、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也。今用夏正、故以八月二十七日爲聖祖生辰。

初、徵在禱於尼邱之山、而生孔子、故名之曰某、字仲尼。本家語本姓解。○謹按、家語今本多殘缺、與各書所引不合。是編采家語、有與今本微異者。或古本如是、茲不悉核。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長

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孔子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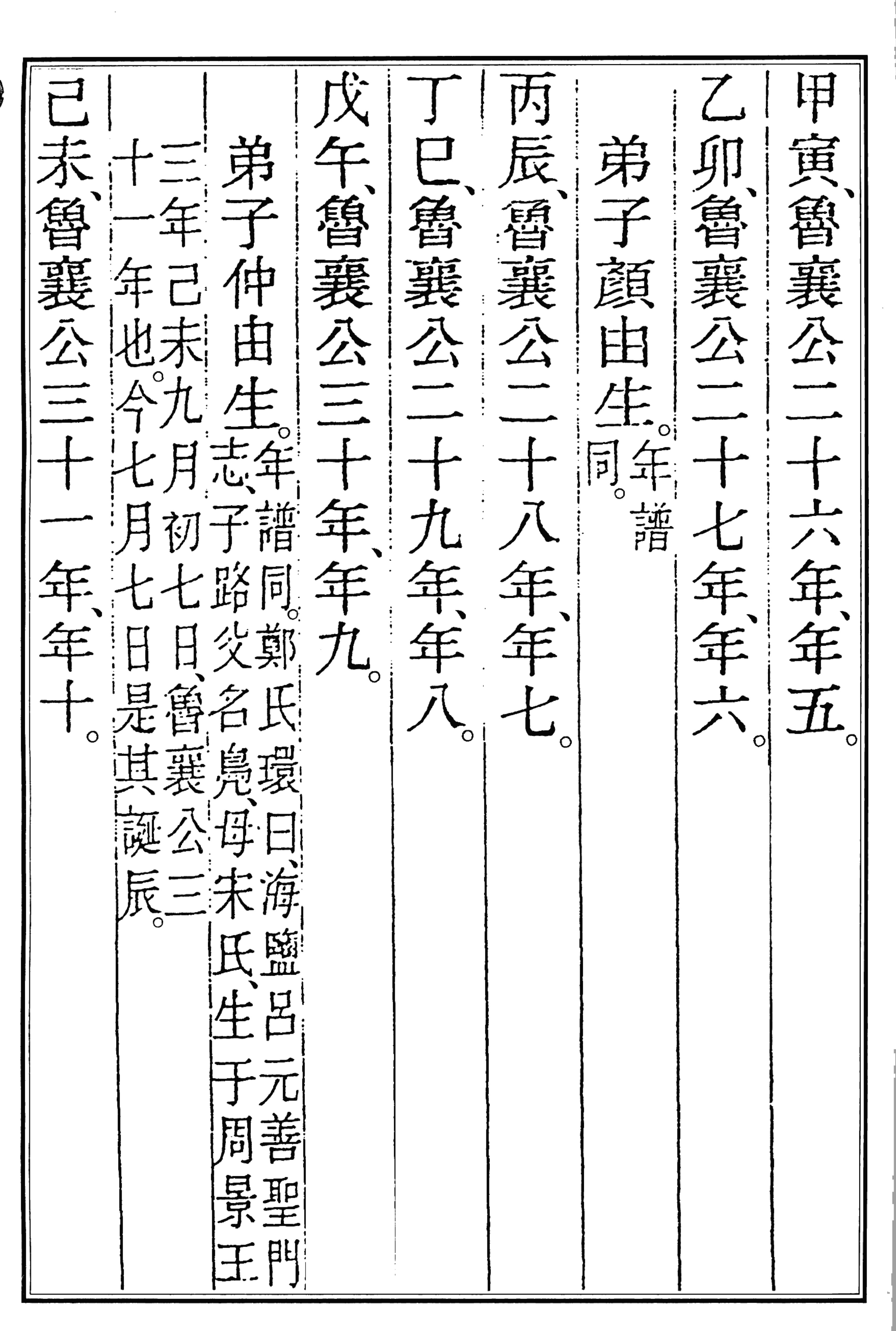
辛亥，魯襄公二十三年，年二。

壬子，魯襄公二十四年，年三。

父叔梁紇卒。家語本姓解，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孔子世家。

癸丑，魯襄公二十五年，年四。

弟子秦商生。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秦商少孔子四歲。鄭氏環曰，據家語，秦商當以甲寅生。素王事記孔子年譜繫之癸丑，則但少三歲矣。謹按，家語王肅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自後弟子生年，家語與此異者不悉注。



甲寅、魯襄公二十六年、年五。

乙卯、魯襄公二十七年、年六。

弟子顏由生。年譜同。

丙辰、魯襄公二十八年、年七。

丁巳、魯襄公二十九年、年八。

戊午、魯襄公三十年、年九。

弟子仲由生。年譜同。鄭氏環曰、海鹽呂元善聖門志、子路父名鳧、母宋氏、生于周景王三年己未九月初七日、魯襄公三十一年也。今七月七日是其誕辰。

己未、魯襄公三十一年、年十。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毁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毁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孔子原本仲尼二字、是編多作孔子、後同。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

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左傳。○謹按杜注云、仲尼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據此、則所言不在斯時也、當以鄭人游鄉校事在此歲故繫於此。

庚申、魯昭公元年、年十一。

弟子漆雕開生。年譜同。謹按、開本名啟、見漢書。閻氏若璩曰、史記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字本啟字、避景帝諱改。流俗本家語、開字子若者、失之。

辛酉、魯昭公二年、年十二。

壬戌、魯昭公三年、年十三。

癸亥、魯昭公四年、年十四。

甲子、魯昭公五年、年十五。年譜、是歲志學。

魯叔孫穆子初辟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生子曰牛。至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後穆子反魯、以牛爲豎、有寵。牛拘孟丙殺之、仲壬奔齊。穆子病、豎牛弗饋食而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仲壬聞喪、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

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左傳。有删潤。

弟子閔損生。年譜。年同。

乙丑、魯昭公六年、年十六。

丙寅、魯昭公七年、年十七。

丁卯、魯昭公八年、年十八。

戊辰、魯昭公九年、年十九。

娶于宋之丌官氏。本家語本姓解。○丌、家語本作幵、音堅。鄭氏環曰、幵官複姓。幵音菅。闕里本作亓、一作丌、古其字。○孔叢子、夫子妻不服綵、妾不衣帛。程昉捷曰、夫于有妾、唯見於此、他書無攷。

己巳、魯昭公十年、年二十。

子鯉生、昭公使人遺以鯉魚、孔子榮君之賜、因名之曰鯉、字伯魚。本家語本姓解。○鄭氏環曰、龜山楊氏先聖大訓及年表、夫子十九歲娶夫人宋幵官氏、二十歲始仕於魯爲委吏、是年子鯉生。二十一歲爲乘田。按始仕則通贄而君或有所賜、大訓及年表是也。○史記、爲季氏史、料量平。朱子曰、索隱一本作委吏、與孟子合、當從之。

庚午、魯昭公十一年、年二十一。（孔庭摘要、二十一歲、爲魯乘田。○史記、爲司職吏、畜蕃息。朱子曰、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辛未、魯昭公十二年、年二十二。（年譜、是年始設教於闕里。）

楚靈王汰侈、右尹子革侍坐、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聞（今本聞作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

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孔子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左傳○首二句本家語正論解。

楚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

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禮記檀弓○鄭注、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謹按、是編以經傳分年繫錄、在當時必有所本、而今不盡可考、茲蒐檢各書、於其有證據者采注於下、無則闕之。

壬申、魯昭公十三年、年二十三。

癸酉、魯昭公十四年、年二十四。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

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

義也夫。左傳

母顏氏卒。歷聘紀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乃殯其母於五父之衢。本作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此依注疏增易。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禮記檀弓

甲戌、魯昭公十五年、年二十五。

孔子合葬母於防。本作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

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禮記檀弓

乙亥，魯昭公十六年，年二十六。

孔子母喪，母喪二字增。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禮記檀弓

丙子，魯昭公十七年，年二十七。

郯子來朝，昭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孔子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杜注：於是仲尼年二十八。孔疏：襄三十一年注云仲尼年十歲，計至此年二十七，今云二十八，誤。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以上左傳。遂之郯，遭程子名本，著書名子華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閒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有閒，又顧謂子路，子路又對如初。孔子曰：由，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宛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將終身弗能見也。小

子行之。家語致思

丁丑、魯昭公十八年、年二十八。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

位也。蓋勵有存者。禮記射義

戊寅、魯昭公十九年、年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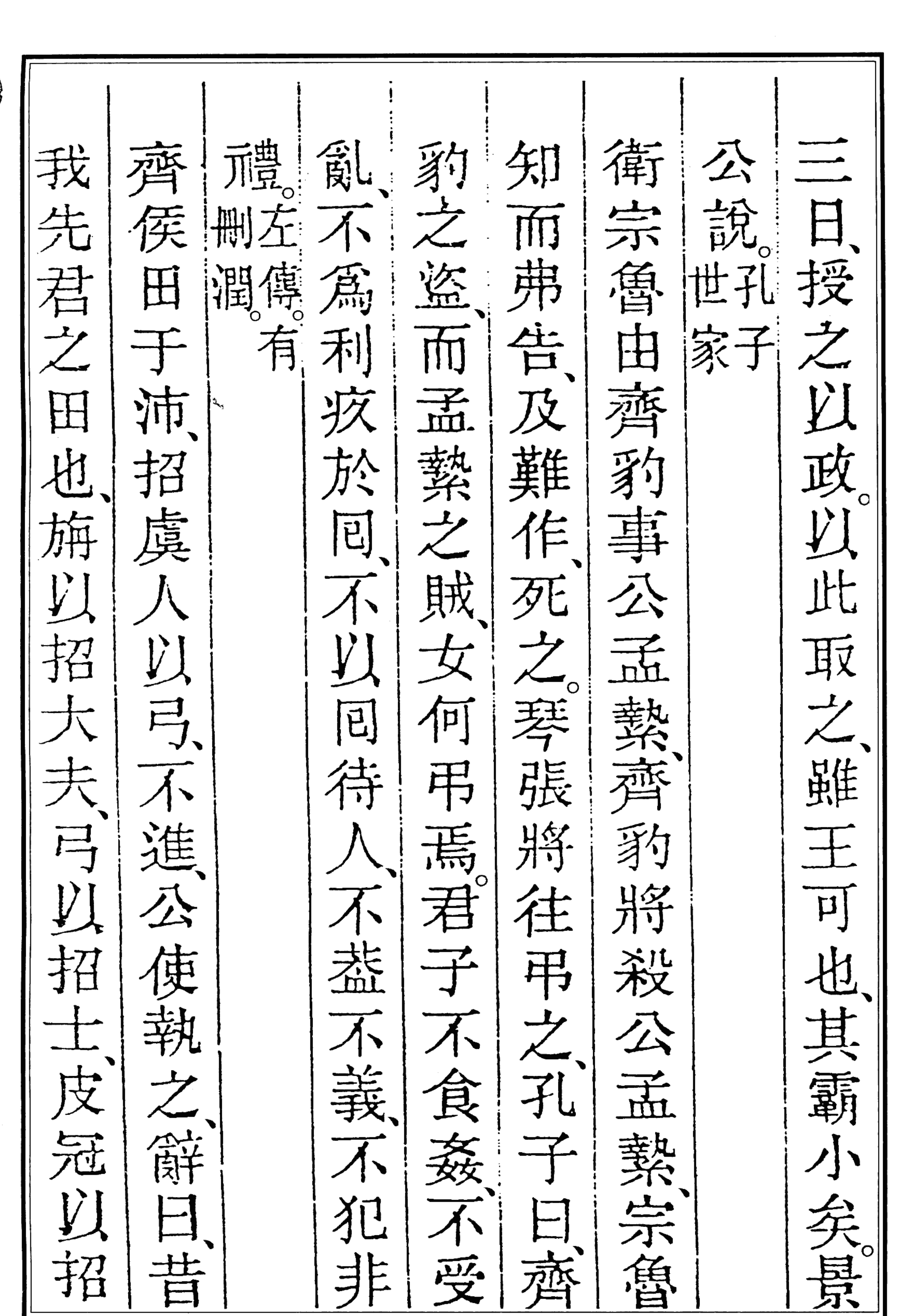
在魯。

弟子冉求、商瞿、梁鱣生。年譜同。

己卯、魯昭公二十年、年三十。

在魯。

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



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世家

衛宗魯由齊豹事公孟縶、齊豹將殺公孟縶、宗魯知而弗告、及難作、死之。琴張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左傳。有刪潤。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

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左傳。○江氏永曰、昭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有論虞人語。蓋在魯聞而論之。家語正論解謂孔子在齊、非也。

鄭子産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

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左傳。○謹按、史記云、孔子過鄭、與子產如兄弟。又云兄事子產。鄭氏環曰、子產卒於昭二十年、孔子時年三十、聞而出涕。左氏嘗非無徵。若兄事子產、則三十四歲適周以前、未聞適鄭。史遷得之傳聞、恐未可信。

弟子高柴、巫馬施生。

庚辰、魯昭公二十一年、年三十一。

在魯。

魯有儉嗇者、瓦鬲煮食食之、自謂其美、盛之土型之器以進孔子、孔子受之、歡然而悅、如受大牢之饋。子路曰、瓦甂陋器也。煮食薄膳也。夫子何喜之如此乎。子曰、夫好諫者思其君、食美者念其親。吾非以饌具之爲厚、以其食厚而我思焉。家語致思

弟子端木賜生。

辛巳、魯昭公二十二年、年三十二。

在魯。

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一本作不建、注云、不建、門名。）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

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家語好生

壬午、魯昭公二十三年、年三十三。

在魯。

癸未、魯昭公二十四年、年三十四。

魯大夫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而屬之曰、以上有刪潤、此是昭七年傳、因僖子卒在是年、故繫於此。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杜注、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孔疏、當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謹按、杜注於襄三十一年注云、孔子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哀十六年注云、魯襄二

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是杜氏專主史記之説。索隱引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此注蓋承用賈氏之舊、未及改耳。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孔子。孔子曰、能補過者、君

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江氏永曰、史記不考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此傳爲終言之、而敘此事於十七歲、誤甚。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孔注、适、南宮敬叔、魯大夫。子謂南容。王注、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邢疏、鄭注檀弓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然則名縚、名适、又名閱、字子容、氏南宮、本孟氏之後也。謹按、集注因之、以南容、南宮适與南宮敬叔爲一人。朱氏彝尊弟子考、據夏洪基弟子傳略、以南宮縚一名适、字子容者爲一人、以孟僖子之子仲孫說諡敬叔者爲一人。若謂尚德之與載寶、皎然殊也。鄭氏環曰、縚一作韜、适一作括、說一作閱、一人而有六名。其

實縮䈰古逼通、适括古逼通、説閱古逼通、适乃説之轉音、縮乃适之轉音。且閱有見容之義、䈰有容藏之義、括有包容之義、皆與字子容義相合、不如仍舊説、作一人爲愈。漢書古今人表又有南宫邊子、或云是适字之譌。

孔子謂南宫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俱往。魯君予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

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本家語觀周、有刪潤。閻氏若璩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問禮於老子在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說宜何從。余曰、其昭公二十四年乎。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昭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江氏永曰、昭二十四年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則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

孔子將問禮於老聃、聃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如是而已。孔子出、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史記老子列傳

孔子觀周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急殆、一本作忽怠、所以危亡、是猶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作急急。家語觀周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

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①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一作或

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若此、豈以口過患哉。家語觀周

伯常騫問於孔子曰、騫固周之賤史也、不自以不肖、將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宜行、不容於世、隱道宜行、然亦不忍。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爲之

有道乎。孔子曰、善哉、子之問也。自某之聞、未有若吾子所問辯且說也。某嘗聞君子之言道矣、聽者無察、則道不入。奇偉不稽、則道不信。又嘗聞君子之言事矣、制無度量、則事不成。其政曉察、則民不保。又嘗聞君子之言志矣、剛折者不終、徑易者則數傷、浩倨者則不親、就利者則無不弊。又嘗聞養世之君子矣、從輕勿爲先、從重勿爲後、見像而勿强、陳道而勿怫。此四者、某之所聞也。家語三恕

孔子將去周、老聃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

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孔子世家

甲申、魯昭公二十五年、年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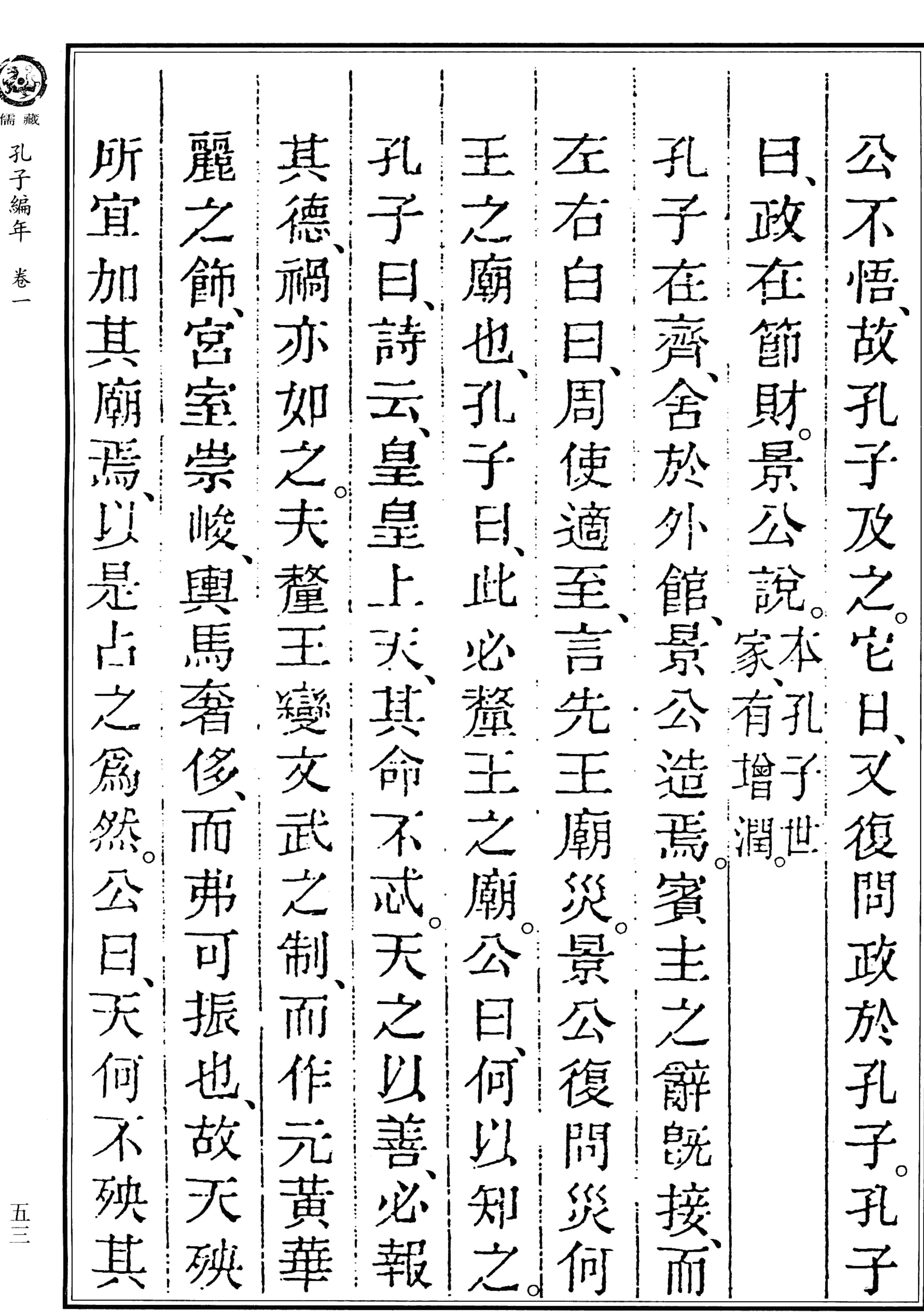
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魯亂。孔子適齊。以上

孔子世家。江氏永曰、昭公二十五年奔齊。世家敘適齊於此年、是也。素王事記、書孔子適齊於昭二十一年、誤。中路聞哭者之聲、其音甚哀。孔子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索、哭者不衰。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邱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哭之悲也。邱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曰、三失可得聞乎。願子告吾、無隱也。邱吾子曰、吾少時好學、周徧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

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絶、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也。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家語

致思

孔子至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是時景公失政、其大夫田氏厚施以奪其民、而



公不悟、故孔子及之。它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本孔子世家、有增潤。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

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殄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殄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家語六本

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

乙酉、魯昭公二十六年、年三十六。

在齊。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衣穰而提

贄、精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汝惡心、而忠與之。效其行、修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修、則對門不汝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修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爲善、一行今作言。則敗之、可不愼乎。家語六本

弟子樊須生。

丙戌魯昭公二十七年、年三十七。

在齊。

吳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鄭注：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嬴博，齊地。孔疏：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於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爲昭二十七年也。謹按：家語亦載此事，適齊上有聘於上國四字，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見左傳。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

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禮記檀弓

丁亥、魯昭公二十八年、年三十八。在齊。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楊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盂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

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

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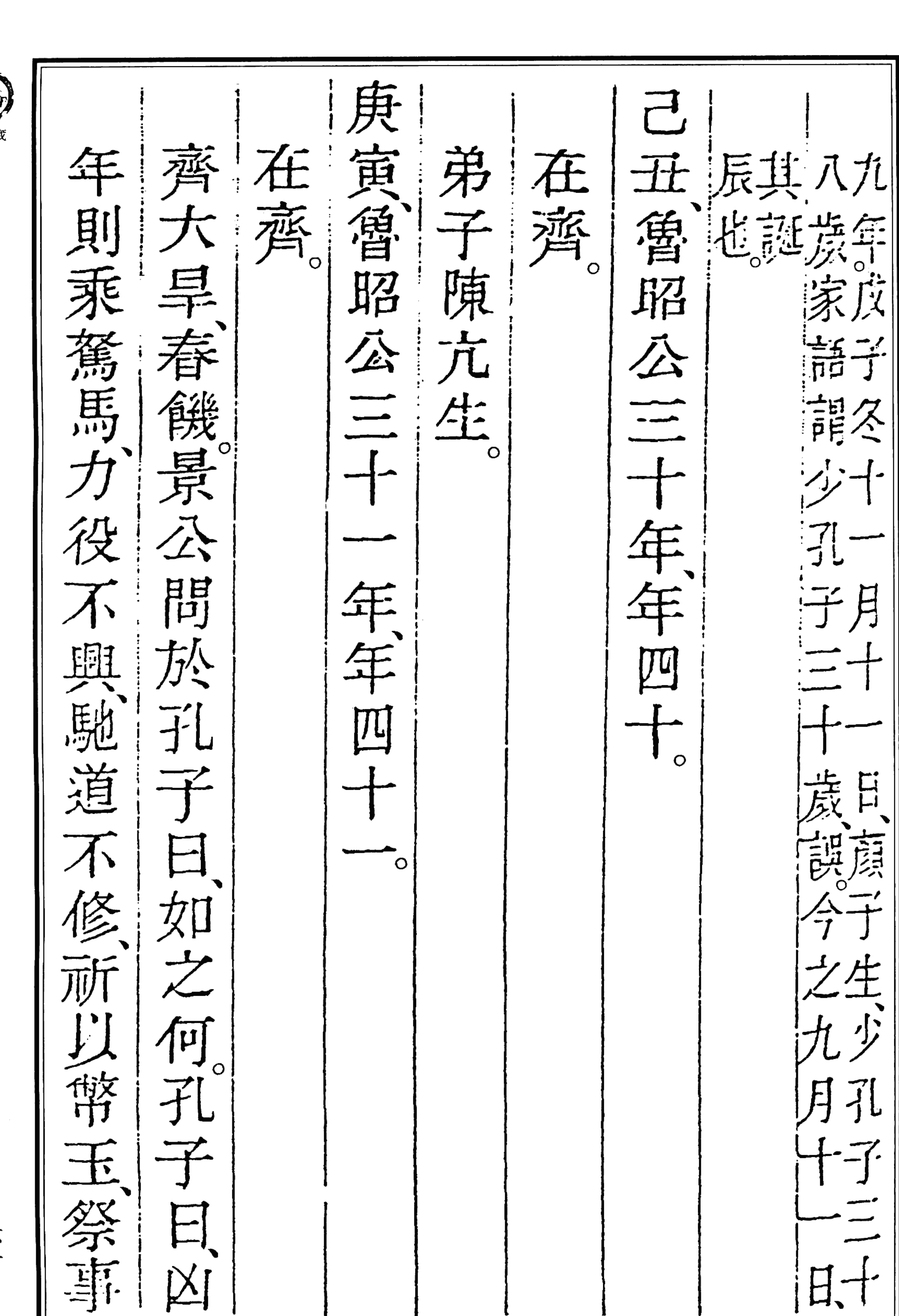
戊子，魯昭公二十九年，年三十九。

在齊。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

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孔子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左傳

弟子顏回、澹臺滅明生。年譜同。鄭氏環曰、李灼至聖編年世紀、魯昭公二十



九年。戊子冬十一月十一日、顔子生、少孔子三十八歲。家語謂少孔子三十歲、誤。今之九月十一日、其誕辰也。

己丑、魯昭公三十年、年四十。

在齊。

弟子陳亢生。

庚寅、魯昭公三十一年、年四十一。

在齊。

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事

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家語

曲禮子貢問

辛卯魯昭公三十二年、年四十二。

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廢弛。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

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曰、待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齊大夫猶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欲去、景公亦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世家。○謹按、世家反乎魯下有孔子年四十二句。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據世家年三十五適齊、至此正合七年之數。閻氏若璩謂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適齊、至二十七年丙戌復反魯。江氏永亦主其說。然論語序說從世家、與是編同、當以此爲正。

弟子公西赤生。年譜同。

壬辰、魯定公元年、年四十三。

在魯。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迅兩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家語辨政

弟子有若生。年譜同。鄭氏環曰：有若字子有，或作子若，誤。

孔子編年卷一

裔孫澍校字

校記

①豪末：當作「毫末」，見《孔子家語》卷三《觀周》、《四庫全書》本《孔子編年》。

孔子編年卷二

宋績溪胡仔元任撰　裔孫湛重刊

癸巳、魯定公二年、年四十四。

在魯。

弟子卜商生。年譜同

甲午、魯定公三年、年四十五。

在魯。

二月辛卯、邾莊公卒。本左傳　隱公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

冠於阼階、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一作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

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王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

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

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皃、古字。毅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家語冠頌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論語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論語

弟子言偃生。年譜同

乙未、魯定公四年、年四十六。

在魯。

觀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

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家語三恕○槀王事記、四十六歲、觀欹器。

弟子曾參、顏幸生。年譜同。鄭氏環曰、聖門志、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魯定公五年也。顏幸、家語作辛。

丙申、魯定公五年、年四十七。

在魯。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以問孔子曰、得狗。孔子曰、以某所聞、羊也。某聞之、木石之怪夔罔兩、本作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羊也。孔子世家○江氏永曰、定公五

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年譜叙墳羊事於昭公薨之年、誤矣。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某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論語

季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

虎因囚季桓子、與盟而醳（與釋通。）之。陽虎自此益輕季氏。（孔子世家）陽虎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虎時瞷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以上本孟子、論語、有刪潤。）魯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鄭氏環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皆哀十一年自衛反魯後事、此

特修之、以爲弟子誦習之資而已。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弟子至自遠方、學業者益衆。本孔子世家、論語、有刪潤。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論語

丁酉、魯定公六年、年四十八。

在魯。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

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論語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某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禮記檀弓

弟子顓孫師生。年譜同。謹按、師字子張。史記、家語俱云陳人。家語又有琴牢字子牢、一字子張、衛人、即論語之牢及左傳、孟子之琴張是也。琴是姓。趙岐注孟子云、子張善鼓琴、號曰琴

張。又引論語師也辟、是誤合爲一人。

戊戌、魯定公七年、年四十九。

在魯。

定公問於孔子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使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將天下實賴之、豈唯魯哉。公曰、何也。其義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次于事

親。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則不俟一作仕。朝、君問則就之、而悌達乎朝廷矣。其行也、肩而不並、不錯則隨、班白者不以其任行於道路、而悌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一作匱。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悌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役、頒禽隆之長者、而悌達乎蒐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悌達乎軍旅矣。夫聖王之教孝悌、發諸朝廷、行於道路、至于州巷、放於蒐狩、循于軍旅、則衆感一作咸。以義、死之而弗敢

犯。公曰、善哉。家語正論解

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某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禮記檀弓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

不亡者，未之有也。家語好生

弟子宓不齊生。年譜同。

己亥，魯定公八年，年五十。

在魯。

陽虎將殺三桓，不克，出奔齊。謹按：據左傳，陽虎是年不克，入讙、陽關以叛，奔齊，在定九年，此爲終言之。公山不狃爲費宰，不得志於季氏，與虎同惡，以費畔，召孔子。江氏永曰：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爲畔。其實未嘗據邑與兵也。鄭氏環曰：不狃之召，當在定八年冬，陽虎入讙、陽關以叛之時。不狃隱以費應。若十二年之叛，夫子已爲司寇，九年春孔亦已爲中都宰。史記繫之陽虎奔齊之後，非。

子欲往、子路不說。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卒不行。時陽虎奔齊、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本左傳、孔子世家、論語、有刪潤。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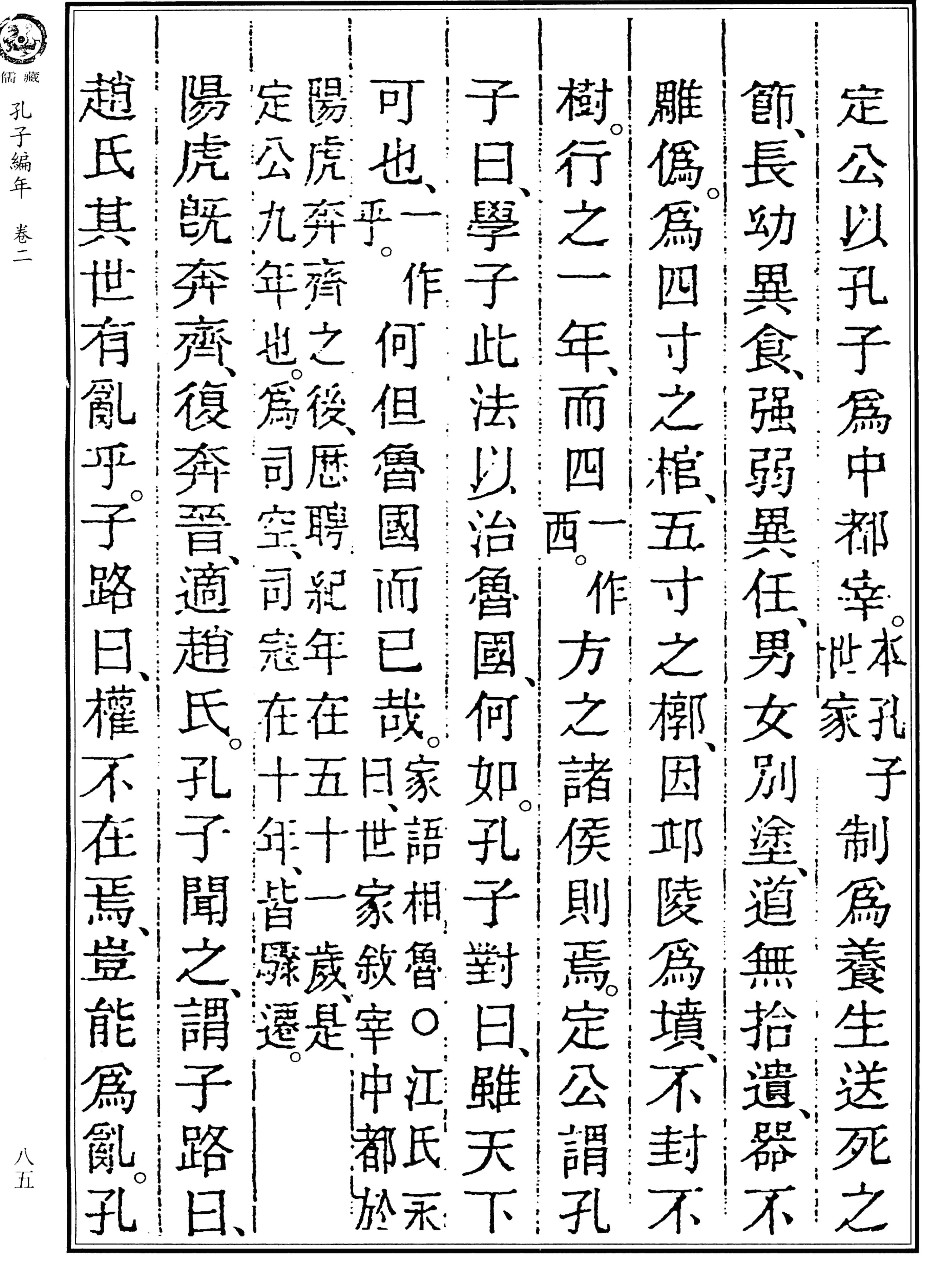
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論語

魯用天子禮樂、而季氏僭用於家、故孔子曰、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論語、增潤。○有馬注、魯以周公故、受天子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謹按、首二句本此增。

讀易、韋編三絕、爲彖、象、文言、繫辭、以發其祕。夫敍書則斷堯典、論詩則首周南、約魯史而修春秋、贊易道而除八索、皆因前聖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本孔子世家、家語、論語、有刪潤。○鄭氏環曰、孔子昭公二十五年後、定公八年前俱不仕。始則不欲與逐君之平子共事、繼則不欲與執國命之陽貨共事。

弟子叔仲會、冉孺、曹卹、伯虔生。年譜同。

庚子、魯定公九年、年五十一。謹按、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當作五十一、蓋脫一字。



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本世家孔子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道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一作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一作乎。何但魯國而已哉。家語相魯。○江氏永曰、世家叙宰中都於陽虎奔齊之後、歷聘紀年在五十一歲、是定公九年也。爲司空、司寇在十年、皆驟遷。

陽虎既奔齊、復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爲亂。孔

子曰、非汝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氏、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家語

辯物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此下本有初爲中都辛五字。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暴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

謟君。乃止。家語子夏問

孔子嘗助祭、入大廟、包注、大廟、周公廟、孔子仕魯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論語。有增潤

辛丑、魯定公十年、年五十二。

孔子由中都宰爲司空、孔子世家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由司空爲大司寇、家語相魯。閻氏若璩曰、侯國司寇無大稱。史記、家語作大司寇、非也。謹按、左傳無大字。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

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議一作幾。是。以上家語好生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說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嘆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勤一作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

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愼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盗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

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家語始誅

孔子見季桓子、原本作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王注、康子當爲桓子。季桓子不說。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嘗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家語子路初見

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之墓、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家語·相魯。○謹按、家語繫於爲司空之後、在爲司寇前。此據左傳云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故繫於爲司寇之後。

定公春及齊平、夏、齊大夫犂鉏左傳作犂彌。言於景公曰、魯用孔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許之。以上

本孔子世家　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傳本左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遜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好合、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

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一作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是用粃粺也。用粃粺、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

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曰、以上本家語相魯○內有與左傳同者、多從左傳。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進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本孔子世家於是齊侯乃歸我鄆、讙、龜陰之田。本左傳

壬寅、魯定公十一年、年五十三。

孔子與於蜡賓、鄭注、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孔子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

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

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

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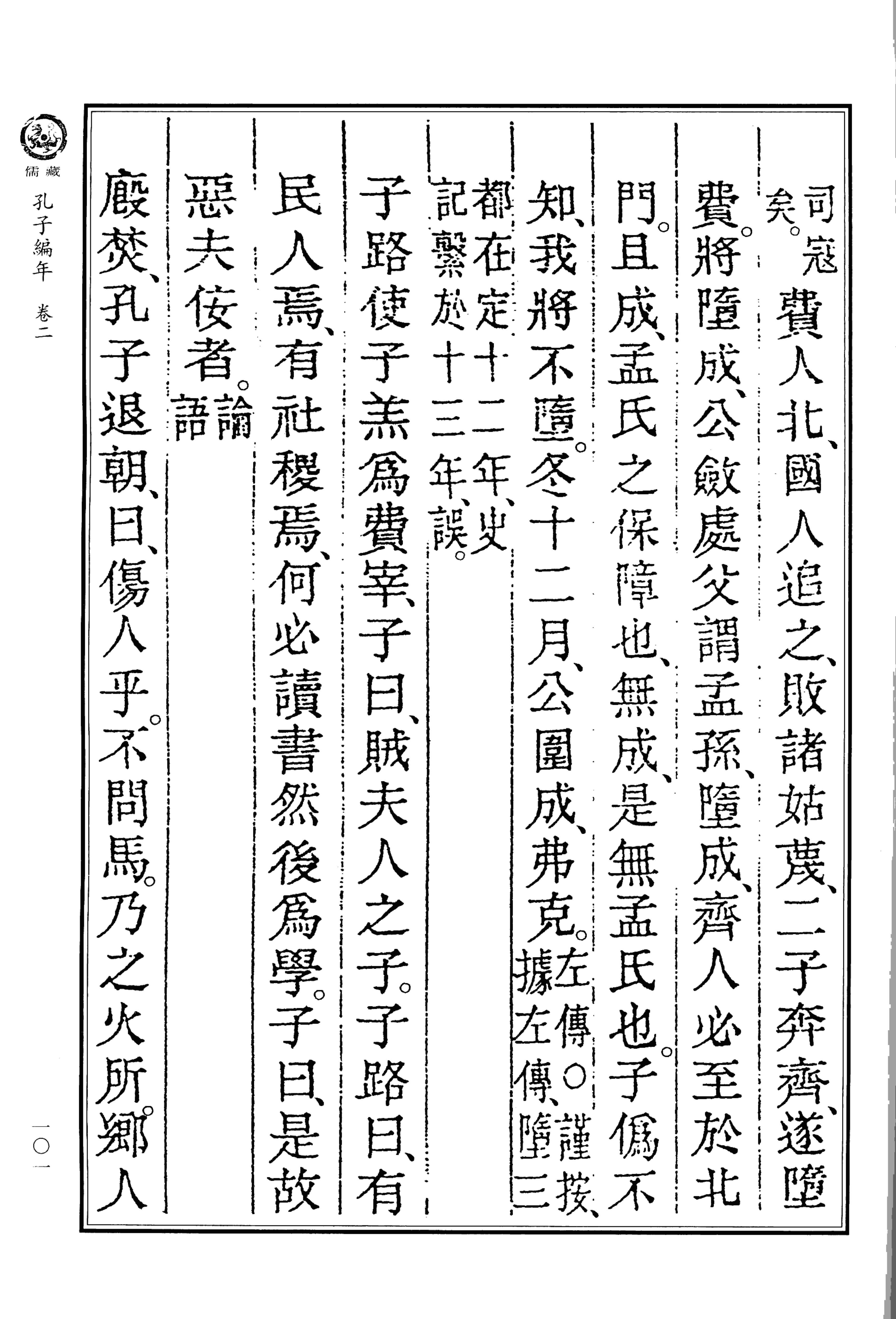
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故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

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禮記禮運

弟子公孫龍生。謹按、公孫龍字子石。家語云、衛人。戰國時又有公孫龍、字子秉、爲堅白異同之辨者、是趙人。

癸卯、魯定公十二年、年五十四。

孔子爲司寇、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本孔子世家今三家過制、請皆損之。乃使本家語相魯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論語補箋、左傳定八年、陽虎之亂、不狃因之、欲以費應。後虎敗奔齊、不狃叛迹未彰、故季氏猶用爲費宰。至十二年、帥費人襲魯、則負叛矣。孔注以不狃之召子爲在陽虎作亂時。當是時、不狃未顯叛、而論語書曰叛者、誅其心也。不然、豈有叛迹既彰、而子猶欲應召也哉。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杜注、仲尼時爲司寇。孔疏、定十年會于夾谷時、已爲



司寇矣。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左傳。謹按、據左傳、墮三都在定十二年、史記繫於十三年、誤。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論語。

廐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乃之火所、鄉人

有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也、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則作一故。拜之。本論語、家語曲禮子貢問。○謹按、家語本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是以廄爲公家之廄也。論語釋文載王肅注亦云、廄、公廄。鄭注、邢疏皆以爲孔子家廄。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論語、有刪潤。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禮記禮器。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

鄉黨乎。論語。包注、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憲爲家邑宰。

甲辰、魯定公十三年、年五十五。

爲大司寇。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

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謂左右曰、君子固有誣人也。顏回退、後三日、牧來訴之曰、

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廄。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御、而子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顏回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哉、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義大矣、願

少進乎。顔回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對曰、夫其所以爲顔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家語顔回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郊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萬物本於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丘於南、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曰、其牲器何如。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埽地而祭、貴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萬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因其自然之體也。公曰、天子之郊、

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親立于澤宮、以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既卜、獻命庫門之内、所以誡百官也。將郊、則供天子皮弁以聽報、示民嚴上也。郊之日、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汜埽清路、行者畢止、弗命而民聽、敬之至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裘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既至泰壇、王脱裘矣、服衮以臨燔柴、戴冕藻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臣聞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家語郊問

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階。謹按：論語作「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禮記作「鄉人裼，孔子朝服立于阼」。論語補箋：「孔子時爲大夫，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編年卷二

裔孫澍校字

孔子編年卷三

宋績溪胡仔元任撰　裔孫湛重刊

乙巳、魯定公十四年、年五十六。

孔子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其貴下人乎。①於是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遽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天下有大

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瑩衆、[2]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蕐本作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六主、今作七子、誤。七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以上家語始誅。與聞國政三月、粥

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於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今作之爲、誤。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四、今作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

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於大夫、孔子遂行。宿於屯、而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本作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己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世家○謹按、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歸女樂、去魯適衛、孔子世家皆敘於定十四年。江氏永謂、春秋定十三年夏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夫子必不在位。又據魯郊常在春、以爲去魯實在十三年春。史記孔子世家既書女樂、去魯事於定十四年、而魯世家又書

於定十二年、衛世家又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當魯定十三、是自相牴牾也。論語序說從孔子世家、與是編同、當以此爲正。○孔庭摘要五十六歲攝行相事、齊人歸女樂、去魯適衛。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至衛、主於子路妻兄顔讎由。孔子世家○按本作濁鄒、此作讎由、據孟子。衛之執政有欲孔子昵己者、於是大夫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孔注、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謹按、以上衛之執政云云、係本此摘。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

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論語、有增潤。○閻氏若璩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反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反乎衛。儀邑城在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鄭氏環曰、此夫子周流之始、而第一次適衛也。庶哉之嘆、儀封人之見、當在此時。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

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論語

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謹按、金仁山以此爲孔子適陳之始。汪氏份曰、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被圍、圍解、過蒲、月餘反衛。匡、蒲皆衛邑、距衛都甚近、既自蒲反衛、蓋是年欲適陳而不果矣。仁山謂孔子實已至陳、考之未審也。過匡、顔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禮記檀弓疏、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孔子弟子顏刻爲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又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爲陽虎、因圍之。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家語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江氏永曰、解圍當從家語、此時豈有甯武子。然後得去。孔子世家

過蒲、子路時爲蒲大夫、孔子入其境、以上有删潤。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善

乎。家語辯政

在蒲時、子路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勞煩苦也、人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餓者、是以簞食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由不受也。孔子曰、汝以民爲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私以爾食饋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矣。汝速已則可、否則汝之見罪必矣。家語

致居月餘、復反於衛、主蘧伯玉。本孔子世家。○謹按、此第二次至衛。

思孔子嘗稱蘧伯玉曰、君子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本論語、有增潤。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吾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在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

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而去。孔子世家

去衛、過曹、適宋。孔子世家○江氏永曰、去衛、過曹、適宋、地相接也。然史記云、是歲魯定公卒、則是十五年、恐不然、當是十四年。謹按、江氏以孔子去魯爲在十三年、故以過曹、適宋爲在十四年。此從孔子世家、以歸女樂、去魯爲在十四年。据孔子世家、去魯適衛、居十月、去衛、過匡、過蒲、月餘反衛、又居月餘、去衛、過曹、去曹、適宋、則恐非一年中事。疑此或因史記文相連而彙稱於此。詳後。

見宋君。宋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奈

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某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某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某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神、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家語賢君

在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害孔子、

拔去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世家○朱子曰、在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謹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書孔子過宋、桓魋惡之於宋景公二十五年。宋景二十五、當魯哀三、誤。

自宋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世家、有刪潤。

丙午、魯定公十五年、年五十七。孔庭摘要、五十七歲、自鄭適陳。

自鄭適陳、主於司城貞子。

汪氏份曰、孔子微服過宋、適陳、在魯定公十五年。居陳三載、至哀公二年反衛、尋適晉、臨河而反、復如衛、又自衛如陳。至哀公四年、乃自陳適蔡。此五年之中、孔子凡兩番至陳。謹按、閻氏若璩亦以孔子二次在陳、定公十五年爲孔子至陳之始。金仁山謂孔子三至陳、非。○孟子、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趙注、司城貞子、宋卿也。閻氏若璩曰、司城貞子若爲陳官、孟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阨、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讐由同一書法矣、何必先繫其官及諡、然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爲陳臣、故得爲孔子之主人、所以書法繫重、委折而下、如是。謹按、左傳、宋以武公諱、廢司空爲司城。故司城爲宋官、以宋官而臣於陳、故著其爲陳臣也。陳侯周、即懷公子滑公。史記、滑公名越。索隱、滑公名周。當從孟子。

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

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以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孔子世家

邾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

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定公薨。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左傳　○江氏永曰、據史記年表、陳世家、至陳當定十四、於是子貢反魯、十五年春、有觀邾子執玉之事、五月公薨。夫子言賜不幸言而中、在陳言之也。謹按、孔子世家、以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歸女樂、去魯、同敘於定十四年、則去魯必不在正月也。又孔子以郊膰不至去魯、而魯郊常在三月、則去魯當以三月可知。去魯適衛、居十月而後去衛、過匡、過蒲、月餘反衛、又月餘而去衛、

過曹、豈皆一年事。孔子世家於過曹下接云、是歲魯定公卒、明其在十五年也。去曹、適宋、適鄭、至陳則皆敘於定公卒之後。竊疑据史記、自去衛、過匡而下、當為定十五年五月以前事。去曹適宋而下、當為五月以後事。江氏因孔子適鄭有人或謂子貢語。十五年春、子貢又有在魯觀朝之事、因謂至陳在十四年、於是子貢反魯、又以夫子言賜不幸為在陳言之、皆屬臆揆之辭、不知適鄭至陳在五月後、子貢以正月在魯、而後從夫子適諸國何不可乎。是編紀鄒子來朝事在適陳後者、以上皆出孔子世家、故欲使敘次相承也。又按適陳斷在十五年。史記年表、陳世家於湣公六年當魯定十四年、書適陳、與孔子世家異、蓋誤。

丁未、魯哀公元年、年五十八。

在陳。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孔子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

戊申、魯哀公二年、年五十九。孔庭摘要、五十九歲適衛、適晉及河反衛、如陳。

居陳已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寇。此下史記本有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數語。此不錄、說見後。孔子於是去陳、將復適衛、過蒲。史記本作於是孔子去陳、過蒲。家語作孔子適衛、路出於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

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已矣。一作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鬭而死。挺劍合衆、將與之戰、八字本家語、困誓史記無。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謹按、此第三次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孔子世家。江氏永曰、莊子言、削迹於衛、或在此時。

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

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是時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以上孔子世家

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末之難矣。本論語、有刪潤。

自衛將適晉、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

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本孔子世家、有刪潤。

學鼓琴於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曰、某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某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某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某得其爲人矣。

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孔子世家、有刪潤。○索隱、師襄子、魯人、即擊磬襄。閻氏若璩曰、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一則曰師襄子、三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日以擊磬爲職守、豈容抽身至衛、俾孔子從之學乎。謹按、歷聘紀年、二十八歲學琴於師襄亦誤。

適晉、至河、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得志、殺之乃從政。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毁卵、則鳳皇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某哉。乃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反於衛、謹按、此第四次適衛。復主蘧伯玉。他日、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孔子世家。○內與世家異字者多從

家語。○索隱、此魯哀二年也。

己酉、魯哀公三年、年六十。編年世紀、是歲孫伋生、少孔子五十九歲。

在陳。

魯桓宮、僖宮災。孔子聞之、曰、其桓、僖乎。本春秋左傳陳侯曰、何以知之。孔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家語辯物

秋、季桓子病、春秋、哀三年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本作

乎、下同。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孔子世家。朱子曰、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閻氏若璩曰、孔子在陳凡二次、一居於魯定公十五年丙午、哀公元年丁未、二年戊申。一居於哀公二年戊申、三年己酉、四年庚戌。史記世家並載有歸與之辭、一同孟子、一同論語。余謂三年己酉載者得之。魯使使召冉求、求將行、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云云。蓋與起於魯之召求之歸於情事爲得。惜乎錯簡複出於二年戊申云。謹按、是編於二年削而不録、而特存其辭於此、有以夫。

庚戌、魯哀公四年、年六十一。孔庭摘要、六十一歲、自陳如蔡。

自陳適史記作遷。蔡。孔子世家○江氏永曰、按此哀四年事也。是時蔡已遷於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葉公兼治之、遷蔡蓋就葉公。

辛亥、魯哀公五年、年六十二。孔庭摘要、六十二歲、自蔡如葉。

自蔡如葉、孔子世家○謹按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是哀四年也。又云、明年、孔子自蔡如葉、是哀五年也。鄭氏環曰、此蓋蔡公招而應之。江氏永曰、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因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它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

不對。孔子聞之、曰、爾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內有與論語異者、係從史記。去葉、反于蔡。孔子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集注、時孔子自楚反乎蔡。閻氏若璩曰、世家文楚乃葉字、葉雖楚邑、距蔡密邇、哀六年孔子方至楚。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曰、爲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然。曰、是知津矣。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

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荷蓧丈人、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孔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內與論語異者、係從史記。

謹按、長沮以下、史記繫於去葉反

蔡後。

壬子、魯哀公六年、年六十三。孔庭摘要、六十三歲、畱陳蔡間、有絕糧之厄。

吳伐陳、春秋、哀六年、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從之。從之、今作拜禮。○汪氏份曰、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楚使人聘孔子。蔡自四年至六年、蔡而葉、葉而蔡、楚聘之、而乃至楚。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畱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

野、不得行、絶糧、謹按、絶糧事、朱子以爲據論語當在去衛如陳時、是哀二年。江氏永以爲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蓋道遇問資用乏絶、不必有兵圍之事。鄭氏環曰、家語素王事記、歷聘紀年俱繫絶糧於楚救陳之年、與世家同。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

行、安有王子比干。（以上孔子世家）夫遇不遇者、時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以上家語在厄）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

修爾道而求爲容、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見楚昭王、昭王以師迎孔子、然後得免。以上孔子世家

時陳蔡弟子從孔子者皆不及門、鄭注、皆不及仕

進之門，而失其所。故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皆升堂入室者也。當時弟子學業者三千人，高弟七十，其尤賢者十八而已。本論語、家語、史記，有刪潤。

適楚，中道有漁者而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埽地，將以享一作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餕而欲以務施者，仁人

之偶也。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家語致思

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

王乃止。以上孔子世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



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秋、楚子軫卒。左傳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論語。○邢疏、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謹按、史記叙接輿歌、在楚昭王卒後。

自楚反乎衛。孔子世家。○此下本有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句。謹按、此第五次適衛、至哀十一年反魯。江氏永曰、於是居衛又五六年。○史記陳世家、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年表及衛世家、哀公十年、孔子自陳入衛。金仁山據此謂、孔子見沮子西後、自葉反陳、在陳最久、

乃自陳反衛、明年反魯。汪氏份曰、孔子世家、哀公六年自楚反衛、自此至十一年、乃自衛反魯、無自葉反陳、居陳最久事。夏洪基氏謂、陳蔡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朱子既取孔子世家之說、而於年表及陳衛世家所云皆不之從。且從朱子可耳。

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禮記檀弓

癸丑、魯哀公七年、年六十四。

在衛。

先時、衛靈公死、而世子蒯聵入於戚、蒯聵之子出公輒立、事俱在哀二年父子爭國。孔子既至、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是時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謂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集注、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謹按、據史記、自楚反衛在哀六年。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本春秋傳、論語、孔子世家、有增潤。

甲寅、魯哀公八年、年六十五。

在衛。

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

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禮記檀弓孔子昧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乎。對曰、回以此哭聲非但爲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別者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孔子曰、回也善於識音矣。家語顏回

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

孔子。孔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皇考廟享嘗乃止。士立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無廟、四時祭於

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太祖、雖所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子羔又問曰、祭典云、昔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祖四宗、或乃異代、或其考祖之有功德、其廟可也。若有虞宗堯、夏祖顓頊、皆異代之有功德者也、亦可以存

其廟乎。孔子曰、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毁、其他祖宗者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周人之於召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家語廟制

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論語

乙卯、魯哀公九年、年六十六。

在衛。

衛司徒敬子卒、孔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蘧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霤而浴、毀竈而綴足、襲於牀。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其質而已。家語曲禮子貢問

丙辰、魯哀公十年、年六十七。

在衛。史記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陳入衛。索隱、按左傳及孔子世家、是時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耳。

夫人幵官氏卒。○江氏永曰、年譜、哀十年、夫人幵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馭麟紱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喪於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伯魚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也。鄭

氏環曰、哀公十年亓官氏卒。素王事記繫於哀九年、誤。謹按、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節、是編繫於哀十一年、則亦以亓官氏之卒爲在哀十年也。江氏說有關於聖蹟之大、故補錄夫人之卒、而附其說於此。

孔子編年卷三

裔孫澍校字

校記

①樂以其貴下人：《孔子家語》卷一《始誅》無「其」字。《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作「樂其以貴下人」。後遂用「以貴下人」爲詞。兹當删「其」字，或「以」「其」互乙。

②瑩：當作「熒」，見《孔子家語》。又他本或作「榮」。

孔子編年卷四

宋績溪胡仔元任撰　　裔孫湛重刊

丁巳，魯哀公十一年，年六十八。

在衛已五年。○謹按：金仁山氏疑衛有父子之亂，夫子不應久居其國。然孟子稱孔子於衛孝公有公養之仕，考之春秋、史記，無所謂孝公者。朱子以爲疑即出公輒。又子路問衛君待子爲政，而孔子有以正名，則出公欲用孔子，而孔子亦欲用衛以正其亂。可知孔子用衛，則必以正名爲先，而父子之變可弭矣。此其所以久於衛也。

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使冉求率左師逆之，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冉求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孔子曰、義也。是役也、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又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本左傳、論語、有刪潤。

冉求既有功於魯、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求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然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孔子世家

衛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曰、簠（今作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以上左傳）會季康子逐（逐左傳疏引作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世家）孔子於是自衛反魯。（孔庭摘要、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六十八歲、齊使人迎孔子、於是自衛反魯。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三年。謹按、索隱之說爲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

將厲之、孔子使人竝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黿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家語致思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

之爲人也、甚慳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乃止。家語致思

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今本作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禮記檀弓○謹按、家語正論解亦載此事云、孔子適齊、過泰山側。此類敘於自衛反魯時、未詳何據。

子游爲武城宰、孔子過之、聞弦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因問曰、女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由此澹臺滅明見於孔子、然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本論語、史記弟子列傳、有刪潤。至魯、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

章甫之冠。某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某不知儒服。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衣冠中、動作愼、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

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爲也。其備豫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

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

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毁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内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

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强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竝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禮記儒行。○鄭注、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時也。孔子歸至其舍、哀公就而禮

館之。孔疏、左傳哀十一年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將止、魯人以幣召之、孔子乃歸。○家語儒行解、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以幣延之。既至舍、哀公館焉、問儒行。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閻氏若璩曰、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財。既考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

言也。孔子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左傳

季孫旅於泰山、孔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馬注、冉有時仕於季氏。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是時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黜之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冉子退朝、鄭氏注、冉有臣於季氏、朝季氏之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論語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論語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論語

叔仲會與孔璇一作旋。年相比，二人迭侍孔子，執筆記事。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若天性，習慣若自然也。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伯魚之母死，母卒在哀十年。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禮記檀弓。○謹按，孔疏謂伯魚母出，誤，辨見前。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鄭注，舊說云，莒父，魯下邑。閻氏若

瑕曰、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注、公懼而城二邑者、以叛晉助范氏故、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則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問政、亦嘗在夫子反魯後。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一作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家語賢君

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

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某不對。賜以爲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又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毁。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家語三恕。自哀公問至賜以爲何如六十三字、今家語本無。自子貢曰以下文亦多與今家語本異。

戊午、魯哀公十二年、年六十九。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左傳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對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

季康子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康子患盜、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如

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因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論語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孟武伯問、子

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論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論語

吳之伐越也、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子使使聘魯、且問之孔子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命、發幣於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而問曰、骨何者為大。孔子曰、某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此為大矣。客曰、誰為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漆（史記作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狄、今謂之大人。客

日、八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數之極也。本家語辨物、孔子世家。○鄭氏環曰、按棲越於會稽、在哀元年、是時夫子尚未反魯、此問當在哀十一年後。魯之君臣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蓋父母之邦、且將老焉。自周室衰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憂後世之無述也、於是敘書、上紀唐虞、下至秦穆、爲百篇。古者詩三千餘篇、於是刪詩、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

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注：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三代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魯大師論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若夫禮樂之說，遭秦焚書之變，其詳細不得而聞矣。自魯之君臣以下，本孔子世家、論語，有增刪。○孔庭摘要：自衛反魯，不仕，乃序書、傳禮、刪詩、正樂、贊易、修春秋。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禮記曾子問

曾子又問曰、葬引至於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某、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某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

聞諸老聃云。曾子又問曰、下殤、土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之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禮記曾子問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

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禮記曾子問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

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某之聞諸萇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

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

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禮記樂記

曾子事親孝。孔子閒居、曾子侍坐、因爲之作孝經。

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本史記弟子列傳、何休公羊傳序、有增潤。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論語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孔子，孔子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左傳

魯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而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之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

人受金、則爲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家語致思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人今作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務一作矜。莊、服使然也。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爲市。竊王注、竊宜爲察。夫其有益與無益、君子所以知也。家語好生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某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聞一作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曰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遊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

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然後敢入。臣以此取之，雖次之賢，不亦可乎。家語賢君

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某知之矣。然黍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菓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某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

上雩下、臣以爲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

家語子路初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晳後。曾晳

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論語。○孔庭摘要、自衛反魯、與羣弟子講道於洙泗之上。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



命何。論語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論語

○邢疏、鄭云是吳大宰嚭、以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於槖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

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禮記檀弓。○謹按、禮記原本、伯高之喪節在伯高死於衛之前、家語曲禮子貢問篇亦載此事、節次與是編同、而文特詳。是編文從禮記、節次蓋本家語。

子鯉卒。○孔庭摘要、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史記、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謹按、孔子二十歲生伯魚、至是年五十也。

孔子編年卷四

裔孫澍校字

孔子編年卷五

宋績溪胡仔元任撰　　裔孫湛重刊

己未，魯哀公十三年，年七十。

在魯。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論語。孔庭摘要：七十歲自序爲學漸進之功，自十五至七十歲從心不踰矩。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

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家語辯物

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其父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聞之、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後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季

康子又問之、亦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論語、有增潤。○鄭氏環曰、顏子卒於魯哀公十三年己未八月二十三日、今之六月二十三日乃忌辰也。家語謂少孔子三十歲、誤。謂三十一早死、亦誤。史記索隱引古本家語作三十二。謹按、顏淵生於魯昭公二十九年、少孔子三十八歲、至哀公十三年卒、適合年三十二之數。伯魚先顏淵卒一年、故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邢疏以顏回少孔子三十歲推之、謂顏回先卒。又引王肅家語注、以鯉也死爲假設之辭。閻氏若璩曰、如此說、豈不笑殺了人。但閻氏謂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下脫七字、當爲脫八字耳。

宓子賤爲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往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末

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王注云、龍宜爲襲、言前後相因也。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説、往過子賤、問如孔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本家語子路初見、論語、有刪潤。○鄭氏環曰、史記弟子列傳、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卒、年七十三、宓子方二十五歲。宓子宰單父三年、孔

子使巫馬期觀政、是弱冠郎宰單父也。謹按、是編載子賤生於魯定公七年、至是年二十二。

孔子嘗有疾、季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某未達、不敢嘗。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某之禱久矣。子路又使門人爲臣、孔子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論語、有刪潤。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

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説、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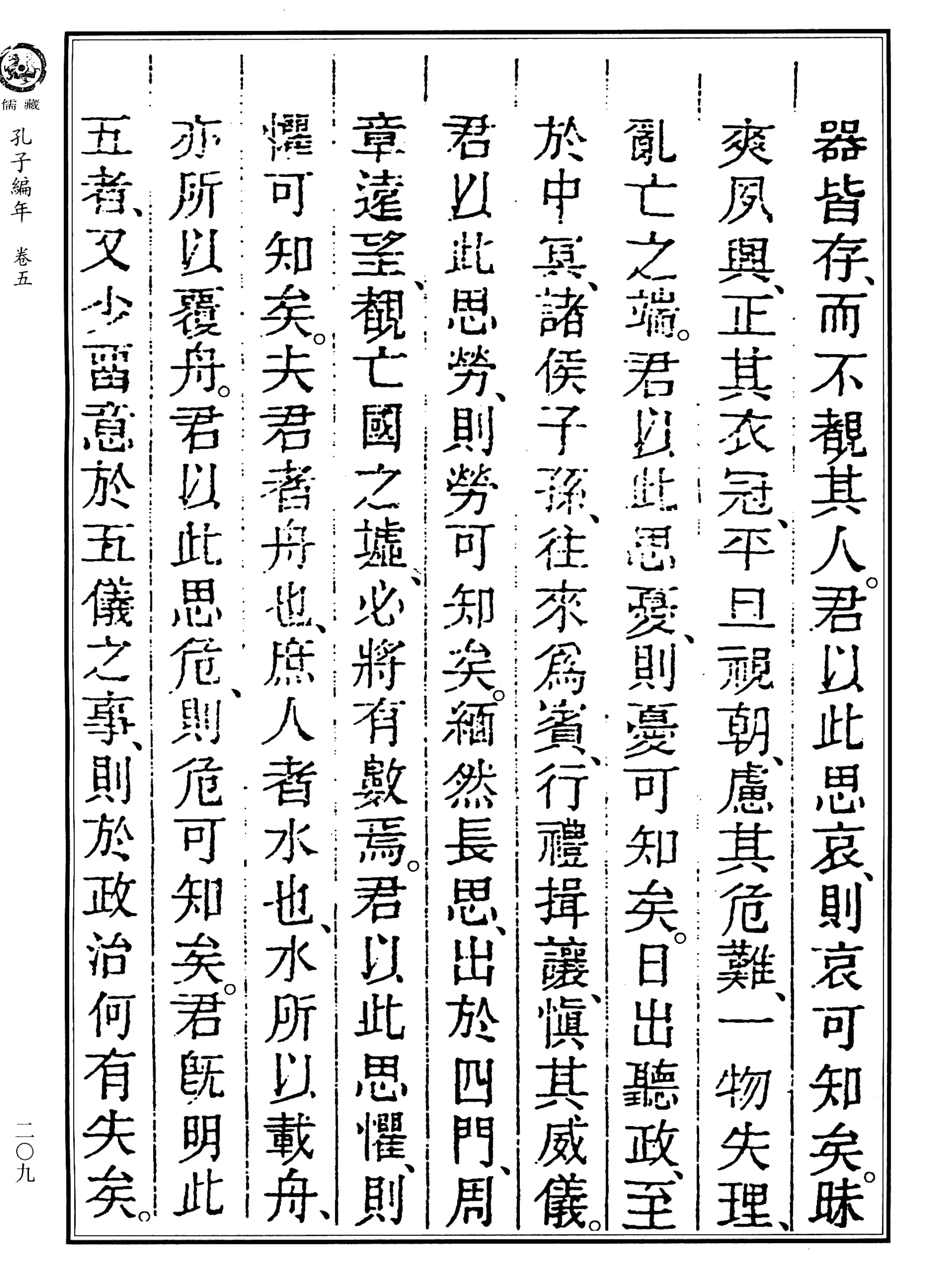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吾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絇屨、紳帶搢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某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元裳、冕而乘

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菲、杖而歠粥者、則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庸人。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不擇賢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從物如流、不知其所執。此則庸人也。公曰、何謂士人。孔子曰、所謂士人者、心有

所定、討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必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必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必審其所由。則富貴不足以益、貧賤不足以損。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一作德。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明通、而辭不專。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

百姓、而不傷於本。此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曰、所謂聖人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明竝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謂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雖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則某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啓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



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愼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於政治何有失矣。

家語五

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愨而後求智能者。不信愨而多智能、譬之豺狼、不可身邇。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吾國小而能守、大則能攻、其道如何。孔子對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將誰攻之。苟違此道、民畔如



歸、皆君之讐也、將與誰守。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五儀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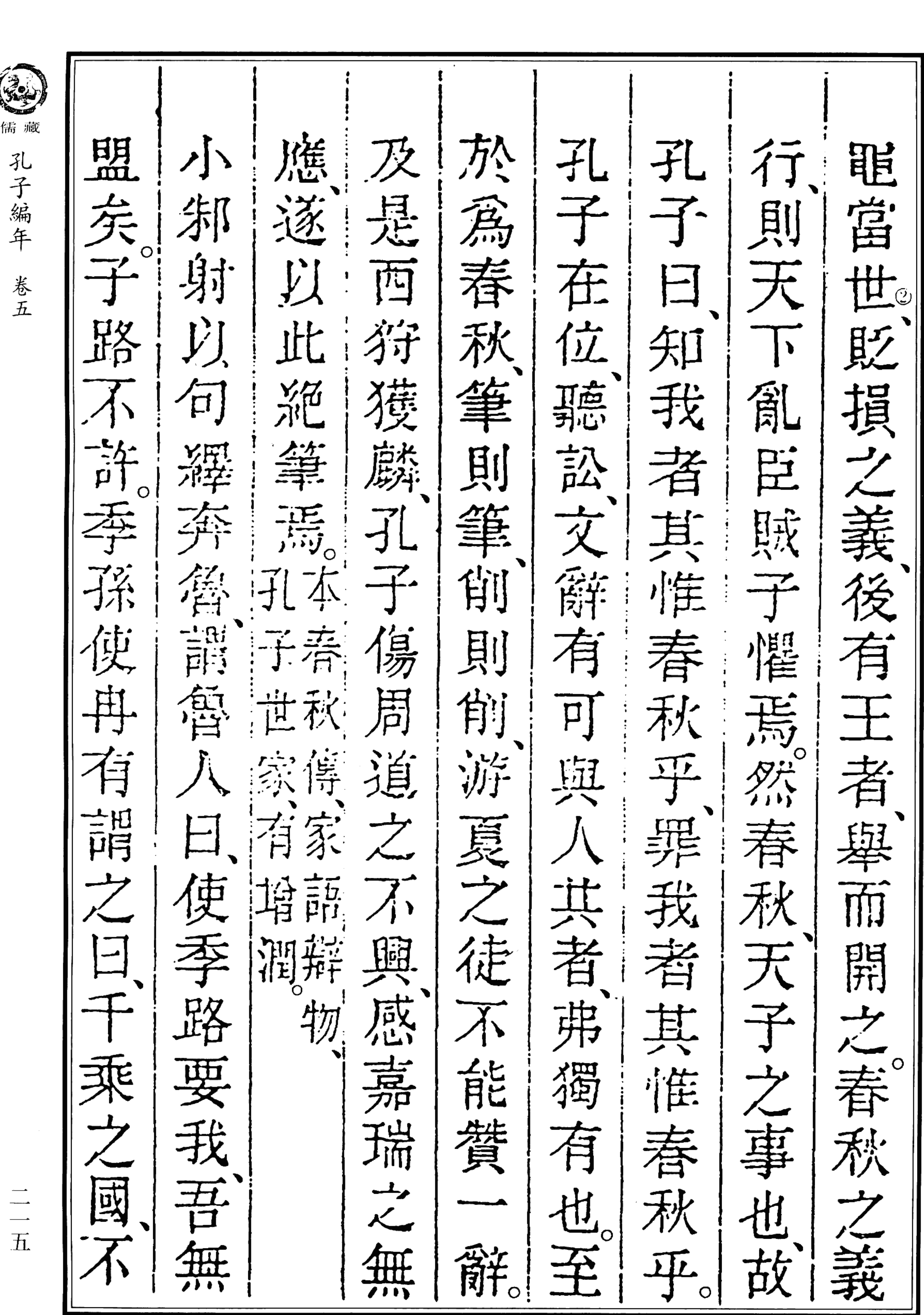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公曰、善、吾子之言、豈有其事乎。孔子曰、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焉、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亢暴無極、朝臣莫救、外寇乃至、殷國以亡。此即以己逆天時、詭福反爲禍者

也。又其先世殷王太戊之時、道鈌法圮、以致天蘖、桑穀於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生、而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太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民之道、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至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惟明王達此。公曰、寡人不鄙固此、亦不得聞君子之教也。五儀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對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己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慾無厭而貪求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强、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將身有節、動靜以義、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可乎。五儀解

庚申、魯哀公十四年、年七十一。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乃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先是、孔子因魯史記作春秋、舉十二公行事、黽之①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其文約、其指遠。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



雖當世[2]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然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及是西狩獲麟、孔子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遂以此絶筆焉。本春秋傳、家語辯物、孔子世家、有增潤。

小邾射以句繹奔魯、謂魯人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不許。季孫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

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故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言人之信之也。本左傳、論語、有刪潤。

齊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論語 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左傳 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

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吾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某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亦象其義。故其生爲明王者、而死配五行。是以太皥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皥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皥氏其始之木、何如。孔子曰、

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皥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皥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

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康子曰、如此之言、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則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以水德王、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以木③德王、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

堯以火德王、色尚黄。舜以土德王、色尚青。康子曰、陶唐、有虞、夏后、殷、周獨不得配五帝、意者德不及上古耶、將有限乎。孔子曰、古之平治水土、播殖百穀者衆矣、唯勾龍兼食於社、而棄爲稷神、易代奉之、無敢益者、明不可與等。故自太皞以降、逮於顓頊、其應五行而王、數非徒五、而配五帝、是其德不可以多也。家語五帝

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宅不祥、信有之乎。孔子曰、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

棄老而取幼、家之不祥。釋賢而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家語正論解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論語

辛酉、魯哀公十五年、年七十二。

在魯。

子路爲衛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

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

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以上本左傳、有删潤。謹按、左傳載此事在哀十五年冬、經在哀十六年春正月。杜注以爲經書於春者、從告。又按、史記載西狩獲麟之明歲、子路死於衛、是亦十五年也。

哭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禮記檀弓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

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家語致思

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

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疾、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則不晝處於內。是故夜居於外、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家語曲禮子貢問

齊太史子與適魯、見孔子、孔子與之言道、子與悅曰、吾鄙人也、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而未之知寶貴也、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惜乎夫子之不逢明王、道德不加於民、而將垂寳以貽後世。遂退、而謂南宮敬叔曰、今孔子先聖之

嗣，自弗父何以來，世有德讓，天所祚也。成湯以武德王天下，其配在文。殷宗以下，未始有也。孔子生於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紀，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删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脩以上三千餘人，或者天將欲與之素王乎，夫何其盛也。敬叔曰，殆如吾子之言。夫物莫能兩大，吾聞聖人之後，而非繼世之統，其必有興者焉。今孔子之道至矣，乃將施乎無

窮、雖欲辭天之祚、故未得耳。子貢聞二子之言、以告孔子、孔子曰、豈若是哉、亂而治之、滯而起之、自吾之志、天何與焉。家語本姓解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某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某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

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備其鼎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禮記哀公問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

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問、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

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

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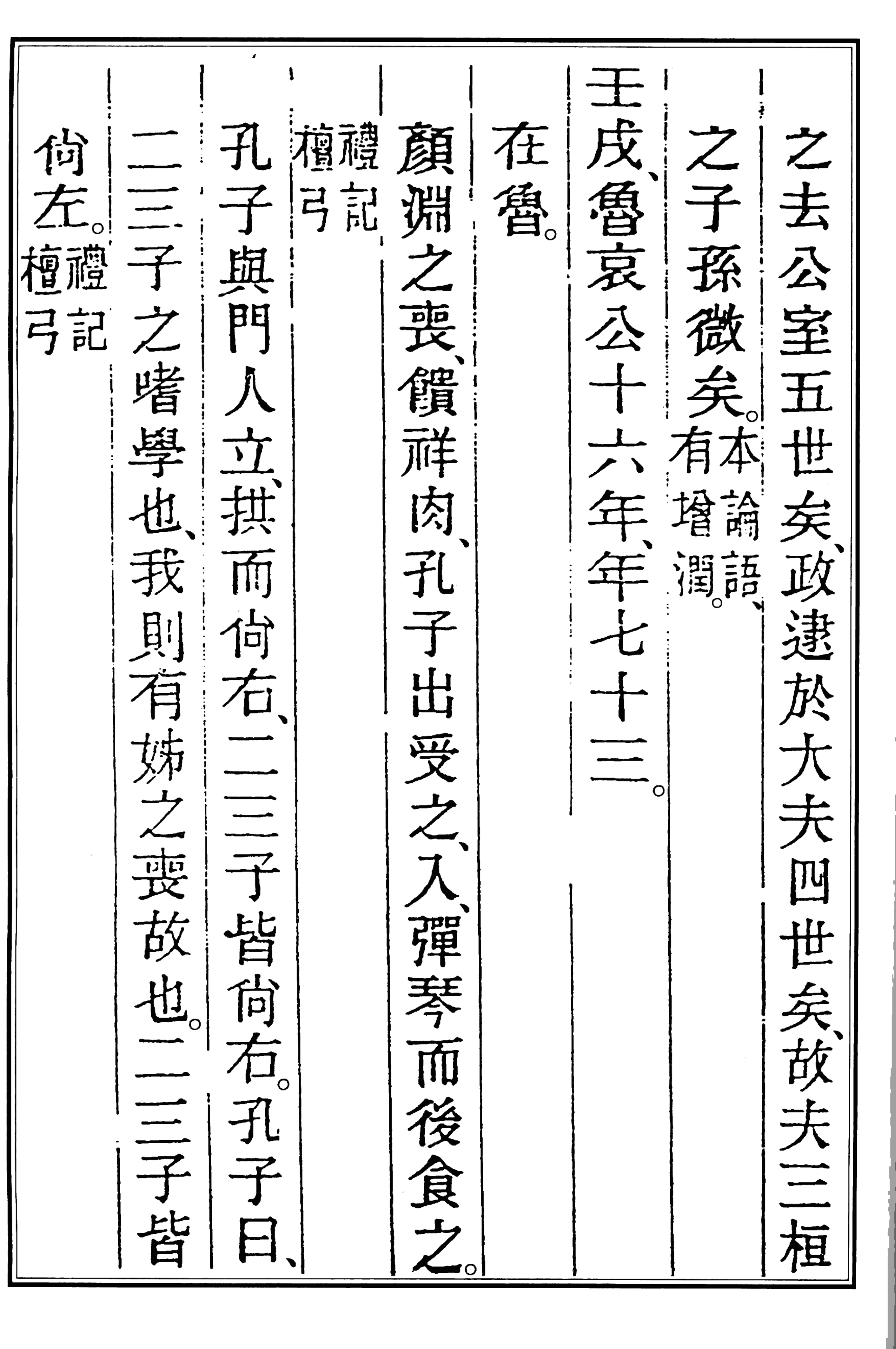
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公曰、寡人蠢愚冥煩、子志之心也。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禮記哀公問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

歌、使之聞之。論語

哀公問於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孔子不對。公曰、寡人有問於子、而子無言、何也。對曰、以君之問不先其大者、故方思所以爲對。公曰、其大何哉。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此無他、好生故也。君舍此道、而冠冕是問、是以緩對。家語好生

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之子孫衰微、故孔子曰、祿



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本論語、有增潤。

壬戌、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三。

在魯。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禮記檀弓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尙右、二三子皆尙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尙左。禮記檀弓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遥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没。以上禮記檀弓。

夏四月己丑也。史記、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春秋杜注、魯襄二十二年生、至哀十六年七十三也。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江氏永曰、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也。此年正月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爲己丑。鄭氏環曰、據孔氏家譜、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年譜、世表亦同、當以杜注四月十八日乙丑爲正。孔庭摘要、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後世行夏時、故以二月十八日爲聖祖卒日。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

非名也。君兩失之矣。左傳弟子葬之魯城北泗上。本孔子世家。孔庭摘要、是年六月初九日、葬魯城北泗上、與夫人幵官氏合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禮記檀弓於是皆心喪三年、喪畢乃去。獨子貢築室於墓、復三年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

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之焉。諸侯卿相至、先謁之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鄭氏環曰、家語、孔子年十九而娶、一歲而生伯魚。公冶長之妻、蓋伯魚女弟。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張氏瑨曰、按高氏子略、孔叢問荅篇載子思與孔子問荅語、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然史記、家語俱云子思年六十二。今考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距穆公之立已逾七十年、則六十二豈八十二之誤與。鄭氏環曰、子思生於哀公三年己酉、先聖卒於哀公十六年、子思已十四歲、又六十九年而穆公始立、子思與魯繆公見於孟子者非一、孔叢子尤多、六十二定屬八十二之誤。闕里志、子思受業於曾子、嘗著書四十九篇傳道孟子、年百餘歲。嘗困於宋、遂作中庸。子思生白、字

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順、一作愼。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順生鮒、字子魚、後名甲、著書二十餘篇、名孔叢子。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漢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大傅、今本作大守。鄭氏瑗曰、長沙國有大傅、無大守。長九尺六寸。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孔庭摘要、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漢書同。安國爲漢武帝博士、至臨淮大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本孔子世家、有刪潤。

孔子編年卷五終

裔孫澍校字

校記

①黽之：《漢書・儒林傳序》、《四庫全書》本《孔子編年》作「繩之」。下同。

②黽當世：當作「繩當世」，見《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

③本：當作「木」，見《孔子家語》卷五《五帝》。

先八世祖若溪公受教於先少師公、撰孔子編年五卷。嘉慶間、族叔祖竹邨先生爲之校注、刻版於家祠、由是流傳徧海内。厥後溧陽狄氏子奇復有孔子編年四卷、核其書、即以是編爲藍本、而稍變其體例。是編分年繫事、多融會羣籍、去其緐複、撰集成文。狄本則於各年之下提其要爲綱、而雜采經傳、以證其事、事雖二三見、往往摭拾無遺、此兩書異同之大旨也。狄氏既依是編以成書、故立意務求勝於前人。如孔子生年、是編從史記、繫於襄公二十二年、狄本從公

羊、穀梁改爲二十一年。謹案、公羊襄公二十一年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而左氏無之、又與穀梁文駁。據公羊釋文云、又本無此句、證知非春秋原文、故公羊疏謂左氏經無此言、公羊師從後記之。然則二傳所載、不必其較信於史記矣。今就史記孔子世家而論其言、曾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又孔子年四十二、昭公卒、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一、原脱一字、今補。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又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又孔子年六十三、哀公六年、皆與襄公二十二年生之説

合。且不必世家惟然也，即推之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亦無不合。葢史遷生當西漢，去古未遠，實有所聞，是以彼此貫通，一無參錯。狄氏改孔子生年於前一歲，知以後遞年各事及七十三歲之卒，舉不能符合，乃從錢氏大昕古人周歲增年之説，又以錢説祇可施之於䣕縣老人，而無以解於魯襄公生，會于沙隨之歲，至盟于戲，爲十二歲，則云其説似未可泥，適見其遷就不安。又如孔子爲司空，司寇，是編同繫於定公十年，狄本改爲司空於十一年，爲司寇於十二

年。謹案、家語相魯云、孔子初仕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由司空爲魯大司寇。所謂一年者、指爲中都宰之一年、定之九年也。所謂二年者、指爲中都宰及明年由中都宰爲司空、司寇統計之、定之九年、十年也。是編極有斟酌。狄氏誤讀家語、輒各退後一年而分繫之、反覺粗疏。又如孔子去魯、是編繫於定公十四年、狄本改爲十三年。謹案年表及魯世家、以去魯在定十二年、衛世家則在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孔子世家

乃在定十四年、史記已自相牴牾、不似孔子生年之重規疊矩、是衞世家未必是、而孔子世家亦未必非也。至編年本爲孔子而作、孔子魯人、冠以魯年足矣、狄本增入周與列國各年於下。諸弟子年有可考者、載其生年亦足矣、狄本并及其里居、又附錄其行事、雖資參證、體涉駢枝。孔叢晚出、說多不經、其書更在家語下、狄氏稱引累牘連篇、識少鑒別。其於爲司寇條下云、司寇掌盜賊刑罰之職、權亞三卿、故孔子爲之、三月大治、若使早任、則魯早治矣。公圍成弗克條

下云、郈費皆墮、而成獨不墮、三家有異志、國事不可爲矣。卽此已伏去魯之根、忽發評論、語近鄙俗。若斯之類、均不及是編之謹嚴有法。然其據左傳、子貢觀邾隱公來朝事在定十五年。據國語、吴使人問骨節專車事在哀元年。據左傳、子貢對吴大宰嚭召季康子事在哀七年。又據史記、將西見趙簡子、至河不濟、還息陬鄉之文、謂陬卽魯邑。據孔安國注論語子在陳章、注末有遂歸之文、謂歸卽歸魯。據孟子、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之文、謂在陳、在衛皆不久、以證孔子先

於定公十四年、哀公六年曾兩次反魯、而不主史記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之說、實爲創獲。又於孔子年十四下引穀梁傳論楚靈王語、年二十二下引公羊傳論伯于陽語、年二十三下引左傳論子産語、年三十五下引公羊傳論昭公語、年五十四下引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日云云、年五十五下引琴操、孔子去魯、作龜山操云云、年七十下引穀梁傳論夫差語、年七十三下引禮記公西赤爲志、與二三子經而出、及子夏對燕人來觀者語、皆信而有徵、足備

考訂，斯爲有功於是編者也。抑尋少師公序，言孔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者，雜出於春秋三傳、禮記、家語與夫司馬遷世家，而又多僞妄，惟論語爲可信，足以證諸家之是非。則是編意在精約，不貴旁搜若徒以掇拾爲能，雖以湛之謭陋、學識遠不逮先人萬分一，而案牘餘閒，瀏覽傳記，擇其言之雅馴者，如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載并官聖妃在安樂里，其字作并，而史晨饗孔子廟後碑，顔母开舍又作开，可補昭九年亓官氏下。楚辭東方朔七諫，路

室女之方桑兮、孔子取之以自侍。王逸注載孔子出游、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一心不視、喜其貞信、故以自侍。洪氏亮吉曰、細繹語意、似此女歸於孔子。朔、逸並漢人、必非無據。是爲孔子有妾之證、可補妾不衣帛下。晏子春秋襍上載晏子使魯、仲尼使門弟子往觀條、可補昭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適魯下。莊子田子方載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及知北游載孔子問老聃、今日晏閒、敢問至道兩條、可補昭二十四年問禮於老聃下。太平御覽引禮稽命徵、載孔子謂子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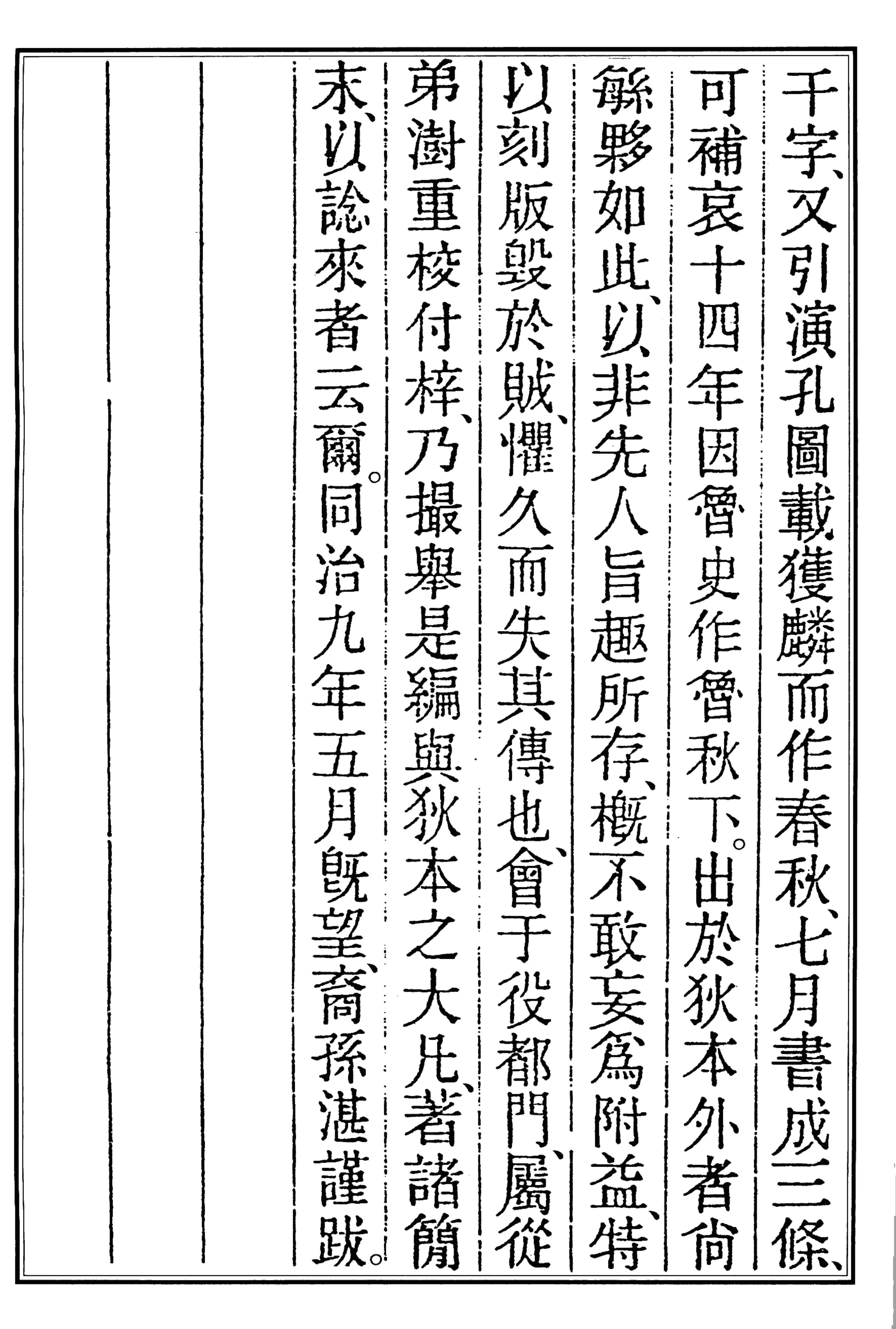
曰、鸜鵒來巢、非中國之禽也。條、可補昭二十五年下。○又引樂動聲儀、載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條、可補子聞韶下。○呂覽高義載齊景公致廩邱、孔子辭不受而行。條、可補昭三十二年以季孟之閒待之下。○呂覽樂成載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條、可補定九年爲中都宰下。○荀子儒效載仲尼將爲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條、可補定十年爲司寇下。○鹽鐵論備胡載孔子仕於魯、前仕三月及齊平、後仕三月及鄭平。條、可補定十一年下。○列子天瑞載林類年且百歲、

孔子適衛、望之於野、及尙書大傳載孔子如衛、人謂公甫不能聽訟兩條、可補定十四年適衛下。禮記檀弓載夫子居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及論衡自然載宋人刻木爲楮葉、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兩條、可補適宋下。韓詩外傳載荆伐陳、陳西門壞、因其降民修之、孔子過而不式條、可補哀二年去陳下。莊子寓言載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條、可補哀三年下。呂覽當務載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將誅、請代之、孔子曰、異

哉、一歿而載取名焉條、可補哀五年吾黨有直躬者下。禮記檀弓載夫子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及列子黄帝載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丈人承蜩、呂覽貴公載荆人遺弓、荆人得之、孔子曰、去其荆而可矣、搜神記載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四條、可補哀六年適楚下。琴操載孔子自衛反魯、過隱谷之中、見薌蘭獨茂、作猗蘭操條、可補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下。三國志注引劉向别錄、載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禮。孔

氏廣森曰、蓋千乘、四代、虞戴德、誥志、小辨、用兵、少閒是也、可補哀公問儒行下。史記正義引易辨中備載商瞿使齊、年四十、恐絶無子、夫子筮有五子條、可補子華使齊下。禮記坊記載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也曰孟子卒條、可補哀十二年昭夫人孟子卒下。書序正義引尚書緯載孔子求書、得黄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及意林引王逸正部載仲尼叙書、上謂天

談、下謂民語兩條、可補叙書下。淮南子人間載衛君朝吳、吳王囚之、仲尼請子貢行、及吳越春秋載夫差十三年、齊陳成恆欲弑簡公、陰憚齊國鮑晏、故興兵伐魯、孔子遣子貢出兩條、可補大宰問子貢下。公羊疏引撰命篇載孔子年七十歲、知圖書、作春秋條、可補哀十三年下。抱朴子逸民載顏回死、哀公原作定公、今改。將躬弔焉、使訪仲尼條、可補顏淵死下。說苑至公載夫子退而修春秋、采豪毛之善、貶纖芥之惡、人事浹、王道備、及公羊疏引春秋說載孔子作春秋一萬八



千字、又引演孔圖載獲麟而作春秋、七月書成三條、可補哀十四年因魯史作魯秋下。出於狄本外者尚緐夥如此、以非先人旨趣所存、概不敢妄爲附益、特以刻版毀於賊、懼久而失其傳也、會于役都門、屬從弟澍重校付梓、乃撮舉是編與狄本之大凡、著諸簡末、以諗來者云爾。同治九年五月既望裔孫湛謹跋。

孔子論語年譜

（舊題）元・程復心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蔣宗許　一審
周　斌　二審

學海類編本

本。

《孔子論語年譜》一卷，舊題元程復心編撰。民國九年上海涵芬樓影印《學海類編》

復心字子見，元婺源（今屬江西）人。自幼沈潛理學，會輔氏、黄氏之説而折衷之，章為之圖，圖為之説，書成，名曰《四書章圖總要》。皇慶癸丑，江浙行省以所撰《四書纂釋》進於朝，授徽州路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

是編以《論語》各章分隸於《孔子年譜》之内，而又雜採《左傳》諸事附會之。如云九歲見季札，觀樂於魯。三十五歲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此因旁文而牽合孔子者也。又云五十三歲孔子聘於齊，執圭鞠躬如也云云。此因《論語》而妄生旁文者也。又云六十三歲厄於陳蔡，不得已，浮海至楚，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云云。皆無根之談。至於所分隸之《論語》，以「釣而不綱」章爲三十一歲，以「子以四教」章、「子所雅言」章、「子罕言」章、「子不語」章、「自行束脩以上」章爲三十四歲，以「八佾」、「雍徹」諸章爲三十五歲，以「君子食無求飽」章爲四十三歲，「道千乘之國」章爲四十八歲之類，不可殫數，均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復心師朱洪範，友胡炳文，雖亦講學之家，原不究心於考證，然不應謬妄至於如是。篇末原有辨季本《聖蹟圖考》之妄一篇。季本，王守仁門人，元人何自見其書？故清四庫館臣疑是編爲明季妄人所爲，而傳錄者僞題復心之名。雖然，是編考孔子行事，亦可資研究者參考。

孔子論語年譜

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

嘗考得論語中十五志學一章、迺孔子自序一生年譜、都是實心實理、實事實話、節節可按年歲履歷而明。其言去夢奠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即是志學不待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即是博學無方之學。三十以往、從昭 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大節。四十以往、儒道修明、不惑於老楊晏墨、見行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

以往,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暇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衞反魯,删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此從心不踰矩之大節。按之載籍,記事記言,表裏互見,即事即理,歲月昭如,謹次孔子論語年譜於左。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己酉日庚子,孔子

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鄹邑。父叔梁紇、爲鄹邑大夫。母顏氏。孔子名丘、字仲尼。生而父卒。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羣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是歲顏路、曾點生。明年孔子七歲。晏平仲治兗東阿、設鄉學、孔子居近、往入其學。是歲冉耕生。明年、孔子九歲。見季札觀樂於魯。是歲、卞仲由生。越二年、孔子十一歲、才過平仲。鄭駿明欲毀鄉校、子産不毀。孔子聞之、曰、人謂子産不仁、吾不信也。是歲、漆雕開生。越三年、孔子十五歲、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無不習而通其藝、遂志於大學、

之道。是歲、閔損生。孔子適聞孟仲之子殺豎牛於塞關之外、乃憮然而論之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越二年、孔子十七歲、適周、訪禮於老子。魯大夫孟釐子誡其嗣懿子及南宮敬叔曰、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即沒、若必師之。越二年、孔子十九歲、娶宋幵官氏。明年、二十歲、爲魯委吏、料量平、曰會計當而已矣。是歲生子、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因榮君貺、名鯉、字伯魚。明年、孔子二十一歲、爲乘田、畜蕃息、曰牛

羊茁壯長而已矣。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入助祭周公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明年，孔子二十二歲，之宋，之杞，求文獻不足，已而反魯。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始教於闕里，顏路、曾點、琴張之徒往受學焉，講肆近於馬隊。明年，孔子二十四歲，母卒，合葬於防。明年，孔子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明年，孔子二十七歲，郯①子來朝，孔子

見而問官。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歲、孔子適宋、適杞、適鄭、兄事子產。時子產、裨諶、諸子仕鄭定公、善交鄰國、孔子稱之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明年、孔子二十八歲、之郯、見郯子而問禮。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時有見程子於塗、傾蓋而語之事。明年、孔子二十九歲。適晉、學琴於師襄、習其志、而見文王操焉。師襄避席再拜曰、吾子聖人也。是歲、冉雍、冉求生。明年、孔子三十歲。適周、問禮於老聃、因適衛、

過秦境界，不入，反魯。是歲，齊景公適魯，使晏嬰迎孔子，與語說琴張將弔宗魯，孔子正之。子產卒，孔子悲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明年，孔子三十一歲，景公遣使聘孔子，子遂適齊，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辭，反魯，道始尊，弟子信從者衆。是歲，高柴生。明年，孔子三十二歲，在魯，設教，衛端木賜生。明年，孔子三十三歲，適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時居於外館，景公

造焉。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曰、釐王之廟也。既而使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明年、孔子三十四歲。孟釐子卒、孟懿子嗣、與南公[2]敬叔師孔子學禮。南宮敬叔請於魯昭公、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同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覩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

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之所以盛也。既而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入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慮哉。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語以四戒。去周、老子送子曰、當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他日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德之不修、學

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他日、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時齊晏嬰、墨學也。宋墨翟爲非儒、非樂之説、以詆孔子。老氏之徒楊朱亦爲論非孔子。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自周反魯、道彌尊、弟子日進、秦商、仲由、閔損、冉耕之徒咸受學焉。南容三復白圭、孔子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四教、文、行、忠、信。雅言、詩、書、執禮。罕言利、命與仁。不語怪力亂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明年、孔子三十五歲。季平子僭、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衆、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鬭雞故得罪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

三家共攻昭公、公師敗、奔齊。時公居於長府、欲逐殺季平子、以及於難。先是、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至是、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取魯之鄆邑以居昭公。孔子三十六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是歲樊須生。明年、孔子三十七歲歸魯。見延陵季子葬子、以爲合禮。復適齊。明年、孔子三十八歲。顏淵生。孔子三十九歲、四十歲、四十一歲、四十二歲、皆在齊。齊景七年、齊人高柴、公冶長從

游。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曰、孔子儒者、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反於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

孔子在齊時、往觀呂梁之水、因而至吳。又遊越。時吳闔閭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孔子、孔子答以防風氏之骨。吳客曰、善哉聖人。是歲、公西赤生。明年、孔子四十三歲。定公元年、季平子强僭、陽貨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衆、生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衛人端木賜、秦人石作蜀、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以及商瞿、梁[3]鱣、巫馬施、冉雍、冉求、皆及門、還入洙泗、設教杏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陽貨欲見孔子、

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瞰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是歲適陳、有若生。明年、孔子四十四歲、在魯。衛卜商生。孔子四十五歲、在魯。吳言偃生。孔子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夫物惡有

滿而不覆者哉。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明年、孔子四十七歲。季平子卒、陽貨囚季桓子、與盟而醳之。時公山弗擾爲費宰、侯犯爲郈宰、皆倚陽貨、各以邑叛。弗擾召孔子、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季桓子立、孔子爲中都宰、陽虎將以君之璠璵斂、平子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乃止。桓

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物，問孔子曰，得狗。子曰，以丘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𡏟羊。齊有一足之鳥，④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有屈一脚，振肩而跳，其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是歲，曾參生。郰隱公貺即位，將冠，使大夫因仲孫問禮於孔子，孔子告以如世子之冠，有冠頌。是歲，孔子

始讀易、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明年、孔子四十八歲、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强弱異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遊。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爲墳、庶人懸棺、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於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歲、顔

孫師生。明年、孔子四十九歲。進位司空、別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是、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是歲、陽貨竊魯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不齊生。明年、孔子五十歲。由司空爲司寇、國人誦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設法不用、無奸民。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

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5]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孔子與於蜡[6]賓、既游於觀之上、言偃侍、喟然嘆曰、夫魯之郊與禘皆非禮、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

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歲、冉孺、曹䘏、伯虔、顔高生。明年、孔子五十一歲。當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日、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歲、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是孔子有執轡之論。孔子通問於高昭子、於是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

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時原思爲孔子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是歲、陽貨奔齊、齊將執之、逃奔晉、歸寶玉大弓於魯。孔子五十二歲、爲大司寇、攝行相事。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逾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豫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别途、耕者遜畔、行者遜路、道不

拾遺、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先是、齊魯侵伐無寗歲、孔子用魯、於是春及齊平。夏、齊景公會魯定公于夾谷、孔子相。黎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

以甲車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邱據曰、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是歲、好會成、孔子聘於齊。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⑦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既聘、返魯。明年、孔子五十三歲。齊晏

子卒孔子遣代弔、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是歲、孔子學易。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明年、孔子五十四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言於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與⑧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孔子薦閔子爲上卿、不用。齊犂鉏計沮孔子曰、鄰國有聖人、己國之憂也。歸魯女樂、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不稅冕而行。爲雉噫之歌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於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

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是歲、叔仲會生。明年、孔子五十五歲。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不果行。於是子適衛、冉有僕、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至儀、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衛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衛、主於子路妻兄顔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禄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彌子之

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孔子曰、有命。竟不主彌子。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是時衛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居十月、去衛、適曹、至宋。明年、孔子五十六歲、自宋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焉五日。弟子懼、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顔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他日、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明年、孔子五十七歲。自匡過蒲、月餘反衛、主蘧伯玉家。時公叔文子爲大令尹、治嚴而家富、孔子問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

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也、有淫行、遂世子蒯聵出奔宋、使人求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居衛月餘、靈公與南子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

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他日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則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去衛、過曹、曹伯陽不答。去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時孔子不悦於魯、衛、遭宋司馬桓魋、將要而殺之、[9]代其樹。孔子微服而過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時桓與弟子頎子車同惡、將爲亂。魋弟司馬牛從孔子遊、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司馬牛

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孔子自宋適鄭、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焉、其長九尺六寸、河目龍顙、其頭似堯、其頂似皋陶、其肩類子産、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似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子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去鄭、適陳。是歲、魯定公薨、哀公立、明年、

孔子五十八歲。歲當阸、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時爲陳侯周臣、陳侯賓之上館。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

矢貫之，石砮⑩其長尺有咫。陳侯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公使人求得之故府，金櫝如之。陳侯就孔子，燕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其桓、僖之廟乎。桓、僖之親盡矣，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貢曰：君今知之可以⑪，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歲、子貢始用於魯。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訃、反魯而弔、居魯、與弟子講學。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記曰、顔淵十八、天下歸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顔淵、季路侍、有盍各言爾志之問。子路、顔淵以次對、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有知爾何以
之對。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孟武伯師事孔子、問孝、
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時有樊遲從遊、問知、問仁之答。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夫子何爲對
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齊
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
之爲大也。是歲、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明年、
孔子五十九歲。自魯將適晉、晉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
中牟、趙氏家臣佛肸爲中牟宰、以中牟畔、召孔子、欲往。子

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終亦不果往。復適陳、會陳湣公初立、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夫差侵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

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至衞，衞靈公問曰：「蒲可伐乎？」孔子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焉，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得志而殺之。君子

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乃還、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衛、復主蘧伯玉家。初、伯玉以史魚薦仕、時已不仕。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衛人從後削其跡。復如陳。是歲、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衛出公。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冉有

問於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明年、孔子六十歲。齊助衛圍戚、以蒯聵在故也。孔子在陳、時被兵久、孔子無上下之交、暴露而居於桑落之下、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陳湣公起陵陽之臺、未畢、數殺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

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張書諸紳。秋、季桓子病、輦而觀魯城、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

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明年、孔子六十一歲、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是歲、魯亳社災。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明年、孔子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

悅、遠者來。葉公語孔子曰、吾黨之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以葉公可與言、在葉日久。時宰予爲齊大夫、使楚。子貢爲楚信陽宰、葉公實薦之。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

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於是昭王使使奉金幣聘孔子。時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王獲而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能獲焉。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⑫此楚王之應也。明年、孔子六十三歲、自蔡適陳。吳伐陳、楚救陳、昭王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來聘孔子。子貢自信陽至、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聖人、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𠕇陳、

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相與發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時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子貢、顏淵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顏淵以次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使子貢之楚、楚昭王發兵迎孔子。孔子浮海至楚、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既

見昭王，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會昭王有疾，不祭河神，孔子曰：「楚昭王可謂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昭王尋卒於城

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自楚反蔡、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

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自蔡反、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

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明年、孔子六十四歲。時衛君輒父不得立、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衛。於是子路爲蒲宰。孔子過蒲、有三善之嘆、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時子貢爲衛大夫、結駟連騎而過原憲於窮巷。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在衛、出遊於吳、題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遇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贈之。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他日、曰、魯衛

之政、兄弟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莫之難矣。夫子擊磬之地在於朝歌。朝歌城北有殷太師墓、夫子題曰、殷比干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娣、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欲

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有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閑之則可矣。康子乃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十有一歲、而反乎魯、蓋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也。明年、孔子

六十五歲。居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⑬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没吾世、不敢復以儒爲戲矣。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

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公曰、吾於是廢山澤之禁、施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又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又問、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政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時孔子弟子子賤爲單父宰，季路、冉求、仲弓爲季氏宰，有若仕於公室，樊遲仕孟氏。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又曰：雍也可使南面。子

夏，仕爲魯大夫。吳與魯會鄫，徵百牢。吳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貢對以周禮，吳止百牢之徵。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我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于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季氏遂不果伐。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亦不果使。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明年、孔子六十六歲。丌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哭、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由是子路去魯適衛、爲孔文子邑宰、子羔亦仕衛。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述三代之禮、於鄒蒙嶧、洙泗杏壇之間。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甚

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於是討論墳典、刪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凡百二十篇、序其略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自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

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遂以詩授子貢、子夏。明年、孔子六十七歲、定禮樂、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因歎曰、師

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去官久、感被樂者無人云。於是明習禮樂者、稱子游、子夏、有若。時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闕黨童子叔仲會於孔族年相比、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將命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竝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他日、語武伯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明年、孔子六十八歲、晚而喜易、作十翼以贊易道、爲上彖、下彖、大象、小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

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遂以易授商瞿、子夏亦傳易。至是備王道、成六藝。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牢曰、子云、我不試、故藝。明年、孔子六十九歲。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適季氏、不經、孔子投經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

弔者不經、禮也。退而曰、居上不寬、爲下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是歲、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師不逾溝、樊遲請三刻而逾、逾之。右師奔、孟之反後入以爲殿。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冉有用矛於齊師、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五月、哀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鄫之盟、哀公不欲、使子貢對。使

者曰、盟所以周信也。今曰必尋盟、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衛孔圉既葬、謚曰文子。子貢聞之、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是歲、孔子之孫伋生。伯魚卒。伯魚生於昭公九年。既長、昭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以哀公十二年卒。後數月、顏淵卒、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

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顔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他日、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於季康子問、亦云。明年、孔子七十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先是、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

聽。至是用田賦。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侍食於哀公、設桃與黍。君祭、孔子先飯黍而後飯桃、君問焉、曰、黍爲五穀長、不聞以賤雪貴。一日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矣。明年、孔子七十一歲。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於大野、獲焉、於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他日、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喟然嘆曰、莫吾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子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⑭

天乎。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吴越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

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因所感以此終也。是時春秋、孝經既成，孔子與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告備於天，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黄玉，其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孔子

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子游、子夏侍側問孝、並作孝經時語。是歲子路在魯、小邾射來奔、季康子命子路要之、子路不許。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齊陳恆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謂弟子曰、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吴、彊晉而霸越、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獘吴、

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於是子路復之衛、爲孔文子之子孔悝邑宰。是歲、齊陳成子攻殺宰予於庭、因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明年、孔子七十二歲、孟懿子卒、孔子往弔。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歲、伯牛卒、仲弓亦卒。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

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歲冬閏十二月、衞蒯聵自戚來攻出公、出公輒、封孔悝盟、子路結纓而死。出公之難、出公奔魯。孔子聞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已而果死。夫子哭之中庭、曰、噫、天祝予、天祝予。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使者曰、醢之矣。遂命復[15]醢。明年、孔子七十三歲。夏四月、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即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丘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逮將死矣。遂病。康子饋藥、

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疾革，哀公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前後。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也。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殁於魯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余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子

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爲之志、兼用三代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以松柏、泗水爲之逆流。弟子多家於墓、行心喪之禮。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

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毁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

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

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孔子没時，子思五歲，嘗受業曾子於家廟。既

長，居於衛，爲衛侯臣。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因薦苟變於衛侯。在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上下二篇，以昭明聖祖之德。後反於魯，爲繆公師。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子思，乃歸隱，教授其徒數百人，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子思生白，字子上。

按孔子生卒年月，嚮多聚訟，而仕止久速先後紛糅，其孰從而辯之。所憑據者，左傳、公羊、穀梁、國語、家語、

史記孔子世家及弟子列傳、韓詩傳諸書爲最古而近真。然就諸書之中，已自齟齬難合。若孔氏志、先聖本紀、祖庭廣記、孔庭纂要、孔氏世譜、孔子圖譜、歷聘紀年、闕里志，其後以至潘氏通紀、素王紀事、聖門志、聖賢冢墓志、事蹟圖譜、辨等書，又其後已浸淫轉寫、愈失本來，沿流不若尋源，披枝會須見本。愚必取近古之原文爲主，以後來之流傳爲客，參其牴牾之故、去其擅改之譌。如誅少正卯、本見家語，而朱子疑其不實。以至南宮敬叔之請車適周、晏子尼谿之沮、都

宰司空之治、冉有訪田賦、子路要盟之事、後來季本圖蹟妄辯、亦因疑爲不實。至其所稱實者、年歲卒見淆譌、作意必、意或云云、抑何敢於顛倒無稽也。即如委吏乘田、明是少賤爲貧之官、見孔氏志、而妄連於司寇之比年。主顏讎由、謝彌子主、明是靈公餘桃之日、見戰國策、而妄移於衛輒之既立。小邾要盟、自在獲麟之歲、子路復往仕衛、死衛之時、而妄詈左傳爲誣。此圖譜辨之至舛也。至如史家之辭、先經起義、後經終事、并在一筆、匪云同時。孟釐子屬敬叔懿子師

孔子、自在釐子不能相禮之年、二子往師孔子、自在及釐子卒之歲、相去遠隔。史記於司樴吏之下、即有由是而司空、已而去魯、斥于齊、逐乎宋衛、困乎陳蔡之閒、於是反魯一段、蓋總絜後文、以起義終事之旨、跌宕頓挫其閒。而昧者謂謬記孔子早歲之事、毋乃爲龍門掩口乎。若夫攝相明明是魯哀十二年、而朱子以爲十四。反魯明是孔子六十四歲、而朱子以爲六十八、此大左也。更有兩事而譌爲一事者。如絕糧一在陳、爲厄上下之交。一在陳蔡之閒、爲兵拒不得往

楚。一學易在五十之間，一贊易在七十之前。而執彼疑此，則紛紜無已矣。若夫子退，必修詩書禮樂，一生皆然，記宜數見。刪述之業，老乃畢功。惟春秋則止一番作，略耳。愚述論語年譜，就諸書柄鑿矛盾之處參互會通，辭期無礙，義歸決定，從古什九，從今什一。記傳得論孟而鏡光可交，論孟得記傳而符券可合，所不敢懸虛附會者。惟汎論道德與評誨及門，至追評昔人往事，如令尹子文、柳下惠、孟公綽二臧孫輩，不與孔子同時者，不入年譜。伯魚、子思諸書顛末並不

詳。闕里志所載孔子閒居、子思再拜請對、及宋大夫樂朔問答語、以至不受魯相事、悉本孔叢子、文不雅馴、不足考據。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名、蓋贋書也。今禮記四十九篇、而孔叢子云四十九篇、明係傳譌。藝文志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又禮家、中庸說二篇。蓋稱子思子二十三篇、實該中庸。稱中庸說二篇、實該大學。今小戴禮記所載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庸在學先。現存十三經監本禮記、一經中無別出、則知中庸上下篇外無子思子。小戴記無全曾子書、

大戴記乃有十篇曾子書、手筆、意旨與大學懸絕、卽十目所視三句、特標曾子曰、便曉非曾子書矣。子思生平、史無記事、茲特本孟子稱述及賈誼新書所載、附見孔子。蓋孟子自稱私淑諸人、本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猶在見知聞知中也。記稱、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世多疑之。按、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不當年者、曰野合。時叔梁紇年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生孔子、而尋卒、故云。又孔子生卒年月、諸書竝存疑義、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同於夏正建寅者計之、蓋生于周襄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申時。其所生八字、實己酉、乙亥、庚子、甲申也。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日。

校記

①鄒子：當作「郰子」，見《左傳・昭公十七年》。

②南公：當作「南宫」，見《論語・憲問》。

③梁鱣：當作「梁鱣」，見《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

④烏：當作「烏」，見《孔子家語》卷三《辨政》。

⑤常：當作「嘗」，見《論語・鄉黨》。

⑥踖：當作「蜡」，見《禮記・禮運》。

⑦縮縮：當作「蹜蹜」，見《論語・鄉黨》。

⑧與：當作「于」，見《左傳・定公十二年》。

⑨代其樹：當作「伐其樹」，見《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

⑩石努：當作「石砮」，見《孔子家語》卷四《辨物》。

⑪以：當作「矣」，見右引書。

⑫密：當作「蜜」，見右引書卷二《致思》。

⑬冠冠：當衍一「冠」字，見《禮記・儒行》。

⑭於：當作「折」，見《孔子家語》卷四《辨物》。

⑮復：當作「覆」，見右引書卷一〇《子夏問》。

孔子年譜輯注

清・江　永　編撰
清・黃定宜　輯注
楊世文　校點
蔣宗許　一審
周　斌　二審

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孔子年譜輯注》一卷，清江永編撰，黄定宜輯注。道光二十七年萍鄉文氏刻本。

江永（一六八一—一七六二），字慎修，婺源（今屬江西）人。爲諸生數十年，博通古今，專心《十三經注疏》，而於《三禮》功尤深。著《禮經綱目》凡八十八卷。引據諸書，釐正發明，實足終朱子未竟之緒。嘗一至京師，桐城方苞、荆谿吴紱質以《禮經》疑義，皆大折服。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明推步、鐘律、聲韻。其於經、傳稽考精審。所著有《周禮疑義舉要》七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律呂闡微》十卷，《律呂新論》二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四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河洛精藴》九卷，《推步法解》五卷，《近思録集注》十四卷等數十種。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二。弟子甚衆，而戴震、程瑶田、金榜尤得其傳。

江永原撰者本題作《孔子年譜》，主要據《史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等文獻輯成，較簡略。龍州人黄定宜爲之作「輯注」，補充了大量資料，並廣徵阮元、閻若璩、姚鼐、毛奇齡、錢大昕、何焯等人之考據成果，不僅引用資料豐富，而且側重考證，信而有徵，具有較高之學術價值，故今合題爲《孔子年譜輯注》。

孔子年譜

新安江　永愼修著
龍州黃定宜半溪輯注
萍鄉文　晟叔來訂刊

己酉　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一歲。

江愼修曰、生年從公羊、穀梁傳、月日從穀梁。

又聖蹟考曰、史記孔子世家、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按、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周靈王之二十年也。公羊、穀梁皆謂孔子生於是年。二家去聖未遠、當必有據。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庚子者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

遷年表、世表舛錯者非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朱子論語序說既引史記、不得不依其生年、然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係之、則亦誤。二十二年七月有辛酉、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以此推前後月日、則庚戌歲十一月當甲辰朔、不得有庚子矣。竊謂孔子生年當以二傳爲信、月日當以穀梁爲信。史記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三歲、每少一歲也。

按、春秋三傳皆用周正。公羊傳、桓公八年冬十月、雨雪、何休注、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未當雨雪。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何休注、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冰。史遷因公羊傳書十一月孔子生、遂從周正以屬明年、是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正月矣。然經書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十月庚辰朔、杜征南長厤遞推二十二年正月爲戊申朔、不得有庚子、故索隱直謂史記誤也。

路史餘論、予曩繹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靡有定說。珞琭子云、宣父畏以元辰。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申時生。按庚戌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厤其年二月

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卒，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蓋十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申，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庚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

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

困學紀聞、公羊傳於襄二十一年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於二十年十月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注經云、此年仲尼生。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爲襄二十一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生。杜注從史記。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然以年則公穀、史記有一年之差、以月則公穀有一月之差、今不可考。

閻百詩曰、按王氏後、宋景濂有孔子生卒歲月辨一篇、生主公穀、歲己酉、卒主左氏、歲壬戌、相距則七十四年、與世所傳

孔子年七十三者、不合。辭雖辨、實不通歷法。近黄太沖以歷上推、斷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建酉之月二十七日庚子、與羅泌路史脗合、余亦推以歷數、爲定論。

潛邱劄記、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出孔庭纂要。

按、此卽今俗傳孔子生日所本也。左傳、襄公二十二年九月己巳、伯張卒。杜長麻云、九月乙巳小、己巳二十五日、十月甲戌大、十一月甲辰小、不得有庚子。庚子十月一十七日、夏正八月也。

毛西河經問駮明儒宋景濂孔子生日辨曰、春秋魯史、但記孔子卒、未嘗記孔子生也。孔子之生、僅見于春秋襄二十一年公羊傳文、然與史世家、列傳及家語諸書凡所記孔子出處皆不合、故宋王伯厚直謂此無可考者。今第就公羊所言校之、則實與春秋經文大相剌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公羊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夫經以十月朔爲庚辰、則自庚辰至庚寅十日、庚寅至庚子又十日、其二庚相距祇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爲十月朔日、而傳乃以庚子爲十一月、是一月祇二十日、大不通矣。公羊善悖經、予作春秋傳、歷歷闢之。而後儒亦不善讀春秋、自漢宋至今、並無能實指其

非。甚至洪興祖、馮去疾輩必推算長歷以驗其得失、一何愚也。

按、經文十月庚寅朔、則孔子生於十月庚子審矣。史公尊孔子爲世家、又當公羊學盛行之際、乃記四月己丑卒、而不記十有一月庚子生、豈因十一月無庚子、故沒其文耶。

西河云云、蓋亦人所共知、而措辭未免太過矣。且其云穀梁謂冬十月孔子生、亦不讀春秋者。穀梁何嘗云冬十月孔子生乎。經于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後、又云曹伯來朝、又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然後穀梁云、庚子、孔子生。並無冬十月三字、但附其

文于會商任後，與公羊同。而宋儒不識春秋，妄以前經有月日，而後經不書月日，則多承上經爲言。此經有冬十月，而穀梁不加十有一月四字，則必承上文爲言者。殊不知春秋書例，凡承上文者則傳不另書時日。如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即承云無駭帥師入極，而傳不另書夏字以間之。此承五月也。若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即承之云，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則不承十月，何也？以傳云冬，紀子帛與莒子盟密，另起冬字以間之，則不承十月也。今經云曹伯來朝，而傳即間之云冬，曹武公來朝，則是曹伯來朝時已非冬十月矣。穀梁苟能識公羊之誤，而改承十月，何難别記孔子生三字于冬十月日

食之後，而必越來朝會商任二事，而然後記之。則其同于公羊之十一月，而並非十月，斷可知也。宋氏言非也。

按，古人經傳別行，傳所不釋者，併經文不具，不似後人以傳附經，一一目了然也。隱二年經書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左氏、公、穀皆有傳，開卷瞭然易知。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公、穀有傳，左氏於伯姬歸于紀無傳，無傳則無經，故于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書冬以明之，否則似承上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失事實矣。襄二十一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凡八事。左氏於公如晉、邾庶其、欒盈出奔、曹伯來朝、公會商任五事皆有傳。公至自晉、九月朔日食、十月朔日食三事無傳。無傳亦無經，故書曰：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于商任，錮欒氏也。否則，似承上秋欒盈出奔，失事實矣。此左氏傳也。若公羊、穀梁二傳，則惟邾庶其一事有傳，餘皆無傳。無傳，則無經，何從於曹伯來朝上加冬字。西河蓋誤記左氏傳爲穀梁傳耳。使誠如西河説，庚子孔子生，不承上冬十月，則當如公羊例，書十有一月、十有二月，乃可識别。僅加一冬字，有如此鶻突書

法乎。且公、穀以尊孔子，故特記其生日，而曹伯來朝，公會商任二事，同在十月之內，又無甲子可據，安可攙越聖經，書於此二事之前乎。

宋景濂辨云：史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又差一歲。其日雖與公羊同，而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說，以註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穀說，以註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西河曰：史記作二十二年，亦不知所據。或者二字即一字之訛，亦不可考。但史記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並無庚子二字，而云其日與公羊同，又並無十

一月三字，而云其月，復與穀梁異，直不可解。豈宋氏家藏史記文有別本耶。杜預據史記以註左傳，此見之左傳孔子卒註，若司馬貞說，則即史記索隱註也。索隱未嘗以史記爲誤，景濂引書皆不確，但索隱又大誤者，其云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則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周正十一月，第能爲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爲夏正之正月者。此在孩豎猶知之，而索隱不知，何怪宋氏之夢夢也。

按世家無庚子字，宋景濂說誠未確，而索隱則不誤也。西河謂周正十一月，第能爲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爲夏

正之正月。請以一言解之曰、夏正之九月能爲周正之十一月、夏正之十一月能爲明年周正之正月、蓋同是此月、推前則爲夏正、推後則爲周正、而月名異矣。

然則孔子何時生。曰、吾知孔子之卒已耳。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此策書也、即所云魯史者也。史記卒不記生、不特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但記崩、薨、葬、卒、而略其所生、即黄帝以來、堯、舜、禹、湯、文武亦並無有記生年者。公羊陋識、直起宋元後慶生之節、非古禮意也。若此者闕之可也。

按、尚書、舜生三十徵庸、春秋、子同生。此古史記生例也。西河謂公、穀同作十一月庚子爲不通。近儀徵阮宫保公羊

傳校勘記引陸氏經典釋文、謂公穀原本同作十月庚子、

與西河正相反、而孔子生日可定矣。

錢少詹養新錄曰、賈逵注左傳、於襄公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二十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予以三統術推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己卯朔、其月二十二日庚子、是爲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注左傳亦合。

又曰、何休注公羊傳云、時歲在乙卯。疏作己卯、二文當有一誤。疏云、何氏自有長厤、不得以左氏難之。案、魏晉以來、推襄二十一年皆

云己酉、而何氏乃云乙卯、故疏家依違其詞、謂何氏別有長厤、亦無明文可證。今以三統術超辰之法計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實沈、太歲當是乙巳、則何注乙卯必乙巳之譌也。

按、少詹謂己卯必乙巳之訛、安知非己酉之訛。疏謂不得以左氏難之者、因杜注左傳、以孔子生庚戌也。杜長厤謂劉歆造三統、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歆惟得一日食、襄二十七年冬十二月辛亥朔。術比諸家爲最疏。今錢少詹依三統術推得襄二十一年九月己酉朔、十月己卯朔、皆與三傳經文不合、則杜氏之言信矣。杜氏長厤用四分術也。東漢自建武不用超辰、永平不用去分、元和施行四分

庚申元術，自元和至光和百數十年，挾三統甲寅元詘言者，名儒如賈景伯、張平子、蔡伯喈皆議罷之。劉洪用四分法，減其斗分，造乾象術，鄭康成稱其精妙，冠古今，爲之作注。杜亦謂李修、夏顯依杜論體造乾度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與泰始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殊勝云云。杜注左傳，雖誤從史記，以孔子生屬襄二十二年，而長厤所推月日則與三傳合。齊侍郎據長厤以定孔子生年月日，最爲得之。若劉歆月朔與聖經違異，何足據哉。

校勘記曰：釋文作庚子，孔子生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按穀梁傳作庚子，

孔子生。陸氏公羊本與穀梁合、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麻、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

庚戌二十二年、二歲。

辛亥二十三年、三歲。聖父叔梁公卒、葬於防山。

史記云、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正義曰、括地志云、防山在兗州曲阜縣東二十五里。

按江譜從孫遂人說、聖父卒、殯于五父之衢、非也。今仍從史記。詳見後聖母卒下。

壬子二十四年、四歲。

癸丑二十五年、五歲。

甲寅二十六年、六歲。戲陳俎豆。

乙卯二十七年、七歲。

史記顔無繇字路。路者、顔回父、父子嘗異時事孔子。家語、少孔子六歲。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於左。又云、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今錄於譜。史記無而家語有、亦附錄於孔子及諸弟子事蹟、庶有考焉。

丙辰　二十八年、八歲。

丁巳　周景王元年、二十九年、九歲。

戊午　三十年、十歲。

史記仲由字子路、少孔子九歲。

己未　三十一年、十一歲。

庚申　昭公元年、十二歲。

史記漆雕開字子開。家語、字子若、少孔子十一歲。

辛酉　二年、十三歲。

壬戌　三年、十四歲。

史記、有若少孔子十三歲。

癸亥四年、十五歲。

甲子五年、十六歲。

史記、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

乙丑六年、十七歲。

丙寅七年、十八歲。

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曰、昭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按謂病者、不能相禮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

按、昭七年、孔子年十八歲。史記云十七歲。索隱所謂每少

一年也。時孟懿子、南宮敬叔尚未生也。

史記、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索隱曰、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即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

毛西河經問、檀弓記孔子殯母、與史記同。其母死之年、與史記異。檀弓、葬母之時、門人後至、且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

則似孔子已年長矣。若史記、則孔子葬母在爲兒嬉戲之後、未嘗有門弟子也。在爲季氏委吏之前、未嘗去魯他適、有所爲東西與南北也。且又云、孔子要經就季氏之饗。孔子年十七、則明有其年。而家語亦載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與史記同、則檀弓爲稍疎矣。雖孔母生前不一出門、不能告墓所、則孔子稍長、亦並無礙。但史記則更可據耳。

惜抱軒筆記、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史記序此在兒戲陳俎豆之後、年十七、孟僖子卒之前、且云季氏享士、要經與往、則是母喪朞而小祥之後、年十五六、可與兵革之役矣。然則母亡時正年十三四也。十二歲前、母未告父墓所

在不能往展此於情事無可疑又其母亡非卽外殯殯寢三月當葬矣乃送至五父之衢五父之衢乃四字里名非殯於衢路所殯亦邑外可葬地也古人殯亦掘坎而其上畢塗與葬相似此亦正如今人之浮厝耳故見之者以爲葬待訪知父墓而後合葬此正見聖人幼時卽善處疑事太史公必見眞家語其紀年皆可推尋不誣烏有如陳澔所疑之事哉

索隱曰家語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不非之也今此謂孔子實要經與饗爲陽虎所絀亦近誣矣一作要經要經猶帶經也故劉氏云嗜學之意是也

按今家語公西赤問篇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

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云云。止屬空言、並無其事、故索隱以史記爲誣也。毛、姚二公猶據以爲證、殊不可解。

閻百詩潛邱劄記曰、甚矣、檀弓之多誣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是爲魯昭公七年丙寅、孔子甫十七歲。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敘其坐次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計此時尚孩幼、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即此以推、則世傳孔氏三世出妻、以爲實本檀弓者、非唯不足信、抑且無所庸其辨焉矣。

丁卯 八年、十九歲。娶宋开官氏。

幵官氏、闕里文獻考作亓官氏。

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云、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幷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幷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

說文第五、丌、下基也。薦物之丌、象形。凡丌之屬皆从丌。讀若箕同。說文第十四、幵、平也、象二干對構、上平也。凡幵之屬皆从幵。徐鍇曰、幵但象物平、無音義也。古賢切。說文第六、枅、屋櫨也、从木幵聲。古兮切。櫨、柱上枅也、从木盧聲。枅、闌足也、从木付聲。甫無切。栟、櫚也、从木、幷聲。府盈切。說文第八、幷、相从也、从从、幵聲。一曰从持二爲幷。府盈切。段玉裁注曰、二下脫

干字。或曰當出幷幷篆从入持二干爲幷，猶又持二禾爲兼也。俗幷字所本。又說文九栭，楶也。椽，楶也。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楶，齊魯謂之桷。

顧南原隸辨云，案家語孔子娶於宋之幵官氏，與此碑同。或作开，誤。又云，韓勅碑陰督郵魯开煇，按玉篇，亓，古文其。類篇云亦姓。通志氏族略有亓氏，本作亓，碑變作开。

王澍虛舟題跋云，隸變以爲家語作幵官，與此碑同，以作开者爲誤。今家語正作开。又按，幵字雖隸法小變，不應書作幵。姓譜列并官于敬韻，引先賢傳亦作并官，至亓官，各書俱無可考。碑陰开煇，开不作幵。

翁覃谿兩漢金石記云、方綱按、集韻、增韻、韻略及唐林寶元和姓纂皆不收此姓、惟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正十四清內有幵官複姓、注引先賢傳。顧南原隸辨、吳山夫金石存亦皆以幷爲是。方綱又於江南府學見元明加封詔書碑、皆書作幷。楷隸相證、可以無疑。

何義門曰、自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及宋本東家雜記皆作幷。

張烜曰、宋大中祥符元年鄆國夫人勑亦曰幷官氏。

家語疏證案、亓古其字。左桓六年傳正義引作幵官、譌。幵音堅。毛本家語作上官、更譌。其實乃幷官也。錢氏大昕跋元至順二年加封孔子父母及夫人幷官氏詔云、攷韓勑禮器碑

本作𢍰官、宋祥符追封及此詔亦皆作𢍰官、文字明白可證。家語傳寫之誤。廣韻引魯先賢傳孔子妻𢍰官氏、今本亦誤爲亓。蓋流俗相傳、失其本眞。惟石刻出於千載以前者、信而有徵也。

阮宮保左傳正義校勘記云、監本、毛本作幵、宋本作𢍰、段玉裁云作𢍰、與漢禮器碑合。

謹按字典亓部云、集韻其、古作亓、又姓。唐亓志紹、宋亓贇、明亓宣、亓驥。𠂤部官云、又姓、又複姓三氏、晉王官氏、魯亓官氏、楚上官氏。明史東林黨人有齊黨亓詩教、官應震、亓官二氏或出亓官、猶伊姓、祁姓之出伊祁。說文、幵音五兮

切、似卽孟子之幭題。古音支、微、齊、佳、灰同部、支又通庚、青蒸也。亓、亓、幷三字似宜並存、卽禮器碑亦幷、幵並列也。

戊辰 九年、二十歲、爲委吏。子鯉生。

己巳 十年、二十一歲、爲司職吏。

庚午 十一年、二十二歲、始教闕里。

閻百詩四書釋地云、闕里、宋版家語作闕里。闕里有二、一在魯城中、見漢梅福傳。一在泗水縣南五十里、以孔子生於此、遂以闕里名之。見史記正義。

左傳十一年五月、孟僖子會邾莊公於祲祥、反自祲祥、宿於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邱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辛未十二年、二十三歲。

壬申十三年、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合葬於防。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蓋殯也。問於郰曼音萬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江愼修曰、按此章爲後世大疑、本非記者之失、由讀者不得其句讀文法而誤也。近世高郵孫邃人濩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甚有理。蓋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實淺葬於五父之衢。左傳杜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據定

八年陽虎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似五父衢在城外。括地志謂在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未知孰是、五父衢即在城內、衢旁有空地可殯棺、當亦有之。因少孤、不得其詳、年少、或不親見其實土之淺深。不惟孔子之家以為已葬、即道旁見之者亦皆以為已葬。如今人有權厝而覆土、謂之浮葬、正此類。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卜兆于防、惟以父墓淺深為疑。如其殯而淺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葬而深也、則疑體魄已安、不可輕動。其慎也、蓋謂夫子再三審慎、不敢輕啓父墓也。鄭氏破慎為引、無義理。後乃知其果為殯而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蓋唯郰曼父之母能道其殯之詳、是以信其言、啓殯而合葬於防。殯郰大夫而郰人親其役、是以曼父之母得其詳。蓋殯也當在問於郰[1]曼父之母句下、因屬文

欲作倒句、取曲折、故置在上。檀弓固有此文法。如此讀之、可爲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

按孔子不知父墓事、辨論者多矣。惟馬氏希孟曰、叔梁宋人、喪葬之制蓋從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以檀弓解檀弓、可與史記疑其父墓處疑字相發明。正義曰、不委曲適知父柩之所在。索隱曰、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塋域也。惟疑、故問。問斯得之矣。且母卒時孔子年二十四矣、猶曰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非有鑑於弗識而遂至於不可知乎。古不豫凶事、孔子自不可以後來合葬之事問母、檀弓亦無母不以告之文、而史記

曰、母諱之。是史誣也。史文不合經傳者多矣、康成又據史以注禮記曰、母恥焉不告。尤誣也。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妄。孔穎達亦據家語、謂母以幼少之女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蓋欲伸鄭也。然欲伸鄭而實母以不告之羞、可乎。馬昭謂家語王肅所增加、非鄭所見。孔據家語、又安能伸鄭詘王乎。今試取春秋傳以明之。魯襄公十年、偪陽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十七年、齊高厚圍臧紇于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觀此二事、是爲叔梁公旅力方剛之時、不過強仕之年、而以較及

奔之女、則爲長耳。故顏父曰、鄹大夫、聖王之裔、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閱三年、爲襄公二十一年、而孔子生矣。若年餘七十、則番番良士、旅力既愆、尚何貪乎。陳雲莊極辨此事、謂馬遷爲野合之誣、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使孔子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江愼修取孫邃人之說、謂孔子父實殯於五父之衢、讀者失其句讀、遂誤解檀弓、而不知其說頗多疏漏也。子思曰、喪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喪大記曰、爲後者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古殯葬必如期、安有殯之二十餘年而不葬者。士喪禮、掘肂見衽。安有殯而不知其深淺者、又安有實殯而人以爲葬者。夏后

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安有殯於五父之衢者。至如鄭注謂孔子隱於就問，殯母於衢，以發問端，又安有聖人而拙於作僞如是者。故殯而非葬之釁，窆不如墓而不墳之有據也。今當合史記、檀弓爲一說，曰：孔子生三歲而叔梁公卒，葬於防山，用殷禮，墓而不墳。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卒，問郰曼父之母，然後往而合葬於防，與史記合矣。江愼修年譜謂啟父殯往合葬於防，不可從也。雖然，檀弓亦非可盡信也。伏讀

欽定禮記義疏曰：案孔叢子此說生於李由之對魏王。當時孔

子順己斥其造謗誣聖，不足據也。此義明，而注疏之紛紜見睍聿消矣。謹案，孔叢子陳士義篇曰：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聖賢亦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耳。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父者也。孔子母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孤，葬問鄹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也。此其

事也。或曰、孔叢子之言若是、其可信歟。余曰、隋志稱孔叢子孔子八世孫孔鮒子魚撰。朱子謂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今觀少孤不知其父數語、較檀弓爲易解。李由假不知父墓以造謗言、如曰不知其父、曰孤葬是也。詰墨篇舉墨氏之誣孔子凡九事、今墨子之書皆有之、則其言亦遠有端緒矣。李由一事、又何疑焉。

毛西河經問、唐司馬貞謂孔母徵在以少寡爲嫌、未經送葬、故實不知、非諱之也。則年少孤、婺古今不乏、未有少寡不送葬者。若孔氏正義謂固已送葬、亦知墓所、但不告以柩之所在、則墓與柩一處、知墓不知柩、于理未合。果爾、則但當殯防、

不當殯五父衢矣。凡此諸說、皆欲曲爲之解、而必不可得、不知其事有甚常而不足怪者。古最重墓祭。周本紀、武王祭畢。馬融謂畢者、文王墓地。韓詩外傳引曾子曰、椎牛而祭墓。而孟子稱東郭墦間之祭者、誠不知漢儒何以有古不祭墓之說、以致魏文作詔、皆以禮無祭墓爲辭、此皆失禮之最著者。但既名曰祭、則必備牲牢、而男婦共之。故周禮墓祭且有爲后土氏扮尸之例。是以漢朱買臣傳、見故婦夫妻上冢、而宋人祭墓詩亦有夜歸兒女笑燈前之句。則凡屬祭廟祭墓、必夫婦與俱、迭爲進獻。而苟夫亡而妻存、則雖在家廟、亦無寡婦主祭之理、何況于墓。是即叔梁紇非老夫、顔氏非少女、亦

孰有煢煢孤嫠、可公然出外行野祭者。則是送葬以後、全然不一至墓所、而況孔子甫生而父死、甫成童而母又死、其不知父墓宜也。此皆禮之無足怪者也。祇檀弓記孔子殯母與史記同、其母死之年與史記異。檀弓、葬母之時、門人後至、且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則似孔子已年長矣。若史記、則孔子葬母在爲兒嬉戲之後、未嘗有門弟子也。在爲季氏委吏之前、未嘗去魯他適、有所爲東西與南北也。且又云、孔子要經就季氏之饗。孔子年十七、則明有其年。而家語亦載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與史記同、則檀弓爲稍疎矣。雖孔母生前不一出門、不能告墓所、則孔子稍長、亦並無礙。但史記則更

可據耳。

按正義曰、不是全不知墓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說甚明晰。蓋古人族葬、自防叔至叔梁已三世、既墓而不墳、則塋域之內、同爲一壟、並無崇封可識。揚雄方言所謂凡葬而無墳謂之墓也。西河瀾翻古不墓祭之說、以攻正義、似乎墓墳不分。若要經與饗、索隱已斥其誣、何足據哉。

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正義曰、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記載仲梁子、故知也。

按、六國時人好誣古聖賢以便其私。孟子所辯舜、禹、伊尹、孔子之事是也。李由因孔子不知其墓、造爲不知其父之謗、檀弓因不知其父之謗、譌爲不知其墓之説、其紐合爲一事者、乃史遷、康成也。依違其閒而不悉辯者、小司馬、孔沖遠諸人也。遵禮記疏義、竝以檀弓爲不足據、乃可以息萬世學人之喙矣。

癸酉 十四年、二十五歲。

按家語、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曾參問孔子曰云云。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時尚未生、其不足信如此。

甲戌 十五年、二十六歲。母喪既祥。

乙亥 十六年、二十七歲。

丙子 十七年、二十八歲。學官於郯子。

左傳杜預注、於是仲尼年二十七。江慎修云、以生己酉數之、二十八矣。

丁丑 十八年、二十九歲。

戊寅 十九年、三十歲。

史記、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商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冉雍字仲弓、家語云、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己卯 二十年、三十一歲。

史記、顏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魯昭公之二十年孔子年三十矣。按以已酉數之、三十一矣。

庚辰　二十一年、三十二歲。

史記、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

辛巳　二十二年、三十三歲。

壬午　周敬王元年、二十三年、三十四歲。

癸未　二十四年、三十五歲。適周、反魯。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

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制。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流爲江河。緜緜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

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自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江慎修曰，按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有吾從老聃助葬，遇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

毛西河經問曰、孔子適周、問禮老子、見家語、史記、禮記諸書、本是實事、然但有其事已耳、不必問其年。史記世家曰、魯昭公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五者、此記夫子反周後、齊魯構伐之年、並非記孔子適周年也。閻氏據禮記曾子問載孔子從老聃助葬、及堩見日食、而春秋昭二十四年夏五月恰記日食、且恰入食限、則斷在此年。而不知春秋經有前文也。前文明云、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然後曰、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則是孟僖以二十四年二月死、距五月日食裁得三月、毋論敬叔師事夫子、在僖子將死所命、此時斷未及師事。即使師事已久、而大夫三月而葬、當此卒哭祔廟

之際，出廬中門，尚未有日，乃得以一車兩馬從其師適周問禮。此不特誤讀諸書，并誤讀禮記、春秋，而以爲定論，吾不許也。況春秋日食凡三十六，而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必二十四年也。且所記日食，食之已耳，並無分數，無所謂入限不入限也。且及堩謂在道，如喪禮不免于堩，堩者道也，非經限也。

按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有禮者從之。老聃善禮，豈不聞知。或僖子請於魯君，使孔子適周，後人訛爲敬叔耳。閻潛邱謂適周在昭二十四年，則敬叔年甫十三，且正居父喪，如江慎修、毛西河之説，是當闕疑也。

甲申　二十五年，三十六歲。九月，昭公孫于齊，孔子適齊。

聖蹟考曰、按昭公二十五年奔齊、世家敘適齊於此年、是也。謂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未必然。歷聘紀年前此無適齊之事。昭二十年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不至、有論虞人語。蓋在魯聞而論之、而家語正論解謂孔子在齊、非也。年譜於三十一歲當昭二十一年、書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在齊、辭廩邱。三十三歲在齊、對釐王廟災。蓋因史記而誤也。世家敘事錯謬、既以適周事敘於昭二十年之前、又於昭二十年云、孔子蓋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秦穆所以霸、孔子對之、而景公說。年譜遂意明年有來聘適齊之事。考之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

十二月疾瘳、而田沛何嘗有適魯之事。豈齊侯來而春秋不書乎。家語亦載此事、今竝削之。

乙酉二十六年、三十七歲。在齊、反魯。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沮之、孔子反魯。

四書釋地續、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即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歎老嗟衰、時

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毛西河經問、叔孫宣伯以成十六年奔齊、當是時、未嘗納其女于齊靈也。至襄二十五年立景公時、傳云叔孫氏還納女于靈公而嬖、乃生景公。則其還時、實不知在何年。其納女靈公亦不知在何月日爾。時成公方怒穆姜、又未死、季文孟獻皆在朝用事、而通國之人共爲盟戒以逐之、至臧武仲奔邾時、尚能引其辭以明監戒、而謂十六年奔齊、而即能還魯、此夢語也。且年必有定、其所云十六七年者、十六乎、抑十七乎。十六則景公立年當二十七、十七則其立年當二十八、天下

無兩歧其數以記年歲者如是則六十非六十也一云杜註叔孫還是齊之羣公子名則齊無叔孫氏大誤

按閻氏謂景公年近六十亦約略言之西河謂成十六年僑如未嘗納女而以叔孫還爲僑如還魯謂杜注叔孫還爲齊羣公子大誤此則西河未撿左氏傳之誤也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以命宣伯計至成公十六年十月僑如奔齊凡四十二年其女可以納矣乃因齊羣公子納女於靈公而嬖因以通於聲孟子使立於鮑國之閒此奸佞所爲猶是在魯故智至十二月懼再得罪自齊奔衛其在齊不過兩月納女在成十六年爲齊靈七年可

以無疑。其年十二月，魯召叔孫豹於齊而立之，僑如安得還魯。僑如在衛，亦閒於卿。杜注云傳終言僑如之佞，則僑如死於衛矣。又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齊侯討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於句瀆之邱，公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二十八年傳云，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買在句瀆之邱。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杜注所謂齊羣公子也。魯亦有叔孫還，見定十一年及哀五年、六年經文，至僑如之女，又見昭十年。傳云陳桓子辭邑，穆孟姬爲之請高唐。杜注，穆孟姬，景公母。時景公已立十六年，上距僑如納女四十三年，齊靈之卒二十二年，凡五十

九年。其景公生年及孔子因魯亂適齊、無確年可考、故朱子集註止云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然卽以昭二十五年計之、景公年已在五十以外、未嘗不可言老也。史記、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原憲字子思、家語、少孔子三十六歲。

丙戌　二十七年、三十八歲。

聖蹟考曰、按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嬴博間、而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嬴博間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

丁亥 二十八年、三十九歲。

戊子 二十九年、四十歲。

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

己丑 三十年、四十一歲。

庚寅 三十一年、四十二歲。

辛卯 三十二年、四十三歲。

史記、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

壬辰 定公元年、四十四歲。

癸巳 二年、四十五歲。

史記、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甲午　三年、四十六歲。

史記、言偃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乙未　四年、四十七歲。

史記曾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顔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丙申　五年、四十八歲。

丁酉　六年、四十九歲。

史記、顓孫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戊戌　七年、五十歲。

史記、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索隱曰、家語云、少孔

子三十歲、與此不同。

己亥八年、五十一歲。陽虎畔。

史記、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曹䘏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庚子九年、五十二歲。陽虎奔齊。公山弗擾召、卒不往。會用孔子、初仕中都宰。

聖蹟考曰、按定公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年譜敘費宰事於昭公薨之年、已誤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年譜遂敘宰中都於四十七歲、是時陽虎方張、豈夫子仕之

時。且陽虎途中之語、又何爲也。今削救璵璠事、而敘宰中都於定九年、乃得其實。

又曰、按不狃與陽虎共謀去三桓、故論語以爲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因史記之文、其實非共執也。不狃自在費、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爲前驅以監之耳。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召蓋在其後、此年爲中都宰矣。

四書賸言、公山弗擾以費畔。集註謂弗擾爲季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而據邑以畔、此大謬者。陽虎執桓子在定八年、此時無公山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夫子爲司寇時。使子路墮費、而公山以費人畔、夫子方遣魯大夫下臺毆伐、

親定其亂，而謂夫子被召，子路不悦，何一謬至此。及讀孔安國註，知前儒原未嘗誤，而集註誤者。孔註共執桓子，雖策書不載，然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實弗擾使之，則以費宰而謀執君主，卽是畔，且適在夫子未仕之前，因註曰：執桓子而召孔子，原可通也。至朱氏改而召孔子爲據邑以畔，夫然後以八年之事移之十二年之閒，春秋、論語兩不相通，而經義晦矣。

按左傳，陽虎欲逐仲梁懷，以告不狃，不狃欲逐仲梁懷以告陽虎。此定公五年事。八年傳云：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

於魯、故國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十月、戒都車。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所謂戒都車者、卽費都之車。虎敗、取寶玉大弓以出、而不狃居費、侯犯居郈、與陽虎居讙陽關無異。故朱子註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也。必待不狃帥費人襲魯、始謂之畔、亦大愚矣。時孔子未仕而欲往者、考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以告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所託也則隱。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王問於子洩曰、魯雖無與立、必有

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也。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杜注云、故由險道、欲使魯成備也。觀此、則不狃猶有爲魯之心、與陽虎始終欲亂人國者異矣。孔子欲往、或素知其爲人歟。若佛肸召、子欲往者、猶諾陽虎西見趙簡子之意。讀兩章告子路語、輕重自見。

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

物各得其所生之宜。魯孟孫爲司空，此爲司空之貳也。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

按，謂行之一年，則定公十年也。又云二年，以爲司空，則爲十一年。又云由司空爲司寇，故江愼修以爲驟遷。

辛丑十年，五十三歲。爲司空，進位爲司寇。公與齊侯會夾谷，孔子相，齊人來歸汶陽田。

聖蹟考曰，按世家敘宰中都于陽虎奔齊之後，歷聘紀年在五十一歲，是定公九年也。爲司空、司寇在十年，皆驟遷。

又曰，按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若魯相自是

三卿、執政自是季氏、夫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魯相也。

孔叢子、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韠、韠、蔽膝也。皮弁服素衣麛裘素韠。投之無戾。戾、罪也。韠之麛裘、投之無郵。郵、過也。旣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爰得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大夫冕服一章、假袞衣言之耳。

毛西河經問曰、孔子爲魯司寇、見于孟子。惟由司空進司寇、則見家語、在定十年。史遷作世家、倉卒不簡點、見家語相魯篇有由司空爲大司寇語、而在始誅篇又有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語、誤認作兩時、遂于定十年云爲司寇、定十四年

又云爲司寇、以致胡安國作春秋傳、謂十二年孔子墮成不克、由十年爲司寇時未至大用、其權不足、故不能墮、必至十四年大用後、而道始可行。而不知史記之謬、兩爲司寇、再爲司空、甚至昭七年夫子爲委吏時、即有由是爲司空語、此是謬文、非實録也。若近世年譜、謂十四年以前祗爲司空、則左傳于十二年夫子命申句須伐費人時、杜氏即云爲司寇矣。此皆盲人瞎馬、無足道者。第春秋傳文並不及夫子官職、不特無司寇字、即攝相之事亦並無有。考商制、三公稱相、如仲虺爲成湯相、傳說爰立作相、而周無其名、雖周公相成王、管仲相桓公、亦閒稱相、而終非官稱。況季氏歷相數世、夫子以

異姓鄉士、得代孟孫爲司空、司寇、已屬異數、況敢代季氏執政而攝其相事。果爾、則齊人餽女樂、夫子直麾去已矣、季氏焉得而受之。按春秋傳云、夾谷之會、孔某相。其所謂相、卽儐相之相。周禮所謂接賓曰儐、詔禮曰相者。凡盟會壇坫、必有一詔禮之官、而孔子爲之。此如齊侯如晉、晉士匄相、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如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同一官稱。其曰攝者、或當時以孔子司寇、不宜作相、猶祝佗以太祝不當相衛君見辭一類、而後人不察、卽疑爲宰相行攝。夫相爲商官、宰相爲秦官、周無是也。且夫子亦安能卽致此也。

又曰、魯國三卿、季氏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

左傳文、無可疑者。特夫子由司空爲司寇、則或代孟孫爲之、或別設一官、皆不可考。惟禮註崔氏説禮云、三卿周制、凡立司徒兼家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則似家宰、宗伯、司寇皆司徒、司馬、司空兼官、不必別設。孟孫既爲司寇、則不當又有司空。夫子既爲司空、不當又進爲司寇。而乎謂不然者、據春秋傳臧孫紇爲司寇、夏父弗忌爲宗伯、皆非孟孫、叔孫兼官。且隱十一年羽父請殺桓以求太宰、是時羽父已掌兵柄、見爲司馬、而尚求太宰、且不求司徒而求太宰、則太宰非兼官、且非司徒之兼官、抑可知矣。嘗讀書大傳、謂天子三公、皆六卿爲之、而分爲三等、一家宰司徒、二

宗伯、司馬、司寇、司空。而三等之中、又取每等之下者以爲名、故曰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而其餘不然。世但知三公爲三官、而不知六官皆公也。由此而推之、則侯國三卿必仿其制、雖六卿皆備、而祇以三官爲名、抑或設冢宰時闕司徒、設司寇時闕司空、皆未可知。是六卿雖具、而仍不礙爲三卿。天子之公與諸侯之卿、其制一也。若謂孔子祇初命大夫、而非卿、則六官者卿名也。六官在朝名官卿、在鄉名鄉卿、若在軍卽名軍卿。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也。或者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魯本次國、而天子又異姓之卿、不必爲天子所命、而命于魯君、則有

之。韓詩外傳云、孔子爲魯司寇、其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此是命卿辭、非命大夫辭也。至謂侯國無大小卿、魯但有司寇、不當有大司寇、則又不然。王制侯國三卿俱有、下大夫五人。其所云下大夫者、卽小卿也。所云五人、則公羊謂司徒二人、司空二人、司馬止一人、統爲五人。其以此爲舍中軍之解、或未可信。然其爲小卿、則說同也。故崔氏禮注謂司徒以下有小宰、小司徒二人、司空以下有小司空、小司寇二人、惟司馬下祇小司馬一人、爲五人。是有小卿有大小者、大夫則大者卿矣、夫子爲司空、或是小卿、故其進司寇、則加大以別之。此正由大夫而進爲卿之明證。若謂

夫子自稱從大夫後，則季氏何嘗非魯大夫乎。

四書釋地續，孔子爲魯司寇。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作大司寇，非也。然司寇魯有以初命之大夫爲者，孔子是。韓詩外傳猶載孔子爲魯司寇命辭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無大字。有以再命之卿爲之者，臧孫紇是。襄二十一年，季孫謂武仲曰，子爲司寇。及後二年出奔邾也，書於經，以爲卿。故若孔子雖與聞國政，實止大夫，而非卿，故經沒而不見。不然，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聖人未嘗以己功而諱之，豈有孔某出奔，載諸策書，修春秋時竟削之哉。蓋原非魯卿。孔

子生平官爵宜昭揭萬世，余故質言之如此。

馮山公解春集補遺曰：宋戰于泓，大司馬固諫，又邊卬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晉士蒍爲大司空，皆見左傳。是侯國亦有大稱，昭然有與禮可據者，胡可非也。

按解春集補遺與閻百詩論釋地書凡十條，内在齊、適周二條全是毛西河經問中語，魯司寇一條亦同，其大半惟多宋戰于泓數語耳。疑補者誤採西河集也。

汪氏琬菴曰：春秋官名不必盡循周制，然魯三桓爲三卿，此外皆大夫耳。羽父求爲大宰，弗忌小宗伯，臧孫紇小司寇，皆大夫傳。不言小，以無大故也。宋晉之制或不同，不可以彼定

此。大夫不得名卿、周官小宰小司徒等皆中大夫、侯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下大夫五人、小宰小司徒、小司馬兼小宗伯、小司寇小司空孔賈疏並同。

壬寅十一年、五十四歲。

史記、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或曰、當作公孫寵字子石、非爲堅白論者。

聖蹟考曰、按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後儒僞造也。夫子以理直氣壯劫萊兵、對載書其辭亨禮、亦所以破其兵劫之故智、義勇不可當、奚必以斬侏儒爲武哉。且聖人不爲已甚、果斬侏儒則爲已甚、卽不生意外之

變、齊人豈肯服義乎。

又按荀子、家語、史記皆有誅少正卯事。朱子曰、少正卯之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亦不道也、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失職、故爲此說以誇其權耳。今亦不錄。

癸卯　十二年、五十五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墮郈、墮費、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

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②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左傳、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疏：「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令毁壞其城。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仲尼在焉，是孔子知其事，謂墮之爲是，故

不禁也。

史記、叔仲會字子期。家語、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璇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孔忠字子蔑、孔子兄之子。

甲辰十三年、五十六歲。春、郊、膰不至、孔子去魯、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居衛十月、去衛、適匡。畏於匡。過蒲、仍反衛。

聖蹟考曰、按孔子世家、歸女樂、去魯、適衛、皆敘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

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禄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故經不書,當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築蛇淵囿、大蒐比蒲,諸秕政即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禆也。

按,孔子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曰,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二年。魯系家云,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江慎修從衛世家,謂定十三年去魯,至哀十一年反魯,恰十四歲,與孔

子世家合、兼足正史記之駁文矣。

乙巳　十四年、五十七歲在衞。見南子。去衞、過曹、適宋、避桓魋、去宋、至鄭、適陳。

聖蹟考曰、去衞、過曹、適宋、地相接也。然史記云是歲魯定公薨。則是十五年、恐不然。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定十四、則此當是十四年。又年表、宋世家孔子過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則又不合。疑三年在陳、非過宋時。

丙午　十五年、五十八歲在陳。

丁未　哀公元年、五十九歲在陳。去陳、過蒲、適衞。

聖蹟考曰、按此適衛在哀元年二年間、史記此下云、孔子行。又敘佛肸荷蕢事、然則夫子是時猶未行。

戊申二年、六十歲。將適晉、至河而反、居衛。衛靈公問陳、去衛、至陳。

聖蹟考曰、按此哀二年也。朱子曰、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又後孔子如蔡及葉、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按朱子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君子之阨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

地相接之處。陳即今陳州府，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新蔡在陳南，夫子哀二年至陳，若非適蔡，則不得至陳蔡之閒。哀二年十二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吴之州來。州來之蔡城，今在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與陳相距數百里，中閒隔絶，亦不得言陳蔡之閒也。然則絶糧陳蔡之閒，當在哀四年自陳遷蔡時，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故如蔡、如葉。葉今南陽府葉縣。按：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3]、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葉於負函。[4]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蓋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蔡，就葉公耳，與蔡

國無涉也。論語記在陳絶糧，别一時事，不必即在去衛如陳之年也。今絶糧事見後。

己酉三年，六十一歲。在陳。季康子召冉求，孔子有歸與之歎。

春秋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聖蹟考曰：按朱子曰，史記以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辭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庚戌四年，六十二歲。自陳遷蔡，絶糧於陳蔡之間。

史記：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

聖蹟考曰、按此哀四年是也。是時蔡已遷于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楚、而史記猶敘蔡事、非是。遷葉蓋就葉公、說見前。又曰、按史記敘於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之後、在哀六年。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絶糧。朱子辯其非。今敘於自陳遷蔡時、削陳蔡大夫之事。蓋道途閒資用乏絶、不必有兵圍也。舊註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矣。

辛亥　五年、六十三歲。在楚之蔡地。

壬子　六年、六十四歲。往反於蔡、葉。自楚反衛。

史記、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問孔子於子路。去葉、反乎蔡。

使子路問津、遇荷篠丈人。吳伐陳、楚救陳、使人聘孔子。秋、昭王卒。楚狂接輿歌而過。自楚反乎衛。其明年、吳會繒徵百牢。索隱曰、此哀七年時也。子路曰、衛君待子爲政。孔子曰、必也正名。徐廣曰、此哀十一年也、去會繒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索隱曰、徐說去會繒四年、是也。按左氏及此文、孔子是時在衛、歸魯、不見有在陳之文、在陳當哀公之初、蓋年表誤爾。

癸丑　七年、六十五歲。在衛。

甲寅　八年、六十六歲。在衛。

乙卯　九年、六十七歲。在衛。

丙辰　十年六十八歲。在衛。聖配亓官氏卒。

四書賸言、在陳歸與之歎、亦一時事、而史記分論語、孟子爲二。以定公年在陳作孟子歎時、哀公年在陳作論語歎時、則又杜撰無理。大抵夫子五適衛、三適陳、一適蔡、而然後歸魯。歸與之嘆、則在第三次適衛第二次適陳之際。絶糧之阨、則在第四次適衛第三次適陳之際、他無與也。故嘗較夫子轍跡與論孟合者、自去司寇後、即適衛。是時衛將奉粟六萬爲夫子祿、而仍不能用。孟子所謂主顔讎由、所謂于衛靈公際可之仕、皆在此時。此適衛第一次也。及去衛、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仍反乎衛。是時南子請見、且置夫子于屬車、而夫子

去衛、論語所謂子適衛與子見南子、皆在此時。雖史記云有吳楚之寇、而春秋無有、要是史記誤者。此適衛第二次也。乃夫子如宋、遭桓魋之難、又如鄭、然後至陳、論語兩所云子畏于匡、與孟子所謂微服過宋、所謂主司城貞子、皆在此時。此適陳第一次也。既而去陳、復反衛、又將之晉、渡河不果、又反衛、因靈公問陳、而又去衛、適陳、論語所謂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子在陳、孟子所謂子在陳、皆在此時。此哀之三年、爲適衛之第三四次、適陳之第二次也。乃自陳遷蔡、吳始伐陳、而楚來救之。聞孔子在陳蔡閒、使聘孔子、而陳蔡大夫懼而見沮、因之有絶糧之事、論語所謂從我陳蔡、在陳絶糧、孟子所謂

阨于陳蔡之閒、皆在此時此哀之六年、爲適陳之第三次、適蔡之第一次也。嗣此復反衛、與出公周旋、然後歸魯。論語所謂夫子爲衛君、衛君待子、吾自衛反魯、孟子所謂于衛孝公公養之仕、皆在此時此哀之七年後、爲適衛之第五次。而夫子之轍跡終焉。凡以經註經、必藉實據、此庶乎稍可據者。然尙待善讀書者踵事焉耳。

聖蹟考曰、按年譜、哀十年、夫人亓官氏卒。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豐城甘駿麟紱著四書類典賦、辨其無此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

非謂伯魚之於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顔氏、事當有之。其後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蓋少時事。門人之問、明云子之先君子喪出母、是謂夫子自喪出母、非謂令伯魚爲出母服也。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此語尤可見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之子。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寧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汚、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者也。若伯魚之

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也。甘氏說有功聖門、特表出之、并補其所未盡之説。

陳兆崙議都察院請增孔林祀典狀、議得史記、家語並載孔子世系、而史記則缺聖父原娶施氏、其記聖母顔氏並無晚乃求婚之文、至合葬於防、終不及施氏一語。二書詳略互異、原無從確指其是非。而後世崇祀啟聖、乃從史記之略、不從家語之詳者、非篤信史記而排家語也、徒以漢初距孔子之世纔二百餘年、其近代孫安國與司馬遷同時事武帝、而家語晚出東漢、故特從其近者耳。據史遷自稱登其廟堂、觀其

車服禮器、則近而可徵、宜莫若史、史所不載、則有無誠難臆斷。且愚以爲所貴乎禮者、貴其意也。國家所以崇祀啟聖、追封五代、如此其隆者、乃曲體至聖追遠之孝、特就二書並載、尤可徵信之顏氏祀爲啟聖、而於曲體聖孝之義已盡。義之既盡、則禮有所止、故祀缺施氏、從史缺也、非禮缺也。兼崇施氏、必右其位、一躋一降、稍有所疑於心奚安。祀典至重、文廟至嚴、不可不慎也。與其輕議而涉疑、誠不若闕疑而致慎。

丁巳 十一年、六十九歲。魯以幣召孔子、自衛反魯。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將攻大叔、衛大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禮器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

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史記，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戊午十二年，七十歲。子鯉卒。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計田而增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用田賦。

史記、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禮記、語太師樂、禮樂自此可得而述。晚而喜易、序彖、繫、象、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我於易則彬彬矣。

按闕里志、孔子六十九歲、伯魚卒。若以周歲增年計之、則孔子七十歲、伯魚年五十也。

己未 十三年、七十一歲。顏子卒。

家語、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早死。王肅注、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歲。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且孔子七十。此謂顏回先伯魚死、而論語云顏回死、顏路請子之

車以爲之椁。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或爲誤。

按、肅謂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乃自明其家語本眞出孔子二十二世孫猛家藏也。又舉家語與論語校其年以爲誤、爲此書久遠之證、意蓋如此。

孫頤谷家語疏證、案毛奇齡論語稽求篇疑三十爲四十之誤、經史問答從之。

又案、翟氏灝四書考異曰、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早死。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其死年無記、但云早耳。王肅僞造家語、摭拾史文、於早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知與論語牴牾、更自妄注謂論語錯誤。注或爲誤。史記索隱引作或爲設事之辭。

又案、史記索隱引作三十二而死。文選辨命論注、世說汰侈篇注同。高誘淮南子精神訓注云、顏回十八而卒。未詳所據。

按、請車爲椁、是自衞反魯後事。未有夫子方周流而遠請其車者。從大夫之後、亦是反魯後語。夫子於列國未嘗爲大夫也。論語明言鯉也死、有棺而無椁。疏家以爲設辭、謬極矣。由夫子生襄公二十一年計、至哀公十一年自衞反魯、孔子年六十九、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年已三十九矣。若卒年三十一、則夫子尚未反魯、何得有請車爲椁之事。毛西河據公羊、史記謂顏子卒在伯魚之後、是已。乃因家語謂顏子三十一卒、閻百詩欲改爲少孔子三十七歲、西

河欲改爲四十歲，以符其數。然史記不言顔子卒年若干，全謝山謂古四字亦重畫，與二三易混，疑顔子實少孔子四十歲。愚謂史公所見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至其作史記，豈尚用古文耶？與其信家語，不如信史記；信史記，不如信論語也。若淮南注，疑「十八」上脱「三」字耳。

庚申，十四年，七十二歲。春，西狩獲麟。六月，請討陳恒。

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於大野，今兗州嘉祥縣。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史記乃因史記作春

秋十二公，據魯，親周，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杜預曰，春秋絶筆於獲麟，小邾射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所修之經。

辛酉　十五年，七十三歲。

左傳，哀十五年，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壬戌 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七十四歲。夏四月己丑，孔子卒，哀公誄之。

江慎修聖蹟考曰：按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也。時魯厤與衛厤不同，衛厤蒯聵入衛事，傳依衛厤，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厤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正月既有己卯，故四月己卯朔，十一日爲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非也。杜又云：「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爲七十四。先儒考核不精，使聖師生卒年、月、日不明。

按續漢志、十四年獲麟、元復在庚申、乃日分、月分、日名、歲名俱盡之歲。十五年爲入甲子蔀之第二年、未合有閏、故愼修謂魯於是年不置閏也。顧亭林日知録曰、左氏傳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厤過也、再失閏矣。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竝是魯厤。春秋時各國之厤亦自有不同者、經特據魯厤書之耳。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十二月。哀公十五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傳在上年閏月、上有冬。皆魯失閏之證。杜以爲從

告、非也。合顧、江兩先生之說參之、則哀十六年四月有己丑無疑矣。至杜注從告、孔沖遠正義亦論及之。桓十二年八月壬辰、陳侯躍卒。正義曰、壬辰、是七月二十三日。今上有七月、書於八月之下、如此類者、長厤皆謂之日誤。今云從赴、以其終不可通、欲兩解也。

養新錄曰、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實七十四年、而賈云年七十三者、古人以周歲始增年也。史記謂生於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則以相距之歲計之。絳縣人生於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當爲七十四年、而傳稱七十三年者、古人以周一歲爲一年。絳縣人生正月甲子朔、於周正爲三月、至是

年周正二月癸未尚未及夏正月朔故也。仲尼生於襄二十一年，至哀十六年卒，亦是七十四年。而賈逵注云，七十三年，正以未周歲故，與絳縣人記年一例。史記倉公傳，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蓋倉公生於冬末，顧亭林謂古人以歲盡之日而後增年，亦無它據。

按左傳，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爲一終，一星終也。沙隨在成十六年，此以相距之歲計之也。韓文公生於大歷三年戊申，五年而公父仲卿卒，祭鄭夫人文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以相距之年計之也。

乳母墓銘云、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孫曰、大厤三年公生五年、而公父卒。此云未再周月、未詳。嚴曰、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按此卽古人以周歲增年之義。昌黎深於經學、故言各有當如此。

路史餘論、公羊、穀梁皆書孔子生、左氏不記、而獨書孔丘卒。杜預謂因魯史而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妄也。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子爲大夫、夾谷之會攝相事矣、故傳曰、子爲國老。是大夫之尊者、再命則宜書矣。四月無己丑、惟有乙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林開不知何據、以爲四月戊戌、戊戌亦不在五月、故祖庭記直以爲四月乙丑。

校記

①聊：當作「聊」，見《禮記·檀弓上》。

②師師：當作「帥帥」，見《春秋》定公十二年。

③販：當作「販」，見《左傳·哀公四年》。

④葉：當作「蔡」，見右引書。

伯魚之母非出母說

黃定宜半溪

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節、鄭氏注曰、伯魚孔子子、名鯉。猶、尚也。噫、悲恨之聲。孔穎達正義曰、時伯魚母出、父在、爲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故夫子怪之。或曰、爲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顧亭林日知錄曰、此自父在爲母之制當然。疏以爲出母者非。愚按、鄭氏注亦無出母之文、孔穎達蓋緣子上之母節有子之先君子喪出母句、而爲此謬說也。鄭注此句云、禮、爲出母期、父卒、爲父後者無服耳。惟據禮文言之、正義謂先君子、指孔子也、又疑孔子生三歲而孤、其母必無被出之事、乃謂伯魚之母被出、期而猶哭、是孔子令子喪出母也。不惟

與鄭注歧中又歧，且斥彼在爲母之經文而忘之矣。重恠䟦謬，遂使伯魚之母蒙被出之謗。孔沖遠能辯其咎乎。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喪服則兼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孔子定禮喪服，齊衰杖期章有出妻之子爲母之文，門人因子上之母不喪，故舉禮文爲問。康成體會記意，亦惟據禮文爲言，與伯魚原不相涉也。日知録載廣安游氏曰，不喪出母，古禮之正也。孔氏喪出母，惟孔子行之，而非以爲法。不知游氏所謂孔子行之者，爲孔子自喪出母耶，抑如孔沖遠令子喪出母之説耶。豐城甘紱馭麟云，孔子喪出母，嘗指施氏而言。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叔梁公出之，乃求婚顏氏而生孔子。迨施氏卒，孔子從其隆而爲之服。江愼修謂

甘氏此辯，有功聖門。載《鄉黨圖考》中。愚謂喪服有繼母、慈母，若爲被出之前母，禮經竟無之。孔子從其隆，而子思從其殺，禮無不可。然於子上之母，未必同其情事也。施氏之説，尚介疑似之間。若伯魚之母之非出母，則有識者所共知矣。《家語》：哀公十年，夫子年六十八歲，夫人幵官氏卒。此時夫子爲妻，伯魚爲母，皆爲期服，皆以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伯魚雖從父禫而除，猶申心喪三年。天性之親，哀至則哭，不自知其甚也。夫子以禮裁之耳。漢韓勑禮器碑云：顔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幵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顔氏、幵官氏邑中繇發云云。聖妃遺蹟章章，爲後人敬仰若此，以出母絶族誣之，悖矣。

孔氏三世出妻辯 附刊

文晟 叔來

按史記、孔子年十九娶於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家語、哀公十年、孔子六十八歲、夫人亓官氏卒。書娶而生子、書其卒年、是未嘗被出之確證也。戴記檀弓上、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古禮、父在、爲母齊衰期、見無二尊也。期而猶哭、不自覺其過情、聞孔子之言、遂除之。除齊衰期服之母喪也。則非喪出母明甚。註家引出母則無禫等語、誤矣。史記、伯魚五十歲、先孔子卒。伯魚之妻、經傳從無可考。戴記云、子思之母死於衞、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夫子思嘗居於衞、自必奉母而居。柳若乃衞人、適在門下、欲其慎禮、以爲四

方之觀法，原屬至性至情，子思所答，乃禮經之正，此章本無微詞，亦無疑議。註家因後文之誤，遂謂伯魚死，其妻嫁於衛，是又爲父死改嫁，非生前出而未嫁之母可比。按伯魚五十而卒，其妻久沐聖賢之化，且有能述中庸之子，將就木焉，又於是而嫁，揆諸情理，當必不然。記又謂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已自相矛盾矣。黃半溪云：按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謂之云云。是孟子奉母居齊，故母卒自齊葬於魯，則謂子思奉母居衛，情事正與孟子同。玩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數語，又與孟子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語合。柳若所云愼者，謂衣衾棺槨凡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是也。其言當在子思初遭喪治喪具之時。蓋喪服有定制，而喪具則稱家之有無也。注謂柳若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果爾，則子思不舉禮制，乃答之以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與柳若戒之之意相背馳矣。此注之可疑者。且注云嫁母也，姓庶氏，與太史公姓劉氏同。所謂姓庶氏者，屬諸母氏乎，抑屬諸所嫁者乎。子思既在衛，治母之喪，又云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哭諸孔氏之廟，非自相矛盾而何。子上之母死一章，亦不足爲子思出妻之證據，且與伯魚之母死

一章大相剌謬。鄉黨圖考引豐城甘氏遇龢敍云、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出之。家語後序所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嗣求婚於顏氏、生孔子。迨施氏卒、孔子從其隆、而爲之服。是則先君子之門指孔子喪被出之前母而言、與伯魚之母何涉。記云、庶子在其父室、則爲其母不禫。考喪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三月。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或謂嫡母在、不得爲其所生母成喪、故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子上殆係庶出、喪禮自有隆殺、故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安得引此數語、竟指子上之母爲出母、且誣及伯魚之母爲出母、不尤悖乎。伯魚、子思之出妻、原無可

據。即檀弓本文亦多參差惝恍，注家附會支離，已屬無謂。乃

因子上之母死，門人一問，輒敢誣及聖妃被出，尤爲悖謬。

孔子編年

清・狄子奇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蔣宗許 一審
郭　齊 二審

清光緒十三年刻本

《孔子編年》四卷，清狄子奇編撰。清光緒十三年浙江書局刻《孔孟編年》本。

子奇，清江蘇溧陽（今屬江蘇）人，通經史，精考據，著有《四書質疑》、《孔子編年》、《孟子編年》、《四書釋地辨疑》、《鄉黨圖考辨疑》、《國策地名考箋》等。

歷來考孔子生平事蹟者，多據《史記·孔子世家》。但《史記》所記亦多彼此矛盾之處。子奇此編，仿胡仔《孔子編年》體例以次録之，稍加釐正。如謂孔子以周歲增年，定公十四年、哀公六年孔子皆返魯諸條，博引援據，立説堅實，自漢以來考古者所未見及。是編爲綱目體，凡孔子事蹟有關於出處大節者皆總揭其要於各年之下，並分引經傳以證明之。對孔子弟子有年名者概亦録入。所引資料以《論語》爲主，參考《春秋》三傳、《國語》、《禮記》、《家語》、《史記》，間亦採及《孔叢子》、《韓詩外傳》、《琴操》、《水經注》、《説苑》諸書，皆取其信而有徵者編入。對於先儒辨認足資考證者，亦以小字雙行分注於各條之下。凡自有發明，則別加「愚按」以區別之。側重考證，引用資料豐富，言多有據。至其立論，亦不無可議者，清黄式三撰有《讀狄氏孔孟編年質疑》（《儆居集·讀子集》卷四）一文，可資參考。

孔子編年敘

先聖事蹟考之者詳矣、大率以史記孔子世家爲據。顧世家外互不足取信、可即以世家正之。世家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計自哀公十一年逆數至定公十三年爲十四歲、茲云定十四年去魯、則爲十三歲。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又云定十二年去魯、則爲十五歲、皆與十四歲不符。衛世家孔子至衛、在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正與去魯年合、茲繫之十四年。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愍公六年、當魯定公十四年。宋世家、孔子過宋、在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茲並繫之定十五年、亦彼此矛

盾。至孔子適周、在昭二十四年、茲繫之七年。孔子爲司空、在定十一年、爲司寇在十二年、茲與爲中都宰並繫之九年、尤似失實。若夫定十四年孔子自河反魯、哀六年又自陳反魯、則史遷不言、而歷來考古家亦從無見及者。奇不揣檮昧、竊取孔子生平事蹟、仿宋儒胡元任編年體例、以次錄之、而稍加釐訂。非敢爭勝前人、亦庶幾先聖出處言行不至無歲月可考云爾。溧陽狄子奇。

孔子編年敘

考據之學、至今大備、操觚家幾手訂一編矣。當此而欲以立言自見、苟非別有心得、實能發前人所未發、而爲後人所不易者、恐不足以覆醬瓿也。溧陽狄君惺垣於孔孟之書研究二十餘年、著有四書質疑、孔子編年、孟子編年、四書釋地辨疑、鄉黨圖考辨疑等書、攜置行篋。客秋遊硯秣陵、昕夕過從、索而讀之、精細賅博、卓卓成一家言、而其中尤以孔子編年爲傑作。如謂孔子以周歲增年、定公十四年、哀公六年孔子皆反魯諸條、援據確鑿、無可訾議、自漢以來考古者未之及也。倘所謂發前人所未發、而爲後人

所不易者，非與因愆遞付梓，以公同好。其餘各種，將續刊云。上元愚弟温肇江拜譔。

例言

一、孔子魯人，因魯史修春秋，故是書仍以春秋編年。凡孔子轍跡所至，自周天子以至列國，皆分注元年於其下，以備考核，餘不錄。

一、是書略仿綱目體例，凡孔子之事，有關乎出處之大者，皆總揭其要於各年之下，後乃分引經傳以證之。

一、孔子弟子有年名者三十餘人，皆足與孔子之年相參考，茲皆以次編入，其無年者不錄。

一、是書所引以論語爲主，而參考以春秋三傳、國語、禮記、家語、史記，間有採及孔叢子、韓詩外傳、琴操、水經注、說

苑諸書者，皆取其信而有徵，一切妄誕之説，概不敢載。即家語、史記中有不可以訓者，亦從汰置。

一、每年所引，以事之先後爲敘，不以書之早晚爲列。其有一書而連引數條者，則用一乂字以省繁重。若前後不相比附，則仍標書名，以便觀覽。

一、先儒辨論，雖不可與經典並列，然儘有足資考訂者，兹皆以小字雙行分注於各條之下。其管見所及，則加愚按以別之。

孔子編年卷一

溧陽狄子奇

〔原始〕謹按、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周成王殺武庚、封微子於宋。微子卒、弟微仲立。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稽卒、子丁公申立。申卒、子湣公共立。共卒、弟煬公熙立。湣公子鮒方。一作祀弑煬公、以國授其兄弗父何、何不受、鮒祀立、是爲厲公。而何世爲宋卿、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子孫因以爲氏。孔父爲華督所殺、其子木金父奔魯、家語及世本俱謂防叔始奔魯、非是。始爲陬人。本左傳杜注、及蘇氏古史。金父生臯睪。一作夷、世本作祁父、江

氏汞曰、祁父蓋即皐夷之字。皐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無子。其妾生孟皮，有足疾，乃求婚於顔氏。顔氏有三女，季曰徵在，妻之，生孔子。此參酌史記、家語出之，乃孔子先世譜系，故列之卷首。

己酉　魯襄公二十有一年　周靈王二十年，鄭簡公十四年，齊莊公二年，宋平公二十四年，晉平公六年，衛殤公七年，蔡景公四十年，曹武公三年，陳哀公十七年，楚康王八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于昌平鄉陬邑闕里。按公羊、穀梁傳俱謂孔子生於是年。洪善慶闕里譜系、程登庸年表辨正、蔡復賞孔子編年、宋濂孔子生卒考俱從之。史記及左傳杜注則謂孔子生於二十二年，蘇轍古史、羅泌路史、金履祥通鑑前編、孔氏家譜、年譜、世表、素王事記皆從之。然杜注於昭公二十四年謂孔子是年三十五歲，史記注引賈逵說亦然，似又參用公、穀之說。今故定從二傳。史記索隱謂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



誤爲二十二年、非是。周正建子、十一月乃今之九月、安得屬明年耶。左傳釋文謂他本有作二十三年生者、更不可信。○何休公羊傳注云、時歲在己卯。閒毛本又有作乙卯者。錢氏大昕曰、於三統術時歲在乙巳、乙卯乃乙巳之誤、注作己則亦非。此與舊說迥異、姑存以俟考。

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按經云、十月庚辰朔、則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無庚子也。夏氏洪基謂公羊緣孔子妊十一月生、故誤。鄭氏環謂庚子己亥十一月朔氣、故以爲十一月、俱非。胡氏培翬曰、陸德明公羊釋文止載庚子孔子生五字、無十有一月、何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據此、則公羊與穀梁本同、今所行之公羊本蓋誤。○五行書謂孔子生於庚戌二月二十三日、不知何據。

穀梁傳、庚子、孔子生。

庚戌二十有二年、年一。錢氏大昕曰、古人周歲始增年、孔子以己酉十月念二日生、故止七十三

歲。愚按此說似未可泥。魯襄公生於成公十六年，至九年爲十二歲，是不以周歲增年也。《釋縣老人生於魯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計當七十四歲，而師曠止云七十三年，是以周歲增年也。若孔子之以周歲增年，亦有明據。《索隱》云：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爲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歲增年也。今從之。凡伯魚、子思及諸弟子生年，皆依此周計算。《惟云孔子以十月念二日生，則顯與《春秋》相背耳。

辛亥　二十有三年，年二。

壬子　二十有四年，年三。父叔梁紇卒，殯于五父之衢。說見後。

《家語本姓解》：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原本有「葬于防」三字，茲刪之。

癸丑　二十有五年，年四。　弟子秦商生。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秦商，魯人，字丕慈。《左傳》作「不茲」。少孔子四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俱以力聞。

甲寅　二十有六年、齊景公元年。年五。

乙卯　二十有七年、衛獻公後元年。年六。嬉戲陳俎豆、設禮容。此事本無一定之年、年譜繫之六歲、姑從之。弟子顏由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顏由、顏回父、字季路、孔子始教學於闕里而受學、少孔子六歲。

丙辰　二十有八年、年七。弟子冉耕生。按伯牛之年不見於史記、家語、茲依闕里廣志及聖門志補入。

丁巳　二十有九年、周景王、楚郟敖元年。年八。

戊午　三十年、衛襄公元年。年九。弟子仲由生。呂元善聖門志作生於三十一年、蓋

謂孔子生於二十二年故也。今不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以下問答多見於論語，兹不錄。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仲由，弁人，字子路，一字季路，少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爲人果烈而剛直，性鄙而不達于變通。仕衛爲大夫，遇蒯聵與其子輒爭國，子路遂死輒難。孔子痛之曰：自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

己未　三十有一年、蔡靈公元年　年十。

左傳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注、仲尼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愚謂孔子生而神靈、當十歲時、未必不能作此語、不必長而後聞也。○三傳及國語所引孔子語多散見於家語、其大略相同者概不重出。

庚申　昭公元年、年十一。　弟子漆雕開生。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漆雕開、蔡人、字子若。閻氏若璩曰、史記列

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字本啟字，避景帝諱改。俗本家語字子若者，失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辛酉 二年，楚靈王元年。年十二。

壬戌 三年，年十三。　弟子有若生。按：史記正義引家語作少孔子三十三歲，今本作少孔子三十六歲，茲從史記。孔子之卒，諸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當必在年高有德之科，惟徹座之說，則不可以訓。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或作少孔子三十三歲。

癸亥 四年，年十四。

〔穀梁傳〕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甲子

五年、年十五。

弟子閔損生。按、索隱引家語本作少孔子十五歲、今本作少孔子五十歲、誤。茲從史記。

〔左傳〕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家語謂閔子爲費宰，非是。

乙丑　六年，年十六。

丙寅　七年，年十七。

丁卯　八年，衛靈公元年。　年十八。

戊辰　九年，年十九，娶夫人亓官一作上官氏。

〈家語本姓解〉孔子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闕氏〉〈廟〉〈曰亓官〉氏，在魯安樂里。〈孔〉〈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

己巳　十年，年二十。初仕爲委吏。　子鯉生。按索隱引家語云，孔子年十九娶於

宋之上官氏、一歲而生伯魚。則伯魚之生、應在是年。

孟子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

家語本姓解孔子娶於宋之上官氏、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鯉、而字伯魚。鄭氏環曰、楊敬仲先聖大訓及年表云、孔子二十歲始仕於魯、爲委吏。是年子鯉生。二十一歲爲乘田。按始仕則通贄、而君或有所賜、大訓及年表是也。

庚午

十有一年、晉昭公、宋元公元年。年二十一、爲乘田。

孟子孔子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史記孔子世家〕嘗爲司職吏。朱子曰：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即孟子所謂乘田。而畜蕃息。

辛未　十有二年。年二十二。

〔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右尹子革夕，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祈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是時楚子尚未卒、不得有謚、當是後來追論。然明年即及於難、故仍列於此。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溪。

檀弓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

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按、此事本不知何年、鄭注謂卽是年楚子圍徐懼吳事、姑從之。

五十有三年、鄭定公、陳惠公、蔡平公元年。年二十三。

左傳、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

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癸酉

十有四年、（楚平王元年。）年二十四。母顏氏卒、合葬于防。

檀弓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一句。）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也、（如字）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江氏永曰、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一句。殯淺而葬深。孔子父墓殯魯城外五父衢、孔子不知其爲淺葬、見者亦以爲深葬。孔子於是審愼而不敢輕敢、蓋意欲從周人之合葬、如其葬已深、則不可輕動也。後乃知其爲殯而并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於是啟其殯、與母合葬於防。記文本如此。先儒誤讀不知其墓四字爲句、遂生妄說。且破愼爲引後人深駁記文、此句讀不明之故也。近世高郵孫氏濩孫著檀弓論文、始得其讀、先聖之誣始釋。悬按、此說誤由史記世家、又有與饗季氏爲陽虎所紲一事、更爲誣罔、茲并削之。

（又）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解）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夫！吾從魯。」遂合葬於防。以下與檀弓文同，茲不錄。①

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甲戌十有五年、曹平公元年。公年二十五。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虎弔焉、私於孔子曰、今季氏將大饗境內之士、子聞諸。孔子曰、某弗聞也、若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此卽史記季氏饗士之說、是時虎尚未用事、疑亦未可信。下有孔子與曾子問答語、更誤。

乙亥十有六年、年二十六。

檀弓孔子既祥、此大祥也。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聲歌。

丙子十有七年、晉頃公元年。公年二十七。學官于郯子。

左傳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

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按家語致思解有孔子之郯、塗遇程子一事、疑在是年。然是時孔子並未至郯、故不録。○又他本以學琴師襄事繫於此下、未見的據、兹削之。

丁丑十有八年、年二十八。

戊寅　十有九年、曹悼公元年。年二十九。　弟子冉求、商瞿、冉雍生。

按、仲弓之年、今家語本不載、茲依史記索隱所引本補。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冉求字子有、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爲性多謙退、故子曰、求也退、故進之。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湻于人光子

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己卯二十年、年三十。弟子巫馬施、高柴生。按家語、子羔少孔子四十歲、茲從史記。

左傳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

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孟子　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江氏永曰、此蓋在魯閒而論之。家語正論解謂孔子在齊、非也。愚按、史記孔子世家、是年又有齊景公與晏子來魯一事、似亦無徵、他本載之、兹不録。

左傳　鄭子産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

古之遺愛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巫馬施，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於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以此知之。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

庚辰　二十有一年。蔡悼公元年。　年三十一。　弟子端木賜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下有存魯、亂齊、破吳、强晉、霸越等語、俱近浮夸、茲不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端木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有口才著名、孔子每詘其辯。家富累千金、常結駟連騎以造原憲。憲居蒿廬蓬戶之中、與之言先王之義、衣弊衣冠、并日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子貢曰、甚矣、子之病也。原憲曰、吾聞無財者謂之貧、學道不能行者謂之病、吾貧也、非病也。子貢慚、終身恥其言之過。子貢好販、與時轉貨、歷相魯、衛、而終齊。

辛巳　二十有二年、年三十二。

壬午　二十有三年、周敬王元年。年三十三。

癸未　二十有四年、蔡昭公元年。年三十四。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閻氏若璩曰、孔子世家載適周在昭公二十年、而孔子年三十。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適周、又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宮敬叔始事孔子、言於魯昭君、而後適周。則爲昭公二十四年、當以此爲是。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按春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食、此食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二十年、定九年皆不日食。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尚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江氏永曰、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宜在此年三四月間。但敬叔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愚按、舊以敬叔即南容、非是。夏洪基弟子傳略以南宮縚一名适、字子容者爲一人、以仲孫說一名閱、諡敬叔者爲一人、以家語、金人爲一事、觀之、正與南容謹言相合、疑當時適周者

原是南容、特誤爲敬叔耳。

左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榦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某、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②、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某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

于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家語觀周解、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此下一段與左傳同、節之。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宏。江氏永曰、問禮老聃、曾子問言吾聞諸老聃者四、是其遺言。若史記老子傳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多欲、態色、淫志。世家、家語所謂好議人、發人之惡、此豈所以告夫子哉、即老子猶龍之譬、疑亦爲老氏者增飾之辭。訪樂萇宏、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樂、有關諸萇宏之言。歷郊社之所、考

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此下有老子送孔子語、乃綴拾史記成文、與上下文氣不貫、且語多紕繆、茲削之。

〔又〕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又〕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

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若此，豈以口過患哉。

〔又〕孔子見老聃而問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贄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辨，聽者亂於辭。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是時孔子尚未歷聘諸侯，疑亦假託之詞。

孔叢子嘉言篇夫子適周，見萇宏，言終退，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某布衣，聖將安施。萇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家語觀周解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又致思懈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按、他本此下載孔子告伯常騫一條、不知何年、兹不錄。

孔子編年卷一

校記

①美：《東家雜記》、《鄉黨圖考》、《先聖大訓諸書》作「善」，似義較長。二字形近易訛。

②其：爲「共」之誤。共：「恭」之古字。《左傳·昭公七年》正作「共」，下文亦言「其共也如是」。

孔子編年卷二

溧陽狄子奇

甲申　二十有五年、年三十五、適齊。江氏永曰、世家敘適齊於昭二十五年、是也。謂爲高昭子家臣以適乎景公、則未必然。年譜書適齊於昭二十一年、亦非。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①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

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曰、柰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

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昭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家語致思解　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甚哀、謂其僕曰、此哭哀則哀矣、然非喪者之哀矣。驅而前、少進、見有異人焉、擁鎌帶索、哭者不哀。孔子下車、追而問曰、子何人也。對曰、吾邱吾子也。曰、子今非喪之所、奚

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晚而自覺、悔之何及。吾少時好學、周遍天下、後還喪吾親、是一失也。長事齊君、君驕奢失士、臣節不遂、是二失也。吾平生厚交、而今皆離絕、是三失也。夫樹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遂投水而死。孔子曰、小子識之、斯足爲戒矣。自是弟子辭歸養親者十有三。此事又見韓詩外傳、丘吾子作皋魚。

又正論解 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於野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曰、此哀一似重有憂者。使子貢往問之、而曰、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子貢曰、何不去乎。婦人曰、無苛政。子貢以告。孔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暴虎。此事又見檀弓。

說苑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

孔叢子記義篇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

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又論書篇〕孔子見齊景公、梁邱據自外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爲是故遲。公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愼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愼矣。孔子答曰、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愼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此解明德、頗與朱子大學章句相牴牾。然孔安國尚書堯典傳即如此解。

〔家語六本解〕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周使適

至言先王廟災。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元黃華麗之飾、宫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江氏永曰、釐王至敬王十世、廟當已毀、如未毀、宜言親盡不毀、當災、乃別爲之説、疑後人因在陳論桓僖廟災之事、增飾爲此。愚按、此説亦有見、附録之。江以容商羊一事繫于此下、家語問商羊、是遣使至魯、非在齊事、茲不録。又家語有曾子從孔子適齊、齊景公賜以下卿之禮一事、誤甚。又孔子與齊高庭問答一段、不知何年、他本載之、茲并削。

論語、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叢子嘉言篇、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晏[2]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以齊爲遊息之館、當或可救、諱不吾隱也。夫子曰、死病無可爲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輔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據此不當有汎封之事。

乙酉二十有六年、宋景公元年。年三十六。自齊反魯。江氏永曰、孟子言未嘗有

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留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子死、嬴博間、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嬴博間近魯境也。然則在齊不過一年耳。愚按、歷聘紀年蓋因誤讀史記世家而云然。世家云、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乾侯。年四十二句與下句連讀、非謂反魯時四十二歲也。凡以甲申適齊、辛卯反魯者、皆非是。

弟子原憲、樊須生。按家語、樊須少孔子四十六歲、茲從史記。

家語曲禮子貢問解：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又六本解：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

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有行、而賜吾邑、其不知某亦甚矣。於是遂行。馬氏繡曰、據此足見晏子沮封之非實。

史記孔子世家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遂行、反乎

魯。金氏履祥曰、晏嬰賢者、卽夫子亦嘗賢之。今景公將封孔子、而晏子不可。夾谷之會、史記謂晏子與有謀焉。或疑晏子心雖正、而其學墨、固有不相爲謀者。然論晏子者、當以孔子之言爲正、他書未可信也。

論語齊景公待、止也。義見爾雅、廣雅。蓋孔子欲去、而景公留之也。史記世家本作止。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原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淨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爲魯司寇、原憲嘗爲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居於衛。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

丙戌二十有七年、楚昭王元年。年三十七。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丁亥二十有八年、曹聲公元年。孔子年三十八。弟子顏回生。按史記、家語俱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家語又云三十二早死。以論語伯魚之卒考之、殊說不去。聖門通考及至聖編年世紀俱謂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合以家語三十二歲卒、當孔子七十歲、爲魯哀公之十三年、正與伯魚之卒同在一年、惟魚死差先耳。茲從之。

家語正論解　晉魏獻子爲政、分祁氏及羊舌氏之田以賞諸大夫及其子戊、皆以賢舉也。又謂賈辛曰、汝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孔子聞之曰、魏子之舉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以爲忠、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此條比左傳較簡當、故舍彼録此。

戊子　二十有九年、鄭獻公元年。公年三十九。弟子梁鱣生。按史記作少孔子二十九歲、茲從家語。説見後。

左傳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

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歲。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爲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

母欲請留。吾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據此則梁鱣之年必少于商瞿、即謂生于是年、尚不甚的。乃史記謂鱣與瞿俱少孔子二十九歲、豈復可通。

己丑　三十年、年四十。　弟子陳亢生。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

庚寅　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元年。　年四十一。

辛卯　三十有二年、年四十二。　弟子公西赤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

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公西赤，魯人，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客之儀。

壬辰　定公元年、曹隱公元年。　年四十三。

癸巳　二年、年四十四。　弟子卜商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卜商，衛人，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習於詩、能通其義、以文學著名。爲人性不宏、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耳。讀史志者問諸

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衞以子夏爲聖。孔子卒後、敎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甲午　三年、年四十五。　弟子言偃生。按、家語作少孔子三十五歲、茲從史記。

家語冠頌解、郕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道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

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闕心袞職、欽

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譯。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

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其皮弁素績緌、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按、是時邾子新喪、恐未可行冠禮。然篇中引成王冠事、亦於既葬後行之、故仍繫之是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既已受業、爲武城宰。

乙未四年、年四十六。按、素王事記以家語觀欹器事繫於是年、他本從之、未見確據、兹不録。

弟子曾參、顏幸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以作孝經。齊嘗聘以爲卿，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吾不忍遠親而爲人役。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妻藜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藜蒸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顔幸、魯人、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

丙申 五年、陳懷公、曹靖公元年。年四十七。

家語曲禮子夏問解、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原本有初爲中都宰五字、疑誤、削之。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以姦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此事亦見吕覽安死篇、姑識之。

魯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之所聞、羊也。某

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按、史記評林、余氏有丁以此爲定五年事。

史記孔子世家、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因囚桓子、與盟而醳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

論語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按何晏集解以此爲四十七歲語、當必有據、茲仍之。又按論語中如陽貨欲見孔子、天下有道、禄之去公室等章、疑皆是一時語、因無左證、槩不敢録。

丁酉 六年、年四十八。 弟子顓孫師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爲人有容貌、資質寬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戊戌 七年、年四十九。 弟子宓不齊、澹臺滅明生。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作子賤少孔子三十歲、今本作四十歲。茲從史記。史記作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茲從家語。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

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四十九歲。有君子之資、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說與史記相反。然其爲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闕闕爲名、仕魯爲大夫。

己亥 八年、年五十。公山弗擾以費畔、召、鄭氏環曰、不狃之召、當在定八年冬陽虎入讙陽關以叛之時、史記繫之九年、陽虎奔齊之後、非是。愚按、定八年、擾與陽虎、季寤等六人謀去三桓、不克、虎入讙陽關以叛、寤亦出奔。是時擾既與亂、孤立無依、不得不爲此負嵎之計。故其畔以八年爲斷。世家雖繫之九年、然云是時孔子年五十、仍指八年言、鄭蓋考之未審耳。欲往不果。　弟子冉孺、

曹卹、伯虔、顏刻、叔仲會生。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作叔仲會少孔子五十四歲、與今本家語不同、茲從今本。

公羊傳注定公八年、公從季孫假馬。孔子曰、君之於臣、有取無假。此事又見家語、說苑及韓詩外傳。

史記孔子世家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爲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下有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三句、茲刪之。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句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下有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三句、先儒以爲誣罔、茲刪之。欲往。子路不說、然

亦卒不行。

論語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冉孺、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曹卹、少孔子五十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伯虔字子哲、少孔子五十歲。

又顏刻、魯人、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按、孔子畏匡、顏刻為僕、事在定公十四年。是時刻甫六歲、安能供執轡之役。且彼文云、昔吾入此、由彼缺也。謂陽虎暴匡時刻先為虎御、故及於難、事在定公六年。是時刻尚未生、更覺難通。疑五十乃十五之訛、因別無左証、故仍從家語、而附識於此。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刻曰、夫子何恥。孔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我心。乃嘆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此亦定公十四年事、即此足徵少孔子五十歲之不實。

又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庚子九年陝滑公、曹伯陽元年。年五十一。爲中都宰。江氏永曰、世家敘宰中都於陽虎奔齊之後、歷聘紀年在五十一歲、是定公九年也。

左傳夏、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執陽虎、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家語相魯解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

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一作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辛丑十年、鄭聲公元年。公年五十二。公會齊侯于夾谷、攝行相事。胡氏貢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會齊于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愚按、春秋時相必以卿、孔子以中都宰相、故曰攝。後儒考古不明、以此爲相國之任、而謂孔子爲卿、誤矣。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

得志焉。齊侯從之。孔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

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穀梁傳　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此說頗爲後儒所疑、然史記家語齊具載其事、未可斷其必無故錄之

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公羊傳〕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二語又見十二年傳、疑在彼者爲得其實。齊人爲是來歸之。

壬寅　十有一年、年五十三。爲小司空。按家語於中都宰下明云、一年、四方則之。又云、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則爲司空應在是年。史記世家以爲司空、司寇與中都宰並繫於九年。朱子論語序說從之、非是。他本繫之十年、亦未核。又孟孫爲大司空、故知此是小司空。弟子公孫龍生。

〔家語相魯解〕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

歲。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公孫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癸卯

十有二年、年五十四、爲司寇、與聞國政。三月、魯大治。按、司寇掌盜賊、刑罰之職、向爲臧氏官、權亞三卿、故孔子爲之三月大治。若使早任、則魯早治矣。他本繫之十年、非、是兹正之。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公園成、弗克。郈、費皆墮、而成獨不墮。三家有異志、國事不可爲矣。卽此已伏去魯之根。

韓詩外傳、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某、命爾爲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

家語相魯解由司空爲大司寇、閻氏若璩曰、侯國司寇無大稱、史記、家語俱作大司寇、非是。愚按、孔叢子有饋粟千鍾事、疑在此時。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又始誅解孔子爲魯司寇、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以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此事或疑其僞、因相傳已久、存之。

又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

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嘆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昧、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知罪矣。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

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又好生解 孔子爲魯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又子路初見解 孔子爲魯司寇、見季康子、當作桓子。康子不悅。孔子又見之、宰予進曰、昔予也聞諸夫子曰、王公不我聘、則弗動。今夫子之於司寇也日少、而屈節數矣、不可以已乎。孔子曰、然、魯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

是哉。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刑罰。自此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於耳。故政事莫如應之。

〔又相魯解〕先時、季氏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據左傳、此是孔子爲司寇時事、家語繫之爲司空時、非是。

〔又〕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爲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

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又禮運解孔子爲魯司寇、與於蜡、既賓事畢、乃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吾未之逮、而有記焉。以下備載禮記、茲不錄。

又曲禮子貢問解孔子爲大司寇、國厩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

有司、故拜之。以上數條不能別其前後，姑以家語類敘於此。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家語謂成亦墮、非是。史記繫之十三年亦非。

公羊傳：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

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

論語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論語中如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等章、或以爲皆是年語、因無切證、槩不錄。

孔叢子陳士義篇、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化旣行、民又作誦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

孔子編年卷二

浙江書局刊 周善溥 張大昌 校

校記

①其：當作「共」，見《史記》卷四七《孔子世家》。

②晏：當作「宴」，且下當有「且」字，見《四庫全書》本《孔叢子》卷上。又諸書「宴」或作「燕」，「且」或作「其」。

孔子編年卷三

溧陽狄子奇

甲辰 十有三年、年五十五。齊人歸女樂、季孫斯受之、三日不朝、遂行。按史記孔子世家以去魯在定公十四年、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則在十二年、皆失其實。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至衛、當魯定公十三年、茲從之。適衛主顏濁鄒家。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爲大司寇、與聞國政、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

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玩此句則當時孔子必有以罪自引者、孟子所謂欲以微罪行是也。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論語〕齊人婦[①]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孟子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又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琴操　孔子去魯、作龜山操、以喻季氏若龜山之蔽魯也。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江氏典林以猗蘭操附於此下、非是。

論語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

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閻氏若璩曰：此蓋孔子失魯司寇第一次至衛時事，以喪字考之，正合當時情事。愚按：此說極有見，存之。又子適衛章，說者亦以爲初至衛時語，未見明證，茲不錄。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孟子云：於衛靈公，際可之仕。則孔子亦必受職任事，今不可考矣。

又衛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十二諸侯年表同。

孟子：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

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乙巳　十有四年。年五十六。去衛。按、魯郊以寅月、孔子去魯在春郊之後、當在定十三年。三月。世家云、居十月、去衛、則去衛當在是年正月。將適陳、過蒲、蒲人止之。按、蒲人之止孔子、以公叔氏叛、故其事在定十四年正月、正是去衛適陳之際、故被其難。仍返衛、主蘧伯玉家。月餘、復去衛、畏于匡。匡在衛鄭之間、孔子畏匡、當在去衛適鄭之際。他本繫之過蒲之前、茲易之。適鄭、遂適陳。按、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正魯定公十四年也。然不久仍返衛。史記謂居陳三年、非是。又適衛。佛肸召、欲往、不果。將適晉、臨河不濟、乃還陬、作陬操。此節旨乎鄉陬邑也。是時孔子實反魯、故定十五年有子貢觀朝禮、哀元年有吳使人至魯問骨節兩事、明見左國家語。後儒考古不審、乃謂子貢先反仕魯、而孔子在陳聞之、又以此

陬非魯之陬邑、殊不可解。

史記孔子世家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此說亦未可信。然世家所云後有隙疑即指此。居十月、去衛。以下接畏匡事、茲移於後。

又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此公叔戍也。叛在是年正月、見左傳。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曰、此下有吾昔從夫子。遇難於匡語、茲刪之。吾甯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問、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蒲、衛所

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毋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心、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

〔又〕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説、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摇市過之。孔子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此下有過曹、適宋兩條。按、宋世家、孔子適宋在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茲移於後。

又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事在定公六年。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下有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二句、謬甚、茲削之。

〔家語困誓解〕匡簡子以甲士圍孔子、子路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俗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某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某之罪也命也夫。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此解圍之由也。惟以爲之宋時事、則不然。茲節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

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此條似近戲、然相傳已久、存之。

又陳世家 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十二諸侯年表同。

又孔子世家 孔子遂至陳、會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孔子去陳。至陳、去陳、是一年以內事。史記謂孔子是時居陳三歲、殊失其實、茲正之。

又 孔子遂適衛、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然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行。

又 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

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又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是時趙鞅未死、不應稱謚、疑有誤。）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

之、而況乎某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爲陬操以哀之。陬操、家語作槃操。

孔叢子記問篇、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犨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衞、息鄹、遂爲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於衞、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按、陬一作鄹、見論語及左傳。其目之衞者、蓋以自河反魯、必由衞過也。自史記索隱以此陬非魯之陬邑、後儒遂謂孔子自晉反衞、並未反魯、殊屬夢夢。

琴操、槃操又名息陬操、其詞曰、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鳳不翔留。操予心悲、還原息陬。

水經注、孔子適趙、臨河不濟、嘆而作歌曰、秋風衍兮風揚波、舟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爲斯。此卽歸魯之證。

丙午、十有五年、年五十七。居魯。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按，此則是在魯觀之，在魯言之，爲孔子十四年反魯明証。説者必謂子貢先反，而孔子在陳聞之，蓋泥於史記去魯十四年之説耳。不知史記前後錯亂不可勝數，固未可盡信也。

丁未，哀公元年，年五十八，居魯。

〔魯語〕吴伐越，墮會稽。在是年二月。獲骨焉，節專車。吴子使好來聘，且問之仲尼，曰：無以吾命。賓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某聞之，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

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按、此事又見家語辨物解、亦云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仲尼、其爲孔子居魯、決然無疑。乃史記世家與羵羊事類敘於定公五年、殊不可解。

戊申

二年、年五十九。適衛。按、莊子有再逐於魯語、想孔子當日必又有所以去魯者、今不可考矣。衛侯問陳、不對、遂行。　孫伋生。按孔子卒時、子思年十四、當生於是年。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

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鴻、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夏、衛靈公卒。

己酉

三年、衛出公元年。年六十、過曹、不容。按、過曹或在上年、亦未可知、因與之宋相違、互見、故繫於此。之宋、過桓魋之難。按、孔安國論語注以過曹之宋敘於去衛適陳之間、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合、正在是年。他本繫之定十四年、非是。主司城貞子家。司城貞子、宋大夫之賢者。孟子正以孔子嘗阨、猶必主司城貞子、故爲不失所主。若已至陳、則從容擇主、又何足異。凡以司城貞子爲陳臣者、皆誤。復適陳、爲陳侯周臣。陳侯周史名越、當是所記之異。孔子居陳最久、爲陳侯臣、容或有之。或以孟子此句屬司城貞子、說尤誤。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

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又宋世家景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十二諸侯年表同。

家語賢君解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理、爲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某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某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殺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

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此條語欠宏深、疑出假託。

又曲禮子貢問解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乎。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況自爲之哉。

孟子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是篇南宮敬叔例得附錄。然敬叔從孔子遊、先儒疑之、故不載。

〔家語辨物解〕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魯語〕仲尼在陳，有隼集於陳侯之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當作湣公。〕③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

孔叢子嘉言篇：陳惠公（當作湣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爲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惟君爾。以上二條雖無實年可考，然孔子在陳惟是年爲可據，故録於此。

史記孔子世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

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矣。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

按、康子雖召冉求、然求與於陳蔡之阨、其仕魯至哀十一年始見左傳、是未嘗卽歸也。史記有冉求將行子貢送冉求等語、恐非事實、茲刪之。又謂孔子歸與之嘆先在此時、更未可信。說見後。

家語曲禮子夏問解、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於孔子曰、禮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

死、則衣④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汝何疑焉。

庚戌

四年、年六十一。自陳如蔡。江氏永曰、是時蔡遷於州來。上蔡新蔡故地、已屬葉公兼治。孔子如蔡、蓋就葉公也。愚按、史記蔡世家、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是時蔡猶未遷也。然謂哀公二年孔子至蔡、恐非實錄、故不從。

史記孔子世家冉求既去、句疑誤、說見上。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

家語曲禮子貢問解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辛亥

五年、蔡成侯元年。年六十二。自蔡如葉。胡氏培翬曰、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

自陳遷於蔡。是哀四年也。又云、明年、孔子自蔡如葉。是哀五年也。愚按、世家謂齊景公卒之明年、孔子如葉、當在哀六年。然其上云、孔子自陳遷於蔡。秋、齊景公卒。似景公本卒於哀四年者、此史記之謬、不足據也。故從胡本。

復去葉反蔡。是時孔子往反蔡、葉、容或有之。然史記謂孔子留蔡三歲、決無其事、茲刪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

〔論語〕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

隱、直在其中矣。

又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某。曰、是魯孔某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某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

又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

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以上二章、史記以爲自葉反蔡時事、從之。

王子六年、齊晏孺子元年。年六十三。在陳、蔡間。吳伐陳、陳亂、絕糧。按、史記世家以絕糧爲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朱子辨之、是矣。然謂是時陳、蔡臣服於楚、孔子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日、俱考之未悉。是時陳服楚、蔡服吳、陳、蔡既相遠、又不相能、未嘗皆服楚也。若論語以兩事合書、乃以明孔

子見機而作、雖窮不悔、不必其在一時也。孔安國注以哀六年吳伐陳、陳亂、故乏食、與春秋合。家語及素王事記、歷聘紀年、並同、茲從之。

楚子救陳、使人聘孔子、將封以書社七百、令尹公子申不可。楚子卒、乃歸。

按、史記孔子世家以爲是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二諸侯年表及陳、衛世家則云、魯哀公十年自陳入衛。朱子論語序說從孔子世家、而於正名章集注則云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又與年表及世家互異。孟子云未嘗有所終三年淹、是孔子於歷聘諸國、皆無遠居三年之處。今云六年、自楚如衛、十一年乃自衛反魯、則在衛不止三年。云六年在陳、十年乃自陳入衛、則在陳不止三年。云六年在楚、十年乃自楚反衛、則在楚亦不止三年、皆與孟子不合。孔安國子在陳章注末有遂歸二字、明孔子於是歸魯也。左傳哀七年子貢即仕魯、亦孔子自陳反魯切證。謹備錄之、以俟博雅君子。

左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此孔子絕糧及楚聘孔子根由、錄之。

史記孔子世家吴伐陳、楚救陳。孔子在陳、蔡之間、（下有楚聘孔子、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一段、削之。說見上。）不得行、絶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下有與子貢論一貫章、似非一時語、節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告如子路。（史記凡三覆述問語、茲依家語節改。）子貢曰、夫子之道至

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⑤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爲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問亦如之。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興師，本以救陳，非爲

孔子來也、特聞而聘之耳。世家之言似未可信、姑録之。

［家語在厄解］孔子絶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子路作色曰、昔者聞諸夫子、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居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某哉。且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窮困而敗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會稽。

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餘與世家畧同、茲不贅。又有竊食一條、語不雅馴、削之。

又困誓解。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病。孔子弦歌。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爲無驕也。小人好樂、爲無懾也。其誰之子、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忘矣。孔子曰、善惡何也。注、惡何、猶言是何。夫陳蔡之間、某之幸也。二三子從某者、皆幸也。吾聞之、君不困不成王、烈士不困行不彰。庸知

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在。

［孟子］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

［孔叢子記問篇］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又記義篇］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遺孔子。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

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

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以上二條、馬氏繹史繫之厄陳蔡後、似乎可據、存之。檀弓謂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語近無徵、不敢妄録。

家語致思解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孔子不受。漁者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慮棄之糞壤、不如獻之君子、故敢以進焉。於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埽地、將以享祭。門人曰、彼將棄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諸、惜其腐餘而欲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

惡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

〔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有疾。庚寅、攻大冥、

卒於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史記陳世家湣公十三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據此、則孔子與昭王往來皆在陳地、並未至楚國都。凡言孔子適楚者、疑皆非實。

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按史記以此爲適楚時事、姑從之。

又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注云、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

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制之耳。遂歸。

孟子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卽論語所記，特文小變耳。史記所記繫於去陳反衞之際，以論語所記繫於魯召冉求之後，皆失其實，茲正之。

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孔子編年卷三

浙江書局刊　倪鍾祥　張大昌校

校記

①婦：當作「歸」，見《論語·微子》。

②桓桓：當衍一「桓」字，見《史記·宋世家》。

③砮：當作「砮」，見《四庫全書》本《國語》卷五。

④衣：當作「已」，見《四庫全書》本《家語》。

⑤蓋：《孔子家語》卷五作「盍」，義較長。

孔子編年卷四

溧陽狄子奇

癸丑七年、齊悼公、楚惠王元年。年六十四。居魯。

附錄（左傳）夏，公會吳于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此條本與孔子無涉，然是編於諸弟子之年，皆詳記之，則其事有歲月可紀者，皆當以次類書。後倣此。

甲寅 八年、年六十五。居魯。

附錄 左傳 三月、吳伐我。故道險、從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

乙卯 九年、年六十六。居魯。

丙辰 十年、年六十七。復適衞。

夫人幵官氏卒。江氏永曰、昔人因檀弓記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謂其已甚、因謂孔子出妻。近世甘駁辭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非謂伯魚之於幵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

家語後序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無子而出、乃求婚於顏氏、事當有之。伯魚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喪出母乎。愚按、此係有功聖門、錄之。檀弓謂伯魚子思皆出妻、俱不可信。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衛出公八年、孔子來。衛世家同、惟以爲自陳來、則皆誤。

〔又孔子世家〕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

〔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按左傳、哀十一年、孔子未反魯之前、

冉有已爲季氏將、則此問當在十年、蓋從夫子適衞而先歸也。或以此章爲在魯言之、似未可信。

〔又〕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又〕子曰、魯衞之政、兄弟也。

〔孟子〕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

衛孝公。即出公。養之仕也。此本統論孔子仕魯衛事，附列於此，其襛較一條，不知何時，不敢妄録。

丁巳，十有一年，齊簡公元年。年六十八。自衛反魯。

《左傳》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

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

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衞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論語孟之反不伐、檀弓戰于郎兩條、與此略同、不贅。

附録又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衞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又〕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史記孔子世家〕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

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世，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固之，則可矣。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記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

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顔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此條雖不無可議，然大半可采，故録之。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又：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按史記以此爲自衛反魯時語，今從之。又師摯之始章，疑亦在是時，因無左證，不録。

家語儒行解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請以重幣。言之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下接儒行全篇、茲不錄。又正論解有與樊遲論郊戰語、與左傳及世家略同、故不載。

又致思解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於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不能導、黿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渡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

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況於人乎。

孔叢子記問篇、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用。夫子作邱陵之歌曰、登彼邱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

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

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某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論語哀公問有若章、疑亦是時語。惜無明證、不錄。

戊午十有二年、年六十九。

左傳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此與上二條相連、又爲下冉求聚斂張本、故錄之。

論語、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孟子〕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附錄〕〔又〕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附錄〔又〕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論語太宰問子貢章、疑亦是時語、因無確證、不錄。

又冬十二月蝝、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江氏永曰、此年未嘗失閏、十二月火已伏。其蝝者時燠也、失閏在明年。季孫與夫子問答、當是明年十二月蝝事、傳誤繫之此年。

家語辨物解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蝝、何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己未　十有三年、年七十。子鯉卒。　弟子顏回卒。

史記孔子世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

家語七十二弟子解顏回、魯人、字子淵。下有少孔子三十歲六字、今刪。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或作一、非是。早死。孔子曰、自

吾有回、門人日益。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按、許慎五經異義、古者子死既葬、則字而不名。伯魚稱名、其死、蓋設言之。鄭駁之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前也。據此、足徵淵魚之死後、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先不遠。可徒行也。

又、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又、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

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以上四章自係一時之言、若子謂顏淵章及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兩章、未必皆是時語、故不錄。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解〕顏回死、魯定公當作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笇也。

〔穀梁傳〕黄池之會、吴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家語辨物解〕吴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率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

侯、則侯率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末之改也。若其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爲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

庚申十有四年、年七十一。西狩獲麟、作春秋。　齊陳恒弒其

君、請討之、不聽。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傳〕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子路死在獲麟後、文特牽連言之耳。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

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

〔家語辨物解〕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孔叢子記問篇〕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

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其必麟乎。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爲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下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爲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爲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

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某者以春秋，而罪某者亦以春秋。

〔孟子〕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附錄〔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此時子路、冉有同仕季氏、凡論語由求與三家並見者疑皆在此時。

附錄〔又〕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

質民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論語司馬牛三章、疑皆在此時。

〔又〕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

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論語〕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王氏應麟曰：左傳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諮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官未聞也。愚按此條極允。論語集注以左氏所云，非孔子之言，未免過苛。又謂仲尼此舉宜先發後聞，更宜商酌。

辛酉十有五年，齊平公元年。年七十二。弟子仲由卒。

附錄〔左傳〕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

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

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又 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劫以登臺。欒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1]之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之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

家語致思篇 季羔爲衛之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

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

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又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按，顏淵卒於哀十三年，卽以再期大祥言，亦當在是年。他本繫之十六年，非是。

壬戌 十有六年，衛莊元年。公年七十三。夏四月己丑，卒。杜氏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江氏永曰，四月己丑，當爲十一日，時魯歷與衛歷不同，蒯聵入衛事，傳依衛歷，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歷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四月有己丑，杜氏云云，非也。愚按，傳在前年，經在本年，此從告之故，春秋多有之，未必魯歷與衛歷有異也。且如杜所云，則己卯是正月朔日，如江所云，則己卯是正月晦日。竊疑衛亂在前年閏月，而出公奔魯，已在本年正月，故續經書之如是。二家之說，以杜爲長。

家語曲禮公西赤問解，衛莊公反國，改舊制，變宗廟，

易朝市。高子皐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今衛君欲其事事一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

之上，則猶賓之也。而某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又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又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又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

又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

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又〕魯哀公誄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或云、尼蓋孔子謚。

〔左傳〕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公誄之曰、閔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

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家語終記解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焉、含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二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佩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綬、桐棺四寸、柏椁五寸、飾廧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留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孔庭摘要、是年六月初九日、葬泗上、與夫人幵官氏合墓。皇覽、孔子冢去城一里、冢塋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甓爲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塋中樹以

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之屬。孔子举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

【後錄】

【孟子】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子生鯉，字伯魚，年五十。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張氏璿曰、按高氏子畧孔甲問答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語，則孔子時子思已長矣。然孔子卒時，距穆公之立已逾七十年，則六十二豈八十二之誤歟。愚按，子思之年雖不可考，然以魯世家核之，決不止六十二歲。張氏之說或可從也。嘗困於宋，作中庸。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順，一作慎。年五十七，嘗爲魏相。子順生鮒，字子魚，後名甲，著書二十餘篇，名孔

叢子。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襄年五十七、嘗爲漢孝惠皇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今本作太守。鄭氏環曰、長沙國有太傅、無太守。子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孔庭摘要作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疑悞。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卬、卬生驩。

校記

①之：當作「子」，見《四庫全書》本《春秋左傳注疏》卷五九。下文「季之曰」，「之」字同。

孔門師弟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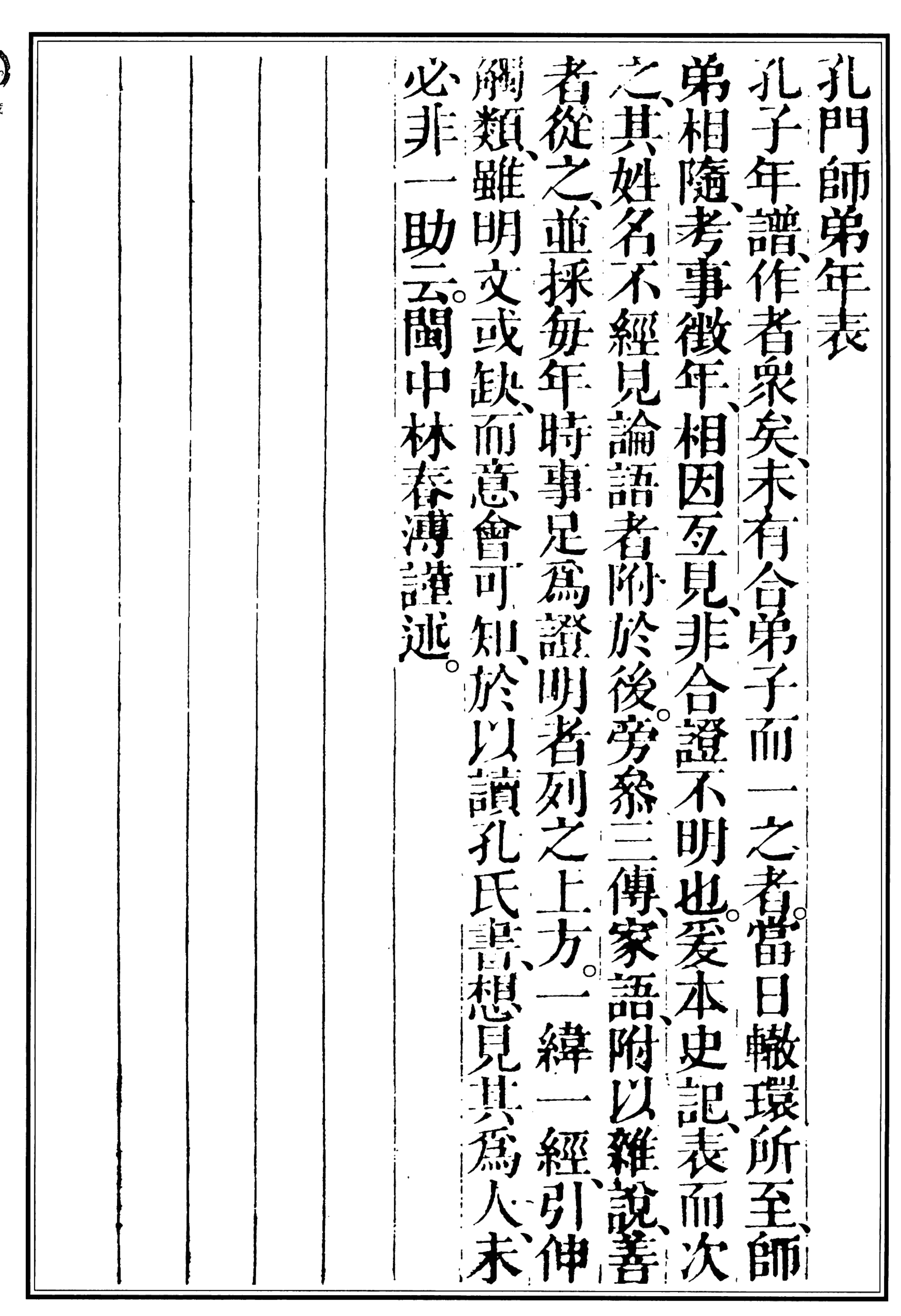
清・林春溥 編撰
吳洪澤 校點
舒大剛 審稿

清道光咸豐間刊本

《孔門師弟年表》一卷，清林春溥編撰。清道光咸豐間竹柏山房刊《竹柏山房十五種》本。

林春溥（一七七五—一八六一），字立源，號鑑堂，福建閩縣（今福建福州）人。嘉慶七年進士，歷庶吉士、散館編修，充文淵閣校理。嘗主講玉屏書院，又蒞任南浦、鵝湖、鰲峰講席。卒年八十七。春溥淹貫群經，尤精古史，長於考據，著述甚豐，刻爲《竹柏山房十五種》，其《孔孟年表》二卷之一即爲《孔門師弟年表》。

古今人所撰孔子年譜多達一百六十餘種，各譜所據文獻大抵相近，但因剪裁不一，闡釋多樣，以致異説紛呈，難以徵實。即如孔門諸子生卒事蹟，自《史記》、《孔子家語》諸書記載已不相合，延至後代，譜其年歷者滋多，而求一定不易之説，則實爲難。林氏認爲，孔門「師弟相隨，考事徵年，相因互見，非合證不明也」，因此據《史記》、《論語》、《春秋左傳》及《家語》、雜説等，將孔子及其弟子合爲一譜，參考互證，編爲《年表》，是其最大特色。至於材料取捨，則極慎重，於《禮記》、《家語》、《史記》所載歧異者，復參證諸書，揆諸事理，又考前人如江永等之説，取其近似者，而不盲從，且存異説及考辨原委於《後説》中，亦可見其用力之勤矣。《年表》所載，以孔子事蹟及時事稍詳，置諸上方；而以顏回、冉耕、仲由、漆雕開、有若、閔損、冉雍、冉求、高柴、巫馬施、宓不齊、端木賜、原憲、澹臺滅明、陳亢、公西赤、卜商、言偃、曾參、樊須、顓孫師等二十一人之年齒事蹟列之下方，旁行斜上，直觀簡明。所述大體可信，允稱佳構。



孔門師弟年表

孔子年譜、作者衆矣、未有合弟子而一之者。當日轍環所至、師弟相隨、考事徵年、相因互見、非合證不明也。爰本史記表而次之、其姓名不經見論語者附於後。旁參三傳、家語附以雜說、善者從之、並採毎年時事足爲證明者列之上方。一緯一經、引伸觸類、雖明文或缺、而意會可知、於以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未必非一助云。閩中林春溥謹述。

孔門師弟年表

年	孔子	弟子
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孔子生。據穀梁傳。時周靈王二十年。	孔子，宋之後也。微子啓卒，弟衍嗣，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及煬公熙，共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方祀弑煬公欲立何，何不受，厲公立。何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别爲公族，故以孔爲氏。一曰孔父生時所賜號也。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華氏之亂而奔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取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乃婚於顏氏徵在，因禱尼丘之山，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故名丘，字仲尼。孔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案孔子世系，家語與宋世家小異，今從宋世家。	
二十二年	二歲	
二十三年	三歲。叔梁紇卒，葬于防山。	
二十四年	四歲	
二十五年	五歲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殤公，納獻公。蘧伯玉從近關出。	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二十七年	七歲	顏無繇，字路，生於魯。據史記。
二十八年	八歲	冉耕二歲

		二十九年周景王元年	三十年	三十一年	昭公元年
		九歲	十歲	十一歲	十二歲
漆雕					漆雕開字子若，生於蔡。據家語。
子路			仲由字子路，生於卞。據史記。	二歲	三歲
伯牛	字伯牛，生於魯。據聖門志及闕里廣志。	二歲	三歲	四歲	五歲
顏路		三歲	四歲	五歲	六歲

漆雕子路伯牛顏路

○史記、字子開。鄭康成云魯人。

二年

十三歲

二歲四歲六歲七歲

三年

十四歲

有若三歲字子有、生於魯。據史記。○正義引家語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

五歲七歲八歲

年	孔子	閔子	有若	漆雕	子路	伯牛	顏路
四年	十五歲		二歲	四歲	六歲	八歲	九歲
五年	十六歲	閔損字子騫、生於魯。據史記。	三歲	五歲	七歲	九歲	十歲
六年	十七歲	二歲	四歲	六歲	八歲	十歲	十一歲
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季武子宿卒、平子意如嗣。	十八歲	三歲	五歲	七歲	九歲	十一歲	十二
八年	十九歲。娶於宋之亓官氏。○案亓官、家語作丌官、廣韻作并官、並誤。據漢韓勅禮器碑、宋祥符元至順追封孔聖夫人詔、俱作亓官、又漢有亓官武印、見山左金石志。	四歲	六歲	八歲	十歲	十二	十三
九年	二十歲。生伯魚。時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鯉、字伯魚。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史記索隱曰、有本作委吏。	五歲	七歲	九歲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年	二十一歲。嘗爲司職吏、而畜蕃息。職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案孔子入太廟、當在此時。	六歲	八歲	十歲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一年	二十二歲。始教闕里。新序曰、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	七歲	九歲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六歲。受學闕

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季氏，奔齊。

十三年，春，費人叛南氏。

十四年，齊人來歸費。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郯子來朝。

十八年

十九年

二十年，秋，衛齊豹殺公孟縶及

二十三歲

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聞古不修墓。」

二十五歲。母喪既練，陽貨弔焉，私曰：「季氏將饗士，子聞諸？」孔子曰：「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貨曰：「季氏饗士，不及子也。」貨出，曾點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已則衰服，猶應其言，示所以不非也。」

二十六歲。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

二十八歲。學官於郯子。

二十九歲。適衛，從師襄學琴。見《歷聘紀》。時衛靈公十一年。

三十歲

三十一歲。齊景公與晏嬰獵魯界，因入魯問禮。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身舉五羖爵之大夫，

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路

里。

冉求，字子有，生於魯。據《史記》。

冉雍，字仲弓，生於魯。據《家語》。

宓不齊，字子

巫馬施，字子

高柴，字子

孔子年	冉求	冉雍	閔子	有若	漆雕	子路	伯牛	顏路
二十三歲			八歲	十歲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七
二十四歲			九歲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七	十八
二十五歲			十歲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十九
二十六歲			十一	十三	十五	十七	十九	二十
二十七歲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八歲			十三	十五	十七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九歲			十四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十二	二十三
三十歲			十五	十七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一歲	二歲	二歲	十六	十八	二十	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五

宗魯。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十二月，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鄭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二十一年　　三十二歲

二十二年。周景王崩，悼王立。子朝作亂，王出奔。　　三十三歲

弟子	（前年）	二十一年	二十二年
子貢		端木賜，字子貢，生於衛。據史記。	二歲
子賤	子賤，生於魯。據史記索隱引家語。○史記作少四十九歲，今家語作少四十歲。	一歲	二歲
巫馬	子旗，生於魯。據史記。○家語云陳人，字子斯。	二歲	三歲
子羔	子羔，生於衛。據史記。○正義引家語云齊人。今家語作少四十歲。	二歲	三歲
冉有		三歲	四歲
仲弓		三歲	四歲
閔子		十七	十八
有若		十九	二十
漆雕		二十一	二十二
子路		二十三	二十四
伯牛		二十五	二十六
顏路		二十六	二十七

	（上年續）	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	二十五年
紀事	質納王入。冬、悼王崩、敬王立。	二十三年、子朝入于王城、敬王居狄泉。	二十四年、壬子、朝入于鄔。 孟僖子將死、屬其大夫使懿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二月丙戌、僖子卒。 五月乙未朔、日食。	二十五年、會于黃父、謀王室。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林堯叟謂季氏舞八佾、恐即指此。 九月、昭公伐
孔子		三十四歲	三十五歲	三十六歲。魯亂、適齊、至郭門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此也。孔子舍於外館、景公造焉。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釐王變文武之制、宮室崇峻、輿馬奢侈、故天殃所宜加。俄頃、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齊有一足鳥、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急告民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惟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景公致廩丘之邑以爲養、孔子辭不受、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
子貢		三歲	四歲	五歲
子賤		四歲	五歲	六歲
巫馬		四歲	五歲	六歲
子羔		四歲	五歲	六歲
冉有		五歲	六歲	七歲
仲弓		五歲	六歲	七歲
閔子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有若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漆雕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子路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歲。孔子過泰山側、聞婦人哭於墓甚哀、使子路問
伯牛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顏路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季氏一不克出奔齊。

亦甚矣。

二十六年。昭公居鄆。 冬齊侯將納公不克。

十一月敬王入成周。

三十七歲。齊大旱、春饑、景公問於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 景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待孔子曰、奉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

二十七年、春吳季札聘上國。秋晉謀納公不果。孟懿子陽虎伐鄆。

三十八歲。齊大夫欲害孔子、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吳季札適齊、反、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知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三十九歲

原憲字子思生於魯。據史記。○家語云宋人。

之。

	三十七歲	三十八歲	三十九歲
原思	原憲	二歲	三歲
子貢	八歲	七歲	八歲
子賤	七歲	八歲	九歲
巫馬	七歲	八歲	九歲
子羔	七歲	八歲	九歲
冉有	八歲	九歲	十歲
仲弓	八歲	九歲	十歲
閔子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有若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漆雕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子路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伯牛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顏子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歲。

生回、字子淵。據聖門通考。○顏

二十九年，晉鑄刑鼎。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四十歲

澹臺滅明字子羽，生於武城。據史記。

四歲 九歲 十歲 十歲 十歲 十一 十一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十二歲

三十年

四十一歲

陳亢字子禽，生於陳。據家語。

二歲 五歲 十歲 十一 十一 十一 十二 二十六 二十八 三十 三十二 三十四 十三歲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遂如乾

四十二歲

二歲 三歲 六歲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二 十三 十三 二十七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十四歲

原思 子賤 巫馬子 蔫 冉有 仲弓 閔子 有若 漆雕 子路 伯牛 顏子

氏家譜曰：顏路爲魯卿士，娶齊姜氏，生回。○以後但紀顏淵之年。

侯、公不果歸。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城成周。昭公薨于乾侯。

四十三歲

定公元年、塟昭公于墓道南、立煬宮。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見家語。

四十四歲。孟懿子、南宮敬叔來學。

二年

四十五歲

	四十三歲	四十四歲	四十五歲
子夏			卜商（字子夏、生於衛。據史記）
子華	公西（赤、字子華、生於魯。據史記。）	二歲	三歲
陳亢	三歲	四歲	五歲
滅明	四歲	五歲	六歲
原思	七歲	八歲	九歲
子貢	十二	十三	十四
子賤	十三	十四	十五
巫馬	十三	十四	十五
子羔	十三	十四	十五
冉有	十四	十五	十六
仲弓	十四	十五	十六
閔子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有若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漆雕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子路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伯牛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顏子	五歲	六歲	七歲

子夏 子華 陳亢 滅明 原思 子貢 子賤 巫馬 子羔 冉有 仲弓 閔子 有若 漆雕 子路 伯牛 顏子

記。

三年

四十六歲

言偃字子游，生於吳。○據史記、家語云少三十五歲。

二歲 四歲 六歲 七歲 十歲 十五 十六 十六 十六 十七 十七 二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七 三十九 八歲

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祝佗從衛靈公于會，言于萇宏，乃長衛于蔡。○時邾隱公元年。

四十七歲。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見家語。

曾參字子輿，生於魯南武城。○據家語。○據史記云少四十六歲。

二歲 三歲 五歲 七歲 八歲 十一 十六 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八 二十二 三十四 三十六 三十八 四十 九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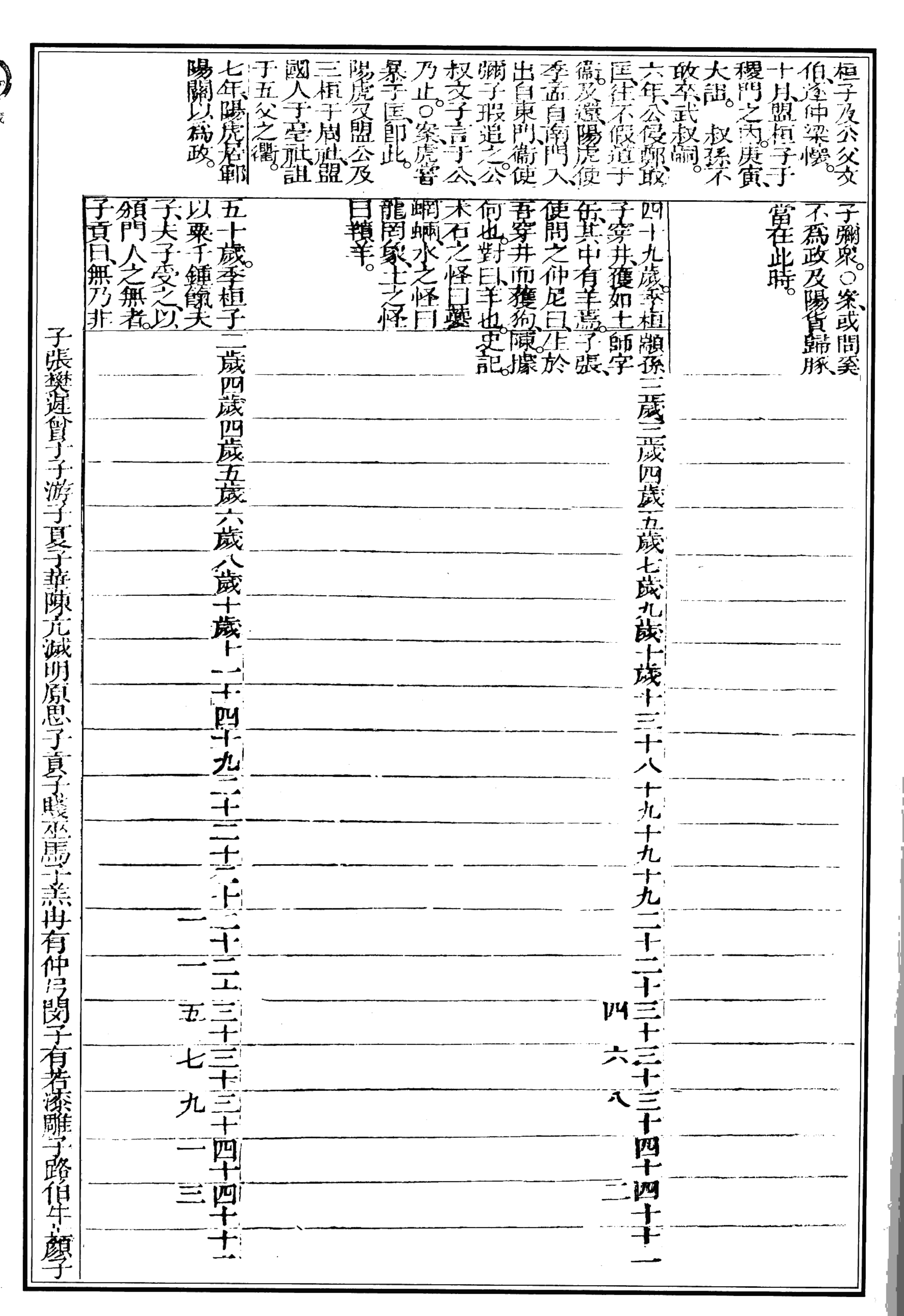
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囚季

四十八歲。陽虎叛，不仕，退修詩書禮樂，弟

二歲

云齊人，少三十六歲。

二歲 三歲 四歲 六歲 八歲 九歲 十二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一 十歲



桓子及公父文伯、逐仲梁懷。十月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叔孫不敢奉武叔嗣。六年、公侵鄭取匡、往不假道于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衞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言于公、乃止。○案、虎嘗暴于匡、即此。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七年、陽虎居鄆陽關以爲政。

子彌衆。○案、或問奚不爲政及陽貨歸豚、當在此時。

四十九歲。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五十歲。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曰、無乃非

	四十九歲	五十歲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生於陳。據史記。	二歲
樊遲	三歲	四歲
曾子	三歲	四歲
子游	四歲	五歲
子夏	五歲	六歲
子華	七歲	八歲
陳亢	九歲	十歲
滅明	十歲	十一
原思	十三	十四
子貢	十八	十九
子賤	十九	二十
巫馬	十九	二十
子羔	十九	二十
冉有	二十	二十一
仲弓	二十	二十一
閔子	三十四	三十五
有若	三十六	三十七
漆雕	三十八	三十九
子路	四十	四十一
伯牛	四十二	四十三
顏子	十一	十二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滅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羔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子

八年、衛侯叛晉。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桓子使林楚御以適孟氏。陽虎劫公與武叔伐孟氏、不勝、入驩陽關以叛。

季孫之意乎。子曰、與季孫之惠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五十一歲。南見老聃。見莊子。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乃言於魯君、以乘賓之、且請與往。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三匹、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廟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

三歲五歲五歲六歲七歲九歲十一十二十五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二二十六三十八三十四十二四十四十十十三

以王也。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　又入后稷廟、右階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

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非聖人之興者乎。　自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滅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期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子

九年、伐陽關、陽虎奔齊、齊侯囚之。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周反魯、道彌尊、遠方弟子之進益三千焉。孔子嘗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也、而交益親。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五十二歲。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說、然亦卒不行。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澹臺明原憲子貢子賤巫馬子羔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子

四歲六歲六歲七歲八歲十歲十二十三十六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三十三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一二二三三三七九一三歲。五

孔子欲往公山、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



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豈但魯國而已哉。

東周乎。

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使萊人以兵劫公、聞孔子言、乃退。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侯犯以郈叛、奔齊、齊人乃致郈。史正義曰、魯築城以旌孔子功、因名謝城。春秋繁露曰、孔子爲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是歲、齊晏嬰卒。見齊世家。

五十三歲。爲司空、別五土之性、物各得其宜。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魯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季孫不説、冉子以告。孔子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

五歲

七歲

七歲

八歲

九歲

十一

十三

十四

十七歲。爲孔子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二十二歲。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爲火來者、拜之。子貢曰、何也。子曰、其來者亦相弔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四

三十八

四十

四十二

四十四

四十六歲。孔子爲魯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見通考。

十五

子張　樊遲　曾子　子游　子夏　子華　陳亢　滅明　原思　子貢　子賤　巫馬　子羔　冉有　仲弓　閔子　有若　漆雕　子路　伯牛　顏子

		十一年	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二子奔
孔子		五十四歲。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曰、今以往、君有取、無曰假。見韓詩外傳。○案、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問一言與邦、當在此時。	五十五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孔子用魯、聚師襄爲樂官。見歷聘記。○案、
子張		六歲	七歲
樊遲		八歲	九歲
曾子		八歲	九歲
子游		九歲	十歲
子夏		十歲	十一
子華		十二	十三
陳亢		十四	十五
滅明		十五	十六
原思		十八	十九
子貢	之道也。故拜之。	二十三	二十四
子賤		二十四	二十五
巫馬子		二十四	二十五
羔		二十四	二十五歲。○案、子路使子羔爲費宰、當在
冉有		二十五	二十六
仲弓		二十五	二十六
閔子		三十[illegible]	四十
有若		四十一	四十二
漆雕子		四十三	四十四
子路		四十五	四十六歲。爲季氏宰、墮三都。○案、公伯寮
伯牛		四十七	四十八
顏子		十六	十七

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不可。十二月，公圍成，不克。

叔孫武叔毀仲尼，疑在此時。

此時。

愬子路，疑在此時。

十三年，孔子相魯，大治。齊人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我爲先幷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于是選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

五十六歲。攝行相事。七日，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塗不拾遺，四方客至皆如歸焉。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奢侈越境而徙。初，爲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爰得我

八歲

十歲

十歲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六

十七

二十五歲。孔子誅少正卯，子貢進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七歲。子適衛，冉有僕。有既庶既富之問，當在此時。

二十七

四十一

四十三

四十五

四十七歲。齊人歸女樂，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適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

四十九

十八歲。天下歸仁。○後漢書。○家語有對定公東野畢善御之語，當在此時。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澹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羔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子

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己送、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悠哉、維以卒歲。師己反、以告桓子、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晉趙鞅殺邯鄲午、荀寅范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二子遂伐公、敗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

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行、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致粟六萬。○案王孫賈問媚竈、當在此時。又歷聘記曰、太子以女樂去魯、師襄入于海。則太師摯諸入去魯、亦在此時。

拾遺記曰、孔子相魯、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曰鳳鳥不至。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減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羔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子

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不可以不除。

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請。十二月、歎入于絳、盟于公宮。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謀殺南子、不克、奔宋。晉人圍朝歌。時曹伯陽六年、宋景公二十一年、鄭聲公五年、陳湣公周六年。

五十七歲。居衛。十月、或譖之、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僕、以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以爲陽虎、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仲由彈劍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而圍解。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衛夫人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絺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

子張 九歲

樊遲 十一

曾子 十一

子游 十二

子夏 十三

子華 十五

陳亢 十七

滅明 十八

原思 二十一

子貢 二十六歲。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

子賤 二十七

巫馬 二十七

子羔 二十七

冉有 二十八

仲弓 二十八

閔子 四十二

有若 四十四

漆雕 四十六

子路 四十八歲。匡簡子以甲士圍孔子。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由、歌、予和汝。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伯牛 五十

顏子 十九歲。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渠驂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過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司馬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微服過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適鄭、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案、陳司敗問昭公知禮、當在此時。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滅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羔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子

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並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曰、形

者、天厭之。

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

	十五年	哀公元年
紀事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	哀公元年春、楚圍蔡、蔡遷于吳。吳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保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
孔子	五十八歲。在陳。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孔子。孔子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	五十九歲。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羣臣於會稽
子張	十歲	十一
樊遲	十二	十三
曾子	十二	十三
子游	十三	十四
子夏	十四	十五
子華	十六	十七
陳亢	十八	十九
滅明	十九	二十
原思	二十二	二十三
子貢	二十七歲。邾隱公朝魯、子貢觀焉、知二君皆將死亡。	二十八歲。孔子與蒲人盟、遂適
子賤	二十八	二十九
巫馬	二十八	二十九
子羔	二十八	二十九
冉有	二十九	三十
仲弓	二十九	三十
閔子	四十三	四十四
有若	四十五	四十六
漆雕	四十七	四十八
子路	四十九	五十歲。佛肸召孔子、子欲往。
伯牛	五十一	五十二
顏子	二十[illegible]	二十[illegible]

齕行成。夏、齊衛伐晉、救范氏。八月、吳侵陳。十一月、晉趙鞅伐朝歌。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滅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期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子

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善哉聖人。居陳三歲、會吳侵陳、常被寇、于是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鬥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遂適衛。靈公喜、郊迎。公怠于政事、不用孔子。孔子歎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不果。

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臨河而歎。子貢曰、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

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往。○子擊磬於衛。遇荷蕢。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簡子殺竇鳴犢、舜華。臨河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反衛。主遽伯玉家。

二年。夏。衛靈公卒。輒立。晉趙鞅納蒯聵于戚。冬。蔡遷于州來。

六十歲。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如陳。○案。儀封人請見。當在此時。朱子曰。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今以游夏之年

弟子	年
子張	十二
樊遲	十四
曾子	十四
子游	十五
子夏	十六
子華	十八
陳亢	二十
澹臺滅明	二十
原思	二十四
子貢	二十九歲。○案、公孫朝問仲尼焉學當在此數年。
子賤	三十
巫馬子期	三十
冉有	三十一
仲弓	三十一
閔子	四十五
有若	四十七
漆雕	四十九
子路	五十一
伯牛	五十三
顏子	二十二

也。而簡子殺之。夫鳥獸尚諱傷其類。而況丘乎。

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我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三年，齊衛圍戚。　五月，桓宮僖宮災。　七月，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與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

四年春，蔡公孫翩弒昭侯，成侯朔立。　夏，葉公諸梁致蔡于負

證之，恐不然也。

六十一歲，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康子召冉求，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因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六十二歲，自陳遷於蔡。

	六十一歲	六十二歲
子張	十三	十四
樊遲	十五	十六
曾子	十五	十六
子游	十六	十七
子夏	十七	十八
子華	十九	二十
陳亢	二十一	二十二
滅明	二十二	二十三
原思	二十五	二十六
子貢	三十歲。冉求將歸魯，子貢知孔子思歸，誠冉求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三十一
子賤	三十一	三十二
巫馬子	三十一	三十二
子羔	三十一	三十二
冉有	三十二歲。以康子召，歸魯。	三十三
仲弓	三十二	三十三
閔子	四十六	四十七
有若	四十八	四十九
漆雕子	五十	五十一
子路	五十二	五十三
伯牛	五十四	五十五
顏子	二十三	二十四

	五年	六年
紀事	四。六月辛丑、亳社災。五年、齊景公卒。	六年、春、吳伐陳。楚救陳、師于城父。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
孔子	六十三歲。自蔡遷葉。葉公問政、問直躬。反於蔡、遇長沮、桀溺。孔子使宰予使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宰予曰、君能行其道、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違辱君之重貺乎。宰予歸、以告夫子。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見孔叢子。	六十四歲。楚昭王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子張	十五	十六歲。從在陳、蔡困、問行。
樊遲	十七	十八
曾子	十七	十八歲。從孔子在楚、心動。
子游	十八	十九歲。從於陳、蔡困、從適
子夏	十九歲。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夏。	二十歲。從於陳、蔡。
子華	二十一	二十一
陳亢	二十二	二十四
滅明	二十四	二十五
原思	二十七	二十八
子貢	三十二	三十三歲。從於陳蔡。孔子
子賤	三十三	三十四
巫馬	三十三	三十四
子羔	三十三	三十四
冉有	三十四歲。孔子將之荊、申之以冉有。	三十五歲。從於陳蔡、至衛。
仲弓	三十四	三十五歲。從於陳蔡。
閔子	四十八	四十九歲。從於陳蔡。
有若	五十	五十一
漆雕	五十二	五十三
子路	五十四歲。葉公問孔子、子路不對。問津於長沮、桀溺。又嘗從而後、遇荷蓧丈人。	五十五歲。從於陳蔡、慍見。
伯牛	五十六	五十七歲。從於陳蔡、後有
顏子	二十五	二十六歲。從於陳蔡。孔子

子張 樊遲 曾子 子游 子夏 子華 陳亢 滅明 原思 子貢 子賤 巫馬 子羔 冉有 仲弓 閔子 有若 漆雕 子路 伯牛 顏子

史曰、其當楚王之身乎。若崇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弗榮。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秋七月、昭王卒。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齊陳乞弑其君荼。

會吳伐陳、陳亂、之食絶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於是使子貢使楚、昭王興師迎孔子、乃免。○案、陳蔡之厄、史記、家語皆謂陳蔡大夫恐其用、發徒圍之。時蔡已遷州來、故地盡屬楚、而陳方被吳伐、望楚救、豈敢圍楚所聘之人哉。孔安國註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之食。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蓋地値兵荒、君大夫不見禮、以至困乏耳。故今

見弟子傳。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滅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羔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伯牛顏子

辭歸。問母、母曰、吾思爾、齧指。見搜神記。

衛。與將軍文子彌牟之弟子蘭相善、使之受學於孔子。

問曰、吾道非耶。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爲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爲順。君子

問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

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

疾、子問之、先孔子卒。其年不可考。

問、吾道非耶。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使爾多財、吾爲爾



從孔誅。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楚昭王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時衛君輒欲得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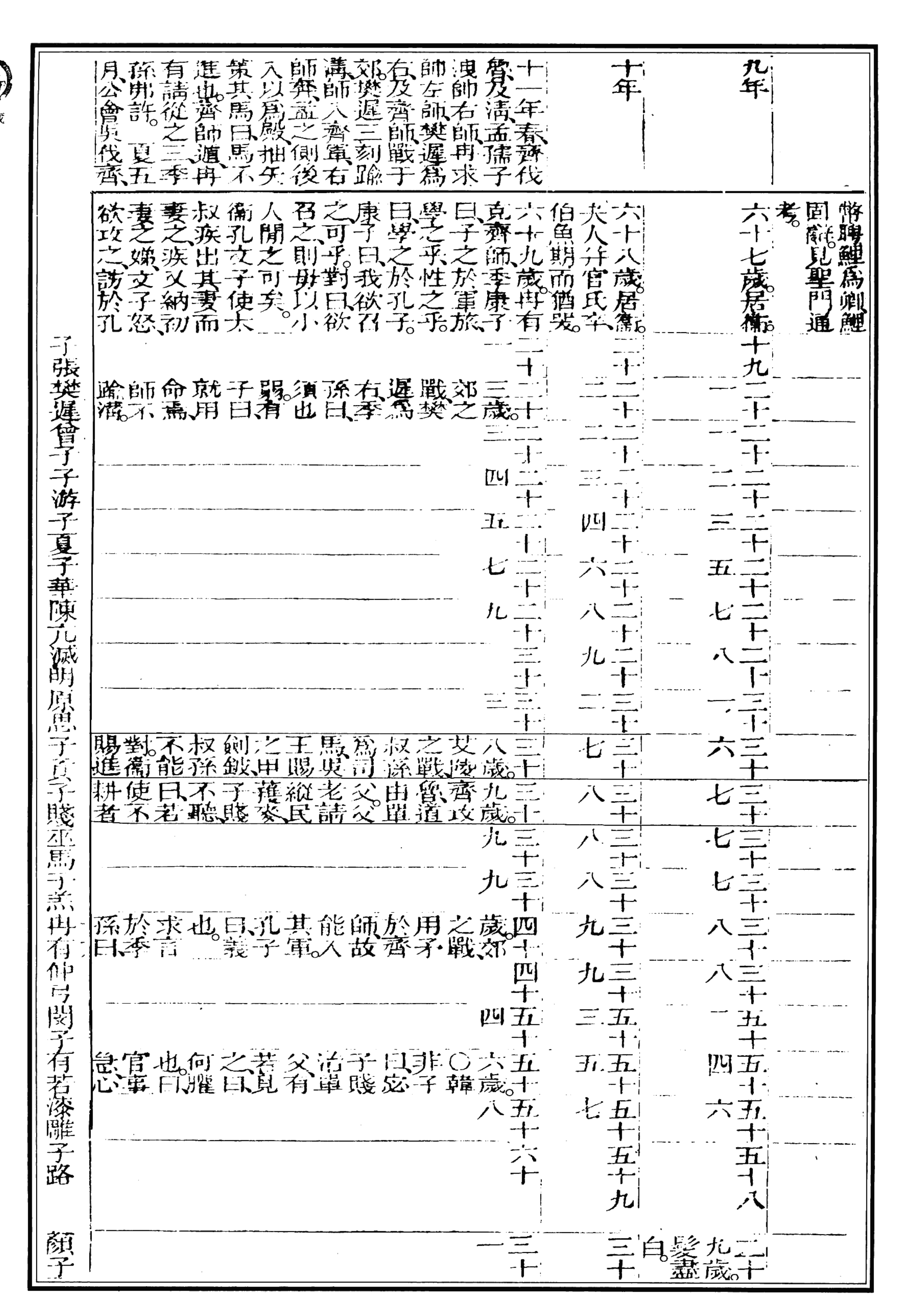
能修其道、而不能爲容。今不修爾道、而求爲容、賜而志不遠矣。於是使子貢使楚乃免於厄。至衛、問伯夷叔齊何人也。

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至衛、問衛君待子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者。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滅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羔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　顏子

	七年	八年
	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康子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	八年，吳爲邾故伐魯，克武城。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吳師克東陽而進，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吳人行成，乃盟而還。
	爲政有魯衛兄弟之語。六十五歲。居衛。	六十六歲。居衛。子路爲蒲令。春，修溝瀆，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曰：爾以民爲飢，何不告君發倉廩而以私饋之？是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罪矣。見說苑。是歲，哀公以
子張	十七	十八
樊遲	十九	二十
曾子	十九	二十
子游	二十	二十一
子夏	二十一	二十二
子華	二十二	二十四
陳亢	二十五	二十六
滅明	二十六	二十七
原思	二十九	三十
子貢	三十四歲。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	三十五
子賤	三十五	三十六
巫馬	三十五	三十六
子羔	三十五	三十六
冉有	三十六	三十七
仲弓	三十六	三十七
閔子	五十	五十一
有若	五十二	五十三歲。微虎私屬徒卒，欲宵攻吳王於泗上，有若與焉。
漆雕	五十四	五十五
子路	五十六歲。○案子路爲蒲大夫，疑在此時。	五十七歲。孔子過蒲，三稱其善。晉嘗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疑在此時。
顏子	二十七	二十八



		九年	十年	十一年
				十一年春、齊伐魯、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及齊師戰于郊。樊遲三刻踰溝、師入齊軍、右師奔、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齊師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夏五月、公會吳伐齊、
	悼聘鯉爲卿、鯉固辭。見聖門通考。	六十七歲。居衛。	六十八歲。居衛。夫人幷官氏卒。伯魚期而猶哭。	六十九歲。冉有克齊師、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可矣。衛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又納初妻之娣、文子怒、欲攻之、訪於孔
子張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樊遲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歲。郊之戰、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師不踰溝。
曾子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子游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子夏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子華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陳亢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滅明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原思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子貢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歲。艾陵之戰、叔孫爲司馬、吳王賜之甲、劍鈹、叔孫不能對。衛賜進。
子賤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歲。齊攻魯、道由單父。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
巫馬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子羔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冉有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歲。郊之戰、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求言於季孫曰、
仲弓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閔子		五十一	五十三	五十四
有若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歲。○韓非子曰、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何臞也。曰、官事急、心
漆雕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子路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顏子		二十九歲。髮盡白。	三十	三十一

敗之于艾陵。冬、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于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子孔子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之。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然魯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禮記、語魯太師樂。晚而喜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復有杞宋、損益、從周等語。伯魚卒時年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滅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期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子路 顏子

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

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獲、是使民有樂也。○悉家、子賤單父宰、為父事者、所事人者三、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當此時。

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治不可。求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非智也。請以重幣迎之。季孫以告哀公。

憂之。有若曰、治細而治憂、天下將奈何。

	十二年	十三年
魯	十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吳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辭，乃不尋盟。秋，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爲言于太宰嚭，乃舍衛侯。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孔子	五十。七十歲。顏淵卒，哀公弔焉，使人訪於孔子。孔子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不有筭也。○案，季康子問仲由、賜、求可使從政，問政、患盜，問殺無道，問使民敬忠以勸。哀公問政，問何爲則民服。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當在此時。	七十一歲。顏淵
子張	二十二	二十
樊遲	二十四	二十
曾子	二十四	二十
子游	二十五歲。○案，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疑在此時。	二十
子夏	二十六歲。○案，爲莒父宰，問政，疑在此時。	二十
子華	二十八	二十
陳亢	三十	三十
滅明	三十一歲。○案，子游爲武城宰，子問得人，曰有澹臺滅明，疑在此時。	三十
原思	三十四	三十
子貢	三十九歲。辭吳尋盟，說吳舍衛侯。○案，太宰問夫子多能，當在此時。	四十
子賤	四十歲。○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治。	四十
巫馬子系	四十	四十
冉有	四十一歲。○案，季氏旅泰山，伐顓臾，冉有聚斂，及退朝何晏之問，在此數年。從之。	四十
仲弓	四十一歲。○案，爲季氏宰，問政，疑在此時。	四十
閔子	五十五	五十
有若	五十七	五十
漆雕	五十九	六十
子路	六十一	六十二
	三十二歲。卒。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顏路請車，子不許。門人厚葬之。時顏路年六十四。其卒不可考。後有顏氏之儒。	

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五月、宋向魋入于曹以叛、出奔衛、遂奔齊。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于魯郭門之外。八月、孟懿子卒、武伯嗣。冬、魯饑。

之張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七十二歲。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乃西觀周室、因史記作春秋。有莫我知之嘆、知我罪我之語。六月、齊陳恒弒簡公於舒州。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三家不可。○案、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當在此時。

子張	三	二十四
樊遲	五	二十六
曾子	五	二十六歲。孔子七十二歲、語曾子諸孝經。見孝經援神契。
子游	六	二十七歲。問孔子曰、今麟見、其誰應之。子泣曰、麟出而死、吾道窮矣。見孔叢子。
子夏	七	二十八歲。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公羊疏引閔因敘云、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
子華	九	三十
陳亢	一	三十二
滅明	二	三十三
原憲	五	三十六
子貢		四十一
子賤	一	四十二
巫馬	一	四十二
子羔	一	四十二歲。孔子往觀麟、高柴爲御。見孔叢子。
冉有	二	四十三歲。季康子使冉有告子路要小邾子路辭。
仲弓	二	四十三
閔子	六	五十七
有若	八	五十九歲。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
漆雕		六十一
子路		六十三歲。春、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辭。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秋、齊陳瓘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陳成子乃歸成。衛孔悝①立蒯聵、輒奔魯。

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年歲	事蹟
七十三歲。	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哭子路於中庭、曰、噫、天祝予。既哭、進使者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孔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叛臣、天下所不容、將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孔子。孔子曰、罪以反除、又何執焉。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七	
四十二歲。	子服景伯如齊、子貢爲介。陳成子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子貢對曰、寡君之願也。成子乃歸。
四十三	
四十三	
四十三歲。	孔悝②之難、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
四十四	
四十四	
五十八	
六十	
六十二	
六十四歲。	秋、齊陳瓘過衛、仲由見之、告以善魯。冬、衛孔氏之豎渾良夫私納蒯聵、劫孔悝③登臺、輒奔魯。子路欲燔臺、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仲子崔者、子路之子、告孔子欲報父讎。子曰、行矣。黶與子崔戰而死。見孝子傳。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子張樊遲曾子子游子夏子華陳亢澹臺滅明原思子貢子賤巫馬子期冉有仲弓閔子有若漆雕

十六年夏四月十一日己丑、孔子卒。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哀公二十七年卒。次悼公三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平公二十年、湣公二十二

武伯乃止。見孔叢子。

七十四歲。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寢疾七日而沒。葬魯城北泗上。○孔子兄孟皮、生弗、字子蔑。子伯魚生伋、字子思、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不說而退。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不待駕救之。既免、撰中庸四十九篇。見孔叢子。魯穆公立、常見尊禮。距此已六十九年矣。穆公三年、齊田和伐衛、取毋丘、當郎孟子所謂子思

子張	二十	六歲。○孔子卒後、子張居陳。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孔穎達曰、是其弟子。韓非子曰、孔氏之後、儒分爲八、有
樊遲	二十	八
曾子	二十	八歲。○曾子嘗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方是之時重
子游	二十	九歲。季康子謂子游曰、鄭子產死、鄭人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死、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
子夏	三十	歲。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孔子既沒、子夏西河發援、爲魏
子華	三十	二歲。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陳亢	三十	四
澹明	三十	五歲。○孔子卒後、澹臺子羽居楚。嘗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
原思	三十	八歲。孔子卒、憲亡在草澤中、後隱於衞。
子貢	四十	戍。 三歲。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請若喪父而無服。既三年、門人將歸、入揖於子貢、皆哭失聲。子貢又廬冢
子賤	四十	四歲。○漢藝文志儒家、宓子十六篇、又景子三篇、說宓子語、似其弟子。韓非子曰、田明辜射、宓子賤。宋書曰、宓
巫馬	四十	四
子羔	四十	出。 四歲。○明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問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對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
冉有	四十	五歲。○哀公二十三年、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
仲弓	四十	五歲。○鄭康成謂論語爲仲弓、子夏所撰定。
閔子	五十	九、
有若	六十	一歲。孔子既沒、三年、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不可。後有若之喪、悼公弔焉。
漆雕	六十	三歲。○開習尚書、不樂仕。後有漆雕氏之儒。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所致、何傷於德哉。



年、頃公二十五年、楚滅魯。時東西二周俱亡、實秦莊襄王之元年也。

居衛有齊寇者。而史世家乃謂子思年六十二。誤也。子思生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上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嘗適趙、與平原君客公孫龍論臧三耳、與魯平公同時。子高生斌、字子愼、亦作子順、年五十七。嘗爲魏安釐王相、與魯頃公同時。子愼生鮒、年五十七。爲陳王涉博士、死于陳下。

子張氏之儒。子申詳、與穆公子思同時。

其身而輕其祿。子曾元、曾申。申受詩於子夏、受春秋於左丘明。孫曰曾西。曾子門人可考者、樂正子春、沈猶行、陽膚、公明高、公

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民生以時雨、莫愛其賜。見說死。子游子言思。

文侯師。晚喪子、失明。葬魏文侯以魯元公六年立、距此已五十七年、是子夏年九十餘也。孔子授春秋於子夏、子夏授公羊高、

上三年、然後歸。○哀公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貢曰、吾其入乎。子貢私於使者曰、君再在孫、內外無親、賜不識

賤殘領、由不足信。○聖門通考曰、子賤後爲魯使吳、卒於道。漢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見顔氏家訓。

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幾也。皆爲成宰、葬其妻、犯入之禾。申詳以告曰、請更之。子羔曰、吾爲邑長、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成人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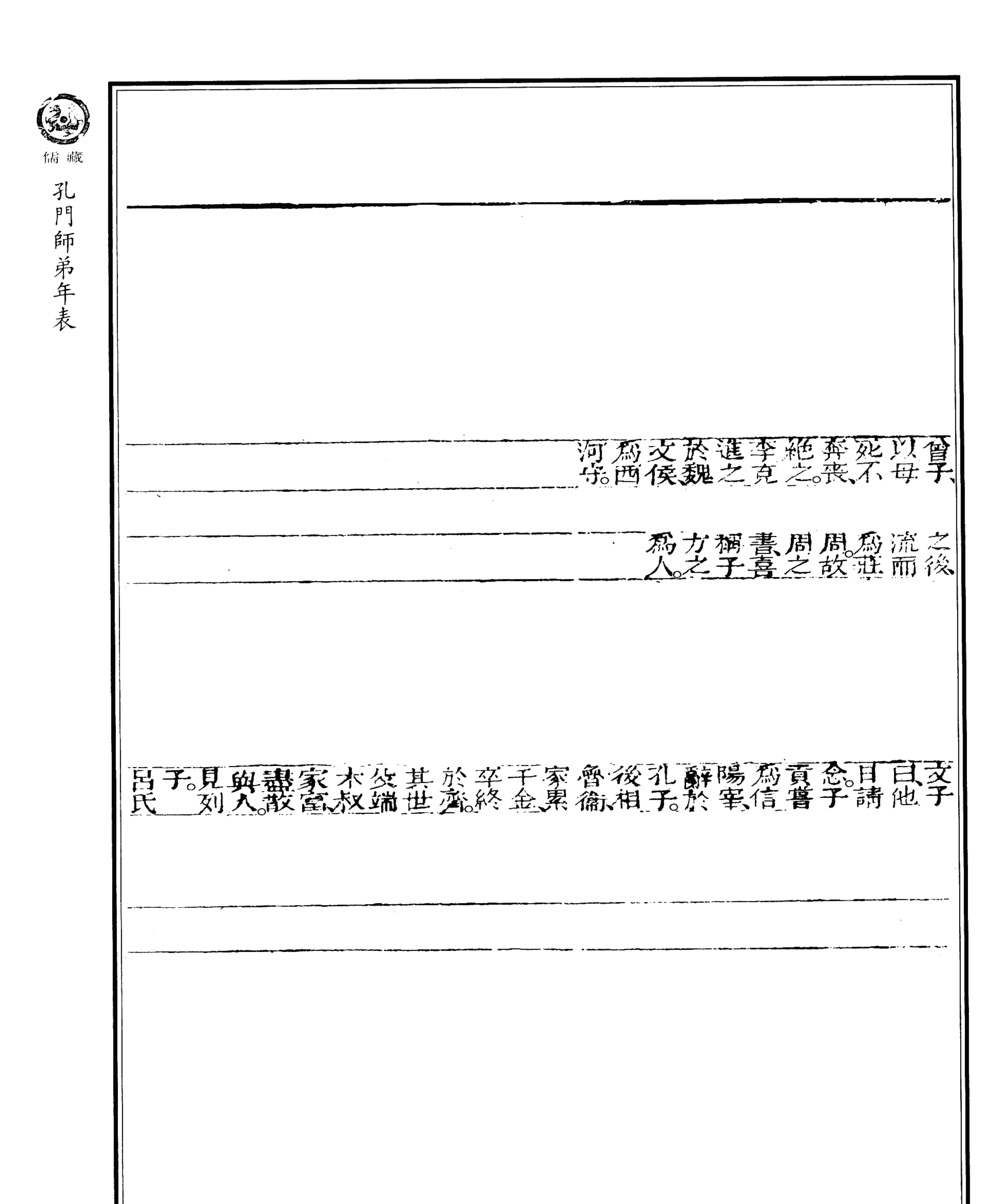
子游擬由左。

明儀、子襄、公明宜、單居離。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孟子又學於子思之門人。後有子思氏、孟氏、樂正氏之儒。又衛人吳起始事

教梁。亦魏文侯受經藝於子夏、撰有孝經傳。又曾申尚行子受詩於子夏。子弓、段干木、田子方、李克、皆子夏門人。韓子曰、子方

所由入也。二十七年、越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康子病之、曰、若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

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爲成宰遂爲衰。



曾子、以母死不喪、棄之。絕李克之進、於魏文侯、為西河守。

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

文子曰、他日請念。子貢嘗為信陽宰、辭於孔子。後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其世發端木叔、家富、謀散與人。見列子。呂氏

春秋

曰、田子方學於子貢。

校記

①孔俚：當作「孔悝」，見《春秋左傳注疏》卷五九。

②同①。

③同①。

孔門師弟年表後說

孔子生卒編年、惟江慎修聖蹟年表頗爲精核。並以世家爲主、而取證於三傳以訂其訛。其辨論俱見本書、今不贅錄。但其閒尚有未安者、故稍爲更正、具說於後。至弟子之年、多以史記弟子傳爲主。惟樊遲、史云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據左傳郊之戰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禮二十曰弱、以家語推之、時年二十三、其說爲合、故從之。又子賤、史云少四十九歲、家語作四十、索隱引家語又作三十。案孔子嘗許子賤君子、則道明德立、當在强仕之年、索隱所引、竊爲近之。又史記家語並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其卒、史記但云早死、家語云三十二早死。如家語之說、是卒於厄陳蔡伯魚卒之前、顯與論語不合。聖門通考謂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未知所據、而其說爲近、今姑從之。

四書釋地謂回少孔子三十七歲、史脫七字、荅本薛應旂甲子會紀之說。論語稽求篇以少三十歲是四十之誤、皇王大紀書回死於哀公十一年、均無所據。

孔子弟子其有年可考者、表外尚有十人。秦商字丕慈、史記作子丕。魯人、鄭康成曰楚人。少孔子四歲。商瞿字子木、魯人。梁鱣字叔魚、齊人。皆少孔子二十九歲。梁鱣、今家語作少三十九歲。顏幸字子柳、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冉孺字子魯、魯人。曹卹字子循。文獻考云蔡人。伯虔字子析。家語云衞人、孟子曰趙人。顏高字子驕。今家語作顏刻。皆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叔仲會字子期、晉人、家語云魯人。少孔子五十四歲。此類於事罕徵、且非表所能容、故不載。案弟子傳、孔子傳易於商瞿、又云瞿年三十八無子、其母爲更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今以年考之、瞿之使齊、值孔子居衞之日、是越國而使

之也、恐未然矣。家語謂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夫子曰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果然。案家語、梁鱣少商瞿十歲、是鱣三十歲時、瞿年適四十、安得遽有五子而云果然耶。又家語云、叔仲會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此却可爲闕黨童子之證。

襄公二十六年、衛甯喜謀納獻公、蘧伯玉從近關出。時孔子方六歲、而襄十四年孫林父謀出獻公、伯玉從近關出、尚在孔子未生之前七年。其時伯玉當已壯年。後孔子五十九歲、將西見趙簡子、不果、反衛、主伯玉家。計其年不下九十矣。而文翁孔廟圖列之弟子、豈其然乎。弟子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孔子弟子、當以曾晳爲最長。據檀弓、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武子以昭公七年卒、時孔子年十八、想曾晳年亦相埒、而論語記侍坐、乃在子路之後、蓋與顏淵季路侍一例耳。

江愼修謂古人埋棺於坎爲殯、殯淺而葬深、其說未知所本。又云、五父之衢似在城外、括地志謂在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未知孰是。今案左傳定六年、陽虎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是必城內四達之衢、爲人人往來共見之地、豈淺葬之所哉。觀其合葬之言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蓋卽有鑒於前此之不墳、致不知其處、而云然耳。當仍從舊說爲是。

家語、孔子有母之喪、既練、陽貨弔焉。私於孔子曰、季氏將饗士、子聞諸。孔子曰、弗聞也。聞之、雖在衰絰、亦欲與往。此不似聖人

語。且貨於昭公末年始見於傳、距此尚十餘年、時未擅權、孔子何至言遜如是。今姑錄之以傳疑。史記謂孔子要絰與饗、爲陽虎所絀、其妄更不足辨。

史記昭公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秦穆之霸、因說其言。此事不見於傳、即如其說、是景公已知孔子矣。而後二十五年魯亂、孔子適齊、又云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何舛也。今姑存前事而削其後。齊魯世家、年表並載齊景公與晏嬰獵魯郊、因入魯問禮、當別有所本。

鄭世家曰、孔子嘗過鄭、兄事子產。據孔子世家則適鄭在定公十四年、時子產殁二十六年矣。豈早年固嘗適鄭、而孔子世家遺之耶。

閻氏四書釋地曰、史記載孔子適周在昭公二十年。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是爲定公九年。水經注云、孔子年十七

適周、是爲昭公七年。索隱謂孟僖子卒、南宫敬叔始事孔子、實敬叔言於魯君而得適周、則又爲昭公之二十四年。四説不同。考曾子問孔子、有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遇日食語。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正與此合、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宜以昭公二十四年爲是。江慎修曰、僖子卒於二月、而日食在五月、則孔子適周宜在三四月間。但敬叔方有父喪、家語謂與孔子俱至周、恐未必然。蒙謂敬叔父喪方在三月之内、非惟不可適周、恐亦非受業之時。且哀經不入公門、何由得請於魯君資孔子車馬耶。又懿子南宫敬叔俱以昭公十一年生、見左傳、則是時甫十四歲耳。而孔子語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亦不類三十五歲時語也。且懿子既學於孔子、而乃與陽虎伐鄆、敗公徒、曾入聖門而猶若是、而孔子亦何無一言

責以大義。凡此皆事理之可疑者。考家語正論解、南容說仲孫何忌既除喪、而昭公在外、未之命也。謂未命爲卿大夫。定公即位、乃命之辭曰、先臣有遺命囑家老、使命二臣必事孔子而學禮、以定其位。公許之。二子學於孔子。然則其及門實在定公元年、而適周又後乎此、則惟莊子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之說爲可信。維時爲定公八年、適陽虎將享季氏於蒲圃之歲、蓋孔子適周固爲問禮、亦以避亂。而敬叔與俱、當亦以家難故耳。閻氏徒見是年無日食、遂斷爲非。然助葬安見即在此時、而巷黨未必即屬周地。此刻舟膠柱之見、非篤論也。案史記、孔子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又公羊疏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今家語觀周篇無此文、則嚴氏所引乃古家語也。據孔子世家、儒林傳、春秋爲獲麟而作、則如周當在哀公十四年。是孔子嘗再適周、而是年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孔子所云從老聃助葬遇日食、其在此時乎。

世家稱孔子年三十五、魯亂、適齊。以景公不能用、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於乾侯。通鑑前編遂謂孔子在齊八年。不知年四十二一句、乃連下文言之、非足上文語也。但於何時反魯、世家無明文。據檀弓、延陵季子適齊、反、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往而觀葬。季子之聘上國、在昭公二十七年春、見左傳。傳及紀季札觀樂、在襄公二十九年。時孔子方九歲、知非觀葬時也。而嬴博在泰安縣境、距齊都遠、於曲阜爲近。夫子觀葬、蓋亦自齊歸魯、途中偶遇、未必特爲此行。則歸魯當在是年春可知也。孟子稱孔子未嘗有所終三年淹、齊景既不能用、接淅遂行、豈有遲至八年之久乎。

說苑曰、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案、孔子年三十六適齊、後反乎魯、遂不復至齊。而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其妄明矣。

昭公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林堯叟曰、季氏舞八佾、恐卽指此、是也。時臧孫與諸大夫皆不平、其秋昭公遂伐季氏、正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者也。然則容忍之義爲長。

崔述洙泗考信錄曰、孔子爲魯司寇、子路爲季氏宰、實相表裏。觀墮都之事、可見子路見疑、卽孔子不用之由。故公伯寮之愬孔子以道之行廢言之、似不僅爲子路發也。蒙謂武叔之毁仲尼、桓子之受女樂、亦當由墮都之故。蓋始患家臣之强而墮之、繼聞處父之言而疑之、物必先腐而後蟲入焉。使桓子不疑孔子、豈女樂所能閒哉。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蓋在墮費之後。夫子以爲賊夫人之子者、非惟質美未學、亦緣少不更事、劇邑非所宜耳。子羔時年二十

五故以夫人之子稱之。

江愼修曰、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執政自是季氏。此說始于毛西河。不知攝之云者、特行其事而未居其位、固不害其爲相也。若僅僅相禮、豈能使塗不拾遺、豕衣致誦、而齊人遽有爲政必霸之懼乎。管仲以堂阜之囚、而鮑叔薦以爲相、其實二守自是國高、其平戎于王只稱陪臣、寧得謂之非相耶。

孔子不以女樂去魯、而以膰肉、當時及門並無一問、想皆默喻其意。後至孟子始發之。若桓子雖不至以爲爲肉、度亦不過謂爲無禮、迫師己以歌告、乃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此史公傳神之筆。

孔子世家以攝相去魯在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案、史記

謂孔子生于魯襄公二十二年、較穀梁後一年、故云爾。其實五十六歲、當定公十三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于定公十二年書女樂去魯、誤。衛表世家則于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實當定公十三年、此爲得之。江愼修曰、女樂事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間、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嘗在春也。案、是則然矣。但江以去魯居衛適陳畏匡反衛俱十三年事、則不然。據世家、攝相三月、居衛十月、又過匡過蒲、復月餘始反乎衛、是其閱月已十有四五、豈止一年耶。年表謂十三年至衛、十四年適陳、爲得其實、故今從之。蔡世家書孔子如蔡當哀公二年、年表書哀公三年孔子過宋、十年自陳至衛、皆與孔子世家異、然不可從。

梁玉繩史記志疑曰、顏濁鄒卽讎由、孟子疏言之極明。史稱讎由是子路妻兄、便是彌子瑕妻兄。瑕見主其妻兄之家、遂邀孔

子來主、亦非無因。而濁鄒緣孔子主於家、受業爲弟子、理固宜然。蒙謂濁鄒及門、實由子路、滅明子蘭之受業、又由子游。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抑豈獨回哉。

家語云、顏刻少孔子五十歲。案孔子五十七歲過匡、顏刻爲僕。是方七歲也。家語之年、不可盡信如此。顏刻即子驕、家語又云、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其年亦不合。

孔子去魯、弟子多從、如子路子貢冉有顏淵、其載在傳記者、尤爲較著。然子貢于定公十五年觀邾公朝魯、于哀公七年爲康子辭吳、是或有他故、或即夫子所使。如先之子夏申之冉有之類、俱不可知。冉有雖于哀公三年以康子召歸魯、而六年仍從陳蔡、又有夫子爲衛君之問、是亦從居衛也。至十一年用矛入齊師、而夫子即以是歸魯。所謂疏附先後、二子有焉。而其奔走

禦侮、出處必偕者、子路一人而已。夫子用魯、則子路仕于季氏、畏匡、過宋、絕糧、問津、死生以之。最後夫子四年居衛、則子路三年宰蒲。嗣從反魯、再屈私門、勾繹辭要、以前何非亦趨亦步、迨明年斷纓于衛。未幾、夫子亦夢奠兩楹矣。子曰、從我其由。蓋深許之也。

儀封人請見、閻潛丘謂在夫子去魯司寇而適衛時事。考之地理、殊覺未協。時衛都帝丘、（今直隸開州西南。）在曲阜之西、而儀即今之祥符。（續漢郡國志、浚儀本大梁、註云、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西征記亦以浚儀爲封人之邑、見水經注。浚儀、今河南祥符縣。）在衛都西南。自魯之衛、必不由此。王中川謂在去衛適陳時、得之。蓋陳都宛丘、（今河南淮寧縣南三里。）在祥符之南、故儀爲自衛適陳必由之道也。

陳蔡之厄、論語只云絕糧、不云兵圍。又云在陳、或云陳蔡、或云

陳蔡之閒、不名一地。是時蔡遷州來、上蔡新蔡故地、盡已屬楚。曰蔡者、仍其名耳、實卽楚也。曰陳蔡之閒者、所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不能指名何地而强名之耳。蓋地處邊境、無館舍飲食之司、又吳方伐陳、兵荒道梗、人民失所、賓旅無依、七日絶糧、實由于此。孔安國註曰、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楚陳世家並云、楚昭王卒于城父。時孔子在陳。論語亦云在陳絶糧、知與蔡無涉。孟子曰、君子之阨于陳蔡之閒、無上下之交也。斯言得之矣。至其年、朱子據論語謂當在去衛如陳時、然論語問陳絶糧、文法兩分、與齊景公待孔子、齊人歸女樂二節相似、未見定是一時之事。江愼修謂在自陳遷蔡之年、而盡削楚聘事、未免臆斷無據。今仍從史記、而參用孔註、庶得其實。聖門之厄、莫過于陳蔡。聖門之盛、亦莫過于陳蔡。惟曾子以傳道之賢、而適不與、搜神記謂曾子從孔子在楚、心動辭歸、或爲

此也。自是之後、子貢冉有先歸魯、而子游之宰武城、子夏之宰莒父、仲弓之宰季氏、想俱在夫子反魯之後。又伯牛顔淵子路相繼死亡、夫子所以有皆不及門之歎。

孟子稱孔子没三年之外、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今以諸子之年證之、時有子六十三、子夏三十二、子游三十一、子張二十八、曾子三十。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游夏之徒亦非無見也。

孔子逸事見于雜説者尚多、如戰國策蘇代曰、陽貨之難、孔子逃于衛。事文類聚引符子曰、魯侯因左丘明之言、召孔子爲司徒。此類亦足備異聞。又後漢書徐防傳注引史云、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亦與今本異。顔氏家訓曰、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鹽鐵論曰、孔子能方不能圓、故饑于黎丘。

家語曰、冉雍、伯牛之宗族、生于不肖之父。史記曰、仲弓父賤人。而論衡云、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是竟以仲弓爲伯牛之子、可怪也。家語曰、冉求、仲弓之宗族。子游之年、史記云少孔子四十五歲、家語作三十五。案禮運、仲尼與于蜡賓、與子游言禮。家語以爲孔子爲司寇時事。若如史記之説、時子游纔八歲耳。則似家語爲是。然家語多出入大小戴、而稍有添設、多見其疎。如孔子適齊、過泰山之側、有婦人哭丁野者而哀。使子貢往問之云云。案、孔子以魯亂適齊、在昭公二十五年。時子貢纔五歲耳。則不如檀弓以爲子路之爲得也。時子路二十七歲。又左傳成公二年、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此事非夫子所親見、故曰聞也。而家

語云、子路仕衛、見其政、以訪孔子。皆疏謬之顯然者。左傳昭公二十年、齊景公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家語以爲孔子在齊語、亦與史記不合。又閔子騫辭費宰、明見論語、而家語云閔子騫爲費宰、問政于孔子、更不足信。

卜子年譜

清・陳玉澍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蔣宗許　一審
郭　齊　二審

民國四年鉛印本

掌故的研究。其文馳騁博喻，援證古今，大多爲憂國憂民之作。通經史、小學，著有《爾雅釋例》、《卜子年譜》等。

得名家黄以周、王先謙指點，學業大進。知識淵博，詩文俱佳。光緒十四年中舉，後傾心於歷史、政治、

陳玉澍（一八五二—一九〇六），清鹽城（今屬江蘇）人。自幼勤學，治學嚴謹。入江陰南菁書院，

《卜子年譜》二卷，清陳玉澍編撰。民國四年上虞羅氏鉛印《雪堂叢刻》本。

卜子即孔子弟子子夏。子夏（前五〇七—?），姓卜，名商，字子夏，後亦稱「卜子夏」、「卜先生」，春秋末晉國溫人（另有魏人、衛人二説，近人錢穆考定，溫爲魏所滅，衛爲魏之誤，故生二説）。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才思敏捷，以文學著稱，其學以常有獨到見解而得孔子贊許。《論語》中还有不少他的名言，如：「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百工居其肆以成其言，君子學以致其道」；「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等等。孔子去世後，子夏至魏國西河（濟水、黄河間）講學，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史記・儒林列傳》），崇尚儒學的魏文侯亦嘗從學。近人認爲子夏思想中具有「法家精神」，韓非子稱「儒分爲八」而不及子夏之儒，是視其爲法家之故（見郭沫若《十批判書》）。然自漢以來，學者大多認爲，儒家的經學最初主要是從子夏一系傳授下來的，如東漢徐防説過：「《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自子夏」（《後漢書・徐防傳》）。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則敍述得更詳細。子夏晚年，因喪子而哭之失明，離群索居。唐玄宗時，被追封爲「魏侯」，宋代又加封爲「河東公」。

是譜旨在表彰子夏傳經之功。自敍云：「吾嘗謂無曾子則無宋儒之道學，無卜子則無漢儒之經學。宋儒之言道學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於曾子。漢儒之言經學者，必由荀、毛、公、穀而溯源於卜子。是孔子爲宋學、漢學之始祖，而曾子、卜子爲宋學、漢學之大宗也。」前人作孔子年譜，而於子夏尚無專譜，誠爲憾事。故先定孔子行年，不取公、穀之説，而以《史記》爲據。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子夏生於定公三年。《年譜》以年爲經，以事爲緯，排比事類，廣集佐證，成此一編，子夏生平事蹟，原原本本，釐然可觀。末附《西河考》一篇，翔實可據。誠爲治儒學史者不可忽視之作。

卜子年譜自敘

天地有羼民之心，而不能言，聖人代之言。六經者，聖人之言，實天地之心也。無六經，則聖人之言不可見，即天地之心亦無由見矣。天地之愛護六經也，與愛聖人同。有能抱守遺經於湮晦之餘者，天必況施神明之壽，以緜衍聖人之緒於不墜。故伏生、轅固生皆秦時人，至漢文景時年九十餘而尚存。竇公爲魏文侯時人，至漢孝文時年百八十歲而尚存。卜子爲定、哀時人，至魏文侯時年百有餘歲而尚存。無他，存伏生以存書也，存轅固生以存詩也，存竇公以存樂也，存卜子以存羣經也。此亦可見天地之心矣。當孔子歸與發歎，還轅闕里，與羣弟子論次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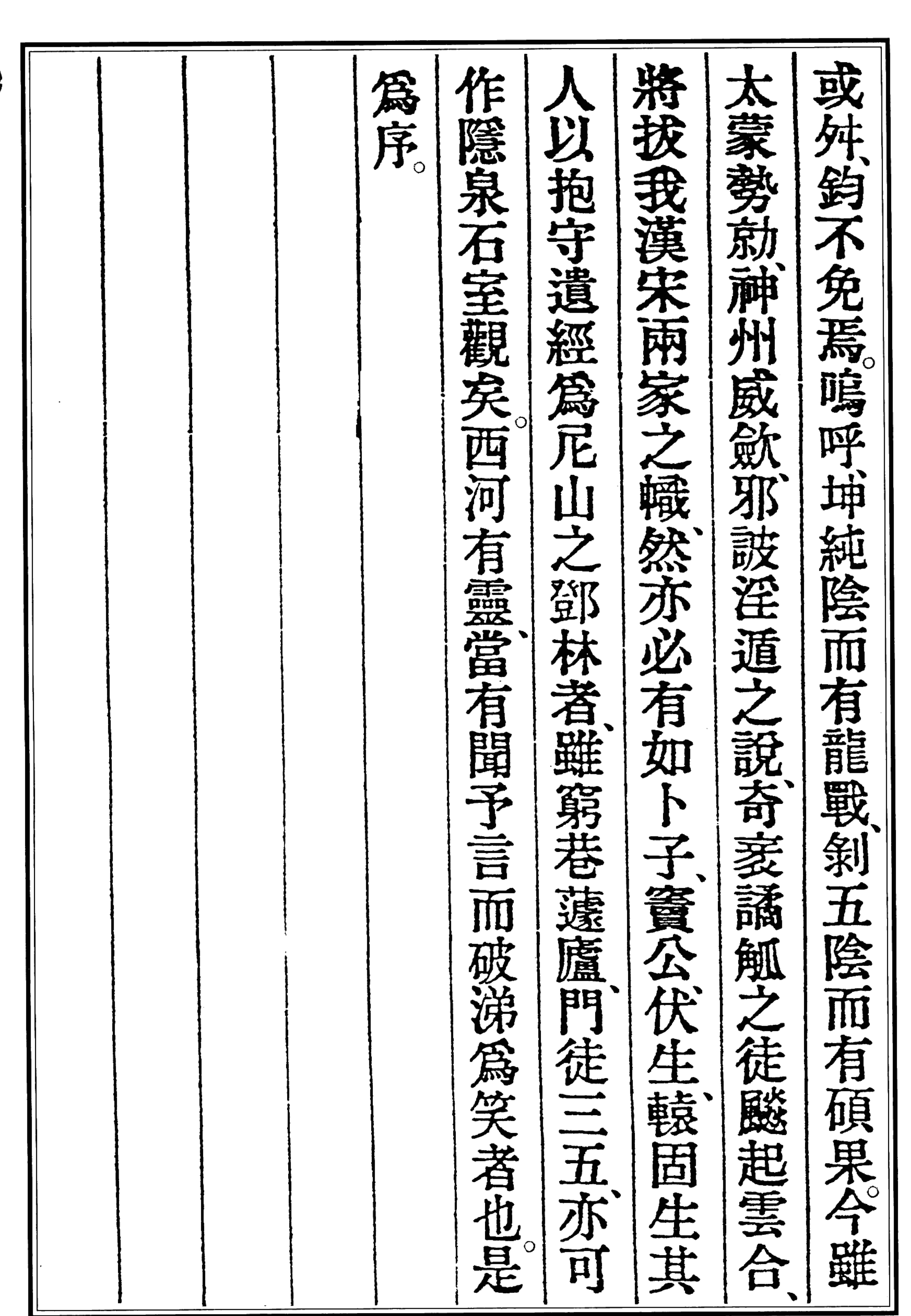
修起禮樂，及門之士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其時儒術號稱至盛。未幾，兩楹夢奠，素王告殂，其有散遊諸侯，訓聚徒衆，如曾子居武城，子張居陳，子貢居齊，澹臺滅明居楚，並相繼淪逝，不可復作。下逮戰國之世，六籍淪替，九流並興，至聖微言，不絶如縷，獨賴卜氏以期頤上壽，而又值好古賢君，傳布經學，爲海內大師，俾東山之緒，復振於西河，其功固不在鄒嶧下也。今試即其功詳言之，爾雅，子夏所足，張稚讓言之。論語，子夏所譔，鄭康成言之。論語崇爵讖亦云，子夏等六十四人共譔仲尼微言。惠氏棟謂即論語也。於易有傳，於詩有序。於禮有喪服傳，有夏小正傳，有易本命篇。於樂則論今樂古樂之別，暢發其旨於魏文

侯。於書亦有發明章句之功、見於後漢徐防所言。於詩則授高行子、或云以詩授曾申、由是而李克、而孟仲子、而根牟子、而孫卿子、至漢遂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學。春秋則授公羊氏、至漢遂有胡母生、董仲舒之學。春秋又授穀梁氏、至漢遂有江公、蔡千秋之學。吾嘗謂無曾子則無宋儒之道學、無卜子則無漢儒之經學。宋儒之言道學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於曾子。漢儒之言經學者、必由荀、毛、公、穀而溯源於卜子。是孔子爲宋學、漢學之始祖、而曾子、卜子爲宋學、漢學之大宗也。又嘗謂羣經之置博士、不始於漢而始於魯。魯有博士、史記循吏傳、公儀休爲魯博士、以高第爲魯相。繆公之爲也、孔子之功也。爲博士置弟子、不始於漢而始於魏、魏

有博士、漢書賈山傳、祖父祛爲故魏博士弟子。師古曰、六國魏也。文侯之爲也、卜子之敎也。昔胡仔譔孔子編年、江氏永作孔子年表、馬氏驌繹史有先聖年譜、夏氏洪基、鄭氏環、蔡氏炘孔子年譜、而於卜子未有譜其年者、蒙嘗引以爲憾。歲在重光單閼、爰有卜子年譜之編。或謂卜子少孔子四十四歲、雖見家語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而公羊、穀梁春秋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史記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主公、穀則孔子於定公元年四十四歲、子夏當生於定公二年。主史記則孔子於定公二年四十四歲、子夏當生於定公三年。孔子生年先不可定、子夏生年曷由定乎。予謂公、穀雖受經子夏、其時皆口授、未著竹帛、至漢始各

有傳於襄二十一年經記庚子、孔子生、此非魯史之舊、亦非孔子所自書、特漢儒傳經者增益以尊至聖、爲左氏春秋所無。而史記魯世家、孔子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實有所本。金哀宗時有孔元措者上承其先孔宗翰所撰家譜、孔傳所作祖庭雜記之舊、增益纂輯成祖庭廣記、內引世本有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攷世本與國語並成於左邱明、說見漢書司馬遷傳贊。史記記孔子之生於襄二十二年、據左氏、世本、記孔子之卒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則據左氏之續經也。夫羣言淆亂、必折衷於聖人。主公、穀與史記者雖各數十家、而

大清一統志從史記、
欽定歷代紀事年表亦然。而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折衷朱子，兼採夏氏洪基之說，斥宋濂力主公穀之非，可以息羣喙而衷一是。今遵史記以定孔子生年，即孔子生年以定子夏生年，不亦可乎。所惜者其卒年未能考耳。然據史記魏世家，文侯二十五年受子夏經藝。其時子夏年已百有八歲，上距孔子卒歲已八十年矣。一老憖遺，六籍弗墜，謂非天之重愛斯文也乎。今編卜子年譜，始於周敬王十三年，即魯定公三年，終於周安王二年，即魏文侯二十五年。以年爲經，以事爲緯，纂輯彌月，成書兩卷。唯家鮮卷軸，居久離索，或漏



或舛、鈞不免焉。嗚呼、坤純陰而有龍戰、剝五陰而有碩果。今雖太蒙勢劾、神州威歛、邪詖淫遁之說、奇衺譎觚之徒飈起雲合、將拔我漢宋兩家之幟、然亦必有如卜子、竇公、伏生、轅固生其人以抱守遺經爲尼山之鄧林者、雖窮巷蘧廬、門徒三五、亦可作隱泉石室觀矣。西河有靈、當有聞予言而破涕爲笑者也。是爲序。

士之能立身修己、憲章前哲者，必其無忘前人所論著，而不悖師之本旨者也。則小子鸞有深媿焉。光緒甲辰，小子鸞游學顧穆之先生之門，先生詔鸞曰：吾鹽惕庵陳先生，江淮間大師也，論著至多，自後樂堂文鈔刊行外，有若爾雅釋例、毛詩異文箋、卜子年譜等稿，皆爲希世之作。鸞竊誌之。乙巳春，穆之先生逝，陳先生卒門弟子如干人來弔，撫棺慟哭。維時鸞始獲識先生面。是年冬，先生有粤遊，越明年歸，感疾卒於家。鸞聞痛甚。歲己酉，鸞以事之滬，與建業江楚間學士大夫遊，每道及先生名，靡不悲其遇而景其學。甲寅夏，先生姪鐘凡自燕京來，謀刊先生遺稿。未幾，以卜子年譜兩卷至，附函謂此書序言曾載國粹學

報第五十五期。順德鄧秋枚跋尾云、鹽城陳君以孤貧特立發名海濱。此年譜自序一首、李君寄余先刊報中。年譜之學、貴能排比事類、廣集左證、雖有不合、其相距亦不甚遠。有求勝之者、惟顯有證據、始能更之。況卜子遠在周世、所恃僅經史輿地之書、蒐集最録、尤屬不易。陳君於此幾經探索、始有初稿。後據他書改定、鉤乙跨勒、跡如亂絲、復審正而出、始付繕寫。先印此序、亦可見陳君學術之大凡云云。當時讀者頗以未窺全豹爲憾。今商請羅叔言先生以全帙校勘鋟梓、俾世之識先生者得益明先生之學、而小子鸞亦可稍告無罪於無忘前人所論著、而不悖師之本旨焉。乙卯正月、鹽城印鸞章謹識。

卜子年譜卷上

鹽城陳玉澍譔

甲午 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卜子生於溫。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家語同。十二諸侯年表、魯周公世家孔子世家皆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左氏襄三十一年傳注同。王子年拾遺記、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楊烱盈川集、遂州長江縣先聖孔子廟碑、夫子周靈王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生。孔子四十七世孫孔傳東家雜記、先聖誕辰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即魯襄公二十二年

也。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案、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下至周敬王十二年癸巳四十四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是生於敬王十三年甲午、即春秋魯定公三年也。胡仔孔子編年繫其生於定公二年、是少孔子四十三歲也。說非是。今本史記不言子夏何國人、家語以爲衛人、鄭康成則云溫國卜商。藝文類聚六十四、文選左太沖招隱詩注並引尚書大傳子夏對夫子云、退而窮居河濟之間。考春秋傳說彙纂、溫縣故城在懷慶府溫縣西南三十里。考其地、正當河水之北、濟水之南、與河濟之間正合。司馬貞史記索隱云、溫國、今河南溫縣、元屬衛。故錢坫論語後録云、漢書地理志、溫故國

屬河內郡。河內、衛地、故家語以爲衛人。此二說均未當。溫本東周畿內蘇子國、爲狄所滅、狄不能有、地歸於周。魯僖二十五年、襄王以賜晉文公、晉以狐溱爲溫大夫。左氏定八年傳、晉成何曰、衛吾溫原也。謂衛僅比晉之溫原、二邑、非謂溫原二邑爲衛地也。索隱說非是。今河南衛輝、懷慶二府皆漢河內郡地、始封之衛有河內之汲州、共、朝歌等縣。最後之衛有河內之野王一縣、非河內皆衛有。當子夏時、朝歌等縣已入於晉、埜王亦未爲衛有、無論溫邑。論語後錄之說亦非。溫爲晉地、子夏在春秋時爲晉人。三家分晉、溫屬魏、故子夏又爲魏人。文選李蕭遠運命論、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退老於家、

魏文侯師之、正謂魏爲其家所在。禮記檀弓正義引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復云、子夏魏人也、在西河之上。然則唐本史記有魏人也三字、而今本脱之。鄭氏云溫國卜商、與史記魏人之説正合。宋高似孫史畧言、江南史記爲唐舊本、有字多者、有字少者、與今本同異凡四千三百五十條。孔穎達所見史記有魏人也三字、蓋唐本也。今本無此三字、蓋宋本也。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列傳、皆本弟子籍、最爲可據、今從之。經典釋文序録云、子夏、衛人。太平寰宇記河南道濮州人物有卜商、河北道衛州人物復有之、皆本家語。禮記樂記正義引馬昭云、家語王肅所增加。然則據家語遠不如

據史記矣。

乙未　十四年、魯定公四年。卜子二歲。

丙申　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卜子三歲。

丁酉　十六年、魯定公六年。卜子四歲。

戊戌　十七年、魯定公七年。卜子五歲。

己亥　十八年、魯定公八年。卜子六歲。

庚子　十九年、魯定公九年。卜子七歲。

辛丑　二十年、魯定公十年。卜子八歲。

壬寅　二十一年、魯定公十一年。卜子九歲。

癸卯　二十二年、魯定公十二年。卜子十歲。

甲辰 二十三年、魯定公十三年。卜子十一歲。

乙巳 二十四年、魯定公十四年。卜子十二歲。

金鶚求古錄禮說云、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此不可信。夫子去魯時年五十六、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則此時止十二歲、而陳蔡相從、子夏與焉、則去魯時其年必不止十二也。古之四字皆積畫易譌、四當爲三之譌也。案、金氏說非是。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由大司空爲大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遂去魯、事在定公十四年、時子夏十二歲。據魯世家、衞康叔世家、十二諸侯年表、事在定公十二年、時子夏才十歲。無論十歲、十二歲、其時已從學與否、皆不可考、安知有相隨去魯之

事、未可以與於陳、蔡之役、遂謂相從於去魯之初。陳、蔡之厄在哀公六年、子夏已十有九歲、無可疑者。改四爲三、殊爲謬妄。

丙午 二十五年、魯定公十五年。卜子十三歲。

丁未 二十六年、魯哀公元年。卜子十四歲。

戊申 二十七年、魯哀公二年。卜子十五歲。

鄭環孔子年譜云、哀公二年、阨於陳、蔡、子夏才十六歲、豈能以文學著名。史記、家語記弟子之年、俱未足據。案、此說多誤。陳、蔡之阨不在哀二年、子夏於哀二年年十五、非十六。蓋鄭氏謂子夏生於定二年、故有此誤說。

己酉　二十八年、魯哀公三年。卜子十六歲。

庚戌　二十九年、魯哀公四年。卜子十七歲。

辛亥　三十年、魯哀公五年。卜子十八歲。

壬子　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卜子十九歲。

是年、從孔子於陳、蔡之間、爲孔子之楚、復由楚返衞。

閻百詩四書釋地三續云、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子游年才十八、子夏年才十九耳、已以文學名。

禮記檀弓、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正義云、使子夏、冉有先適楚。又云、案世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衞、從衞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

又復去、過蒲、又反乎衛。又去衛適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迹。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絶糧乏食七日。於是子貢使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乎衛。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

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荆哀公六年之荆亦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案此說是也古人文字簡渾雖年月相距甚遠多連言之如本傳云孔子卒後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亦是相連言之子夏教授西河之上距孔子卒歲甚遠也

臧庸拜經日記禮記檀弓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喪不欲貧也案正義引世家以此爲魯哀公六年事是也鄭注云將應聘於楚者世家曰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是也陳蔡大夫相與發徒役圍

孔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此所謂先之以子夏是也。子夏當爲子貢之譌、即世家所謂使子貢至楚是也。世家、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得已。弟子列傳、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曰、父母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蓋子貢言語之科、故能解圍、非文學之士所能勝任也。且陳、蔡之厄、有子貢而無子夏、尤足爲證。案臧氏此說非也。經之所言、不必盡記於史。史之所言、亦不必盡載於經。如以史不言子夏之楚、遂謂先之以子夏爲子貢之譌、史亦不言冉有之楚、

則中之以冉有、又係何人之誤。子貢之使、在陳、蔡發難之後。子夏之行、當在陳、蔡發難之前。有子夏之行、而楚乃遣使聘孔子。有子貢之使、而楚乃興師迎孔子也。孔子使子夏之楚、將以應聘、非以解圍、何必如子貢言語之科方能應命耶。且子夏曾爲衞行人、安知其不長於言語耶。

門人劉元準問曰、有子明言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之荆與去魯明是一時事、似不得謂去魯在定公十四年、之荆在哀六年也。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於魯、齊景公患之、令黎且以女樂遺哀公、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其證一。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

朝、孔子行。其下即記楚狂接輿之事、其證一。予謂此不足爲證。孔子去魯、定公時事、韓非子乃屬之哀公、既可誤定爲哀、又何難誤魯爲楚。論語記事、其連記者不必同時。齊人歸女樂、記於孔子去齊之後、亦非一時事也。

癸丑 三十二年、魯哀公七年。卜子二十歲。

是年、仕衞、爲行人。

韓詩外傳六、衞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

曰、微捐而勇若捐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捐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命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捐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捐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

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强禦，卜先生也。案，靈公當係出公之誤，猶韓非子內儲說誤定公爲哀公耳。子夏於哀公二年十有五歲，而靈公已卒，故知其誤。考孔子世家，哀

公六年孔子自楚反夫衞。其明年、孔子弟子多仕於衞。子夏爲衞行人、當在此時。對公孫悁之說、疑出後人附會、事之有無存而不論可也。

家語云、夫子在衞、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檀弓云、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又云、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此子夏從夫子同時在衞之證。家語又云、嘗返衞、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衞以子夏爲聖。

甲寅　三十三年、魯哀公八年。卜子二十一歲。

是年在衞。

乙卯　三十四年、魯哀公九年。卜子二十二歲。

是年在衛。

丙辰　三十五年、魯哀公十年。卜子二十三歲。

是年、在衛。孔子自衛適陳、復自陳返衛。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丁巳　三十六年、魯哀公十一年。卜子二十四歲。

是年冬、從孔子自衛返魯、爲魯莒父宰、問政當在是年。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莒父即子夏爲宰處。杜預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晉在魯西、故閻氏四書釋地云、莒父屬魯之西鄙、子夏爲宰邑、去其家密邇。玉樹向謂魯當定、哀

之際、西備晉、南禦吳。備晉則莒父當其衝，禦吳則武城扼其要。魯人使子夏宰莒父，以晉人備晉也。使子游宰武城，以吳人禦吳也。杜氏之說，確不可易。而王氏鎏四書地理考乃云：「杜氏備晉之說，屬臆度，不亦妄乎？」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陳卓人公羊義疏及山東通志皆以莒州當之。莒州爲莒國，與魯邑何涉？高士奇乃云取地於莒，遂謂之莒。然則魯嘗伐莒、取向、取鄆，何以不謂之莒，而仍謂之向、謂之鄆耶？此眞臆度之說也。莒州有子夏祠，出後人附會，不足據。

戊午　三十七年、魯哀公十二年。卜子二十五歲。

是年、居親喪。

己未 三十八年、魯哀公十三年。卜子二十六歲。

是年、居親喪。

檀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亡也。① 案、哀十四年西狩獲麟之後、子夏爲夫子往周求史記、斷無縗絰出使之理。如謂自周返魯、始居親喪、則不及二十七月而禫、而夫子已殁、喪畢時不獲見夫子、夫子又何從與之琴乎。故知子夏居喪在獲麟之前、哀十二年、十三年、皆居喪時也。喪畢入見、在哀十四年春也。前此爲莒父宰、不久即以憂解組、亦可知矣。

尙書大傳云、子夏讀書畢、夫子問曰、吾子何爲於書。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若日月焉、所受於夫子者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壤室蓬戶、云云。下記孔子之言、顏淵之問。考顏淵實卒於獲麟之歲、翟灝四書考異云、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歲髮盡白、蚤夭。二十九乃其髮白之年、非其死之年也。其死無所記、但云蚤耳。旁考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曰、吾道窮矣。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眞也。江永孔子年譜、臧庸拜經日記說略同。而退居河濟云云、其時顏淵尙存、當亦爲獲麟以前之事。退居河濟、正與居喪同時。然則子夏非居喪於魯、乃居喪於河濟之間也。喪畢見夫子、由河濟之間至魯見夫子也。壤室蓬戶、殆卽枕塊寢苫之意乎。

庚申　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卜子二十七歲。

是歲、親喪服闋、爲夫子適周求史記。

史記云、哀公十四年狩大野、獲麟。仲尼視之曰、麟也、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公羊十四年傳注、得麟之後、天下血書於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一作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藝文類聚引春秋說題辭云、孔子謂子夏曰、得麐之月、天當有血書魯端門。子夏至期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飛爲赤烏、化爲帛書、帛與白古字通用、故公羊注作白書。詩六月、白旆央央。公羊疏、爾雅疏引作帛旆央央。署曰、演孔圖。太平御覽卷六百一十、羅泌

路史餘論卷五引孝經中契云、子夏往觀、寫之、得十七字、餘文二十消滅、飛爲赤烏、翔摩青雲。又徐彦公羊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春秋說題辭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公羊疏又云孔子至聖、却觀無窮、知秦無道、將必燔書、故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度秦至漢、乃著竹帛。孝經說云、孔子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然則其微似之語、獨傳子夏。子夏傳與公羊氏、五世乃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然後世人乃聞此言矣。史記云、孔

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明歲子路死於衛合觀諸書而知孔子修春秋成春秋授子夏春秋皆十四年事也。

辛酉 四十年、魯哀公十五年。卜子二十八歲。

是年子路卒於衛。案檀弓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鄭注羣謂七十弟子相爲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而索居據此知子路之喪子夏爲朋友服亦經而居也。

壬戌 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卜子二十九歲。

夏四月十一日戊午、孔子疾。十八日乙丑、孔子卒。與羣弟子服心喪。

檀弓云、蓋寢疾七日而歿。世家云、予夢坐奠兩楹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左氏續經同。杜氏以長厤推之、謂四月無己丑、有乙丑、乙丑乃四月十八日也。而吳程用大衍厤推之、謂己丑乃四月十一日。成氏蓉鏡、孔氏廣牧皆從吳氏之說、而以長厤爲誤。然易林睽之恒云、孟巳乙丑、哀呼尼父。明德訖終、亂虐滋起。焦氏當西漢之世、所見左氏續經、正是乙丑、與元凱之說不謀而合。今從之。史云後七日卒、則寢疾在七日之前、故知

爲戊午日。家語云、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此當是孔子彌留之語。

檀弓云、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案、禮、大夫三月而葬。孔子爲魯司寇、當用大夫之禮。燕人舍於其家、乃七月事也。孔氏正義云、舍、住也。燕人來住子夏家也。此子夏移家於魯之證。或云、家語云、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爲志焉。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既葬、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燕人之舍、殆即舍於墓

上之家歟。予曰、不然。據孟子所言、惟子貢於三年之後築室於場、獨居三年、並非弟子皆家於墓。墓上即有室、亦甚庳狹、不堪容客、無容以此爲疑。且據檀弓、則燕人舍於其家、在未葬之先。據家語、則燕人舍於其家、在既葬之後。夫燕人何以來。來觀葬禮也。既葬、又何觀焉。家語之不可盡信有如此者。惟行心喪之禮、史記亦載之。又家語云、孔子既卒、門人疑所以服夫子者、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今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也、出則不經。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

也。據此、是子夏尊孔子不如子游。然檀弓但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鄭注、尊師也。羣居則經、出則否。不載子夏、子游之語。家語特緣檀弓而附會其說耳。

魯應龍閒窗括異志、洪邁容齋續筆皆謂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說誤。金誠齋求古錄禮說謂夫子卒時子夏年方三十、亦誤。

癸亥　四十二年、魯哀公十七年。卜子三十歲。

是年、居魯服心喪。

甲子　四十三年、魯哀公十八年。卜子三十一歲。

是年、居魯服心喪。

案、父母之喪、二十七月而禫。師服若與之同、是年七月十一日當除服。然史記云、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孟子亦云、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則非二十七月釋服、可知也。

卜子年譜卷上

校記

①亡：當作「忘」，見《檀弓》本文。

卜子年譜卷下

鹽城陳玉澍譔

乙丑 元王元年、魯哀公十九年。卜子三十二歲。

是年四月十一日、心喪服闋。

案、孟子云、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其時子夏未歸也。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時子夏亦未歸也。孔子之喪、有燕人舍於子夏氏、子夏固移家於魯者也。他日、子夏與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不獨子夏未歸、即子游、子張亦未歸也。曾子、有若本魯人、子游雖吳人、子張雖陳人、皆移家於魯。家語云、子張有

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是子張之父終於魯也。檀弓云、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是子張終於魯也。惟終於魯、故曾子能齊衰往弔。若終於陳、安能越國而往乎。史記儒林傳、孔子歿後、子張居陳、當在推尊有若之後。居陳之後、仍歸於魯而終焉。且子張之子申詳事魯繆公、亦其證也。檀弓又云、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是悼公時、子游尚在魯也。推尊有若之議、爲羣賢居魯之徵、在子貢既歸之後、無可疑者。匪特此也、子夏之門人述子夏論交之言、子張譏之。子夏之門人小子習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子游譏之。知子夏居魯已教授生徒、不待居於西河之上。以詩授曾子之子曾申、以春秋口授齊人公羊高、

魯人穀梁淑、此居魯教授時之門人也。曾子之言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案、疑當讀若擬。擬、比也。文選李蕭遠運命論、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李善注引檀弓疑女於夫子以釋之、是疑當訓比之證。正義與皇氏之說俱未當。由洙泗而至西河、時年已老矣。教授西河之後、又歸於魯、喪子喪明、曾子弔之、乃弔之於魯、非弔之於西河也。歸魯之後、復至安邑、爲魏文侯師、其時子夏已在百餘歲外矣。綜而論之、欲尊有若、在孔子歿後之六年。設教於魯、後之、設教西河、又後之、喪明、見責曾子又後之、最後至魏、爲文侯師。年不盡可考、總撮其先後之序如此。

丙寅　二年、魯哀公二十一年。卜子三十三歲。

丁卯　三年、魯哀公二十一年。卜子三十四歲。

戊辰　四年、魯哀公二十二年。卜子三十五歲。

是歲子貢始去魯、反衞。他日、子夏、子游、子張欲以事孔子之禮事有若、曾子不可。史記云、孔子既殁、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不屬之子夏、子游、子張三人、與孟子所言稍異。

己巳　五年、魯哀公二十三年。卜子三十六歲。

庚午　六年、魯哀公二十四年。卜子三十七歲。

辛未　七年、魯哀公二十五年。卜子三十八歲。

壬申　八年、魯哀公二十六年。卜子三十九歲。

癸酉　貞定王元年、魯哀公二十七年。卜子四十歲。

是年、魯哀公如越、復歸魯、卒於有山氏。六國表繫於定王二年之下、誤。通鑑前編載在定王元年、與魯世家合。子悼公立。哀公嘗問於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塡、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子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者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韓詩外傳及新序

甲戌　二年、魯悼公元年。卜子四十一歲。

乙亥　三年、魯悼公二年。卜子四十二歲。

丙子　四年、魯悼公三年。卜子四十三歲。

丁丑　五年、魯悼公四年。卜子四十四歲。

戊寅　六年、魯悼公五年。卜子四十五歲。

己卯　七年、魯悼公六年。卜子四十六歲。

庚辰　八年、魯悼公七年。卜子四十七歲。

辛巳　九年、魯悼公八年。卜子四十八歲。

壬午　十年、魯悼公九年。卜子四十九歲。

癸未 十一年、魯悼公十年。卜子五十歲。

檀弓、曾子曰、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古者五十以上稱老、不必七十、教授西河、當在此後。後漢書徐防傳、永元十四年上疏言、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章懷注引史記、孔子沒、子夏居西河教弟子三百人、爲魏文侯師。今本史記無弟子三百人一語、係脫扇章懷所見自是古本。後復由西河反魯、有喪子喪明之事、不知當在何年。後至魏爲文侯師、係由魯往。魯在魏東、故李克謂魏成子東得卜子夏也。

甲申 十二年、魯悼公十一年。卜子五十一歲。

乙酉 十三年、魯悼公十二年。卜子五十二歲。

丙戌 十四年、魯悼公十三年。卜子五十三歲。

丁亥　十五年、魯悼公十四年。卜子五十四歲。

戊子　十六年、魯悼公十五年。卜子五十五歲。

己丑　十七年、魯悼公十六年。卜子五十六歲。

庚寅　十八年、魯悼公十七年。卜子五十七歲。

辛卯　十九年、魯悼公十八年。卜子五十八歲。

壬辰　二十年、魯悼公十九年。卜子五十九歲。

癸巳　二十一年、魯悼公二十年。卜子六十歲。

甲午　二十二年、魯悼公二十一年。卜子六十一歲。

是年、子張卒年五十七、見掘坊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史記、家語並同。是子張少子夏四歲。

乙未二十三年、魯悼公二十二年。卜子六十二歲。

丙申二十四年、魯悼公二十三年。卜子六十三歲。

丁酉二十五年、魯悼公二十四年。卜子六十四歲。

戊戌二十六年、魯悼公二十五年。卜子六十五歲。

是年、子游卒、年六十四歲、見言氏舊譜。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少子夏一歲。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公孫丑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先子夏、次子游、次子張、以齒爲序。

己亥二十七年、魯悼公二十六年。卜子六十六歲。

庚子二十八年、魯悼公二十七年。卜子六十七歲。

辛丑 考王元年、魯悼公二十八年。卜子六十八歲。

壬寅 二年、魯悼公二十九年。卜子六十九歲。

癸卯 三年、魯悼公三十年。卜子七十歲。

甲辰 四年、魯悼公三十一年。卜子七十一歲。

乙巳 五年、魯悼公三十二年。卜子七十二歲。

丙午 六年、魯悼公三十三年。卜子七十三歲。

丁未 七年、魯悼公三十四年。卜子七十四歲。

戊申 八年、魯悼公三十五年。卜子七十五歲。

是年、曾子卒。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生於定公五年、卒年七十三、見曾子年譜。學統繫其卒於考王五年、非也。子夏生平

所尊敬者、孔子而外、唯有子、曾子二人。欲以聖人事有子、子夏實爲之倡於哀痛深至之時。一聞曾子切責之言、投杖而拜、不諱其過、其見憚如此。論語二十篇中、唯有子、曾子未有書其字者、其尊之也至矣。

己酉 九年、魯悼公三十六年。卜子七十六歲。

庚戌 十年、魯悼公三十七年。徐廣引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案、辛未爲哀公二十五年、非悼公元年也。魯世家謂悼公立於哀公二十七年、與左傳合、與皇甫謐終庚戌之說亦合。但謐上奪哀公之辛未、壬申、癸酉、屬之悼公、甚誤。卜子七十七歲。

辛亥 十一年、魯元公元年。卜子七十八歲。

壬子 十二年、魯元公二年。卜子七十九歲。

癸丑　十三年、魯元公三年。卜子八十歲。

甲寅　十四年、魯元公四年。卜子八十一歲。

乙卯　十五年、魯元公五年。卜子八十二歲。

丙辰　威烈王元年、魯元公六年。卜子八十三歲。

丁巳　二年、魯元公七年、魏文侯斯元年。卜子八十四歲。

戊午　三年、魯元公八年、魏文侯斯二年。卜子八十五歲。

己未　四年、魯元公九年、魏文侯斯三年。卜子八十六歲。

庚申　五年、魯元公十年、魏文侯斯四年。卜子八十七歲。

辛酉　六年、魯元公十一年、魏文侯斯五年。卜子八十八歲。

壬戌　七年、魯元公十二年、魏文侯斯六年。卜子八十九歲。

癸亥　八年、魯元公十三年、魏文侯斯十七年。卜子九十歲。

甲子　九年、魯元公十四年、魏文侯斯十八年。卜子九十一歲。

乙丑　十年、魯元公十五年、魏文侯斯十九年。卜子九十二歲。

丙寅　十一年、魯元公十六年、魏文侯斯十年。卜子九十三歲。

丁卯　十二年、魯元公十七年、魏文侯斯十一年。卜子九十四歲。

戊辰　十三年、魯元公十八年、魏文侯十二年。卜子九十五歲。

己巳　十四年、魯元公十九年、魏文侯十三年。卜子九十六歲。

庚午　十五年、魯元公二十年、魏文侯十四年。卜子九十七歲。

辛未　十六年、魯元公二十一年、魏文侯十五年。卜子九十八歲。

子夏譔論語、在元公之世。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

子。敬子之歿、必在悼公歿後。論語於孟敬子稱謚、故知其成於元公之世。說本常熟張氏瑛論孟書法。

壬申　十七年、魯穆公元年、魏文侯十六年。卜子九十九歲。

癸酉　十八年、魯穆公二年、魏文侯十七年。卜子百歲。

甲戌　十九年、魯穆公三年、魏文侯十八年。卜子百有一歲。

史記六國表、魏文侯十八年、受經子夏。本傳云、爲魏文侯師。家語云、魏文侯師事之、而諮以國政焉。史記儒林傳云、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呂氏春秋、白圭對孟嘗君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魏世家、

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韓詩外傳說同。據此、知子夏爲文侯師、實成子汲引之力。

劉向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而問於墨子。呂氏春秋、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學於子夏、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陸璣毛詩疏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皆云子夏傳曾申、傳曾申①魏人李克。是李克爲子夏再傳之弟子。案、克既與子夏同時居魏、必親受經於子夏之門、何待曾申之轉相傳授。漢書藝文志李克七篇、子夏弟子、爲魏文侯相。此爲可據。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遍數子夏門人、有田子方、段

干木、吴起、禽滑釐、曾申、公羊高、穀粱赤、魏文侯、獨無文子、李克、未考别錄、藝文志故耳。李克、韓詩外傳十作里克、陳樸園韓詩遺説考據釋文而疑漢志謂李克乃子夏門人、非子夏弟子、説非是。

乙亥　二十年、魯繆公四年、魏文侯十九年。卜子百有二歲。

是年、授魏文侯經。

丙子　二十一年、魯繆公五年、魏文侯二十年。卜子百有三歲。

是年、授文侯經。

丁丑　二十二年、魯繆公六年、魏文侯二十一年。卜子百有四歲。

是年、授魏文侯經。

戊寅 二十三年、魯繆公七年 魏文侯二十二年 卜子百有五歲。

是年、授魏文侯經。 魏始受王命、列爲諸侯。 容齋續筆謂魏文侯始侯之歲、子夏百有三歲、說誤。黎庶昌拙尊園叢稿、三大儒畫像記言、子夏爲魏文侯師、年且八、九十、約畧言之、未詳考耳。

己卯 二十四年、魯繆公八年、魏文侯二十三年。卜子百有六歲。

是年、授魏文侯經。

庚辰 安王元年、魯繆公九年、魏文侯二十四年。卜子百有七歲。

是年、授魏文侯經。

辛巳 二年、魯繆公十年、魏文侯二十五年。卜子百有八歲。

是年、授魏文侯經藝。

史記魏世家文侯二十五年、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禮賢、國人稱仁、上下協和、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按六國表云受經者、以六經言之也。文選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注引尙書大傳、魏文侯問於子夏、子夏遷延而退。是子夏授文侯尙書之證。書者、六經之一也。朱彝尊曝書亭集曰、文侯受經藝於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賈思勰齊民要術皆引其文、是子夏授文侯孝經之證。孝經者、十三經之一也。魏世家云、經藝者、兼六藝言之也。樂記載子夏與魏文侯論古樂、新樂之異甚詳。

樂者、六藝之一也。閻百詩尙書古文疏證曰、文侯受子夏經藝、爲二十五年事、見魏世家。是年、子夏已百有八歲、可爲高壽。而魯應龍乃云、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八矣。是時敬王四十一年、後一年元王立、歷貞定王、考王、至威烈王二十三年、魏始爲侯、去孔子卒時七十五年。文侯爲大夫二十二年而始爲侯、又十六年而卒。姑以始侯之歲計之、則子夏已百三歲矣、方始爲諸侯師、豈其然乎。魯氏此說甚謬。漢書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文侯之樂人可得壽百八十歲、豈文侯之師不可得壽百八十歲乎。古多上壽、此何足疑。

且孔子卒時、子夏年二十九、非二十八。文侯稱侯之時、子夏年百有五、非百有三也。樂記載子夏答文侯之問、稱君者二、在二十二年爲侯之後甚明。魏世家非有誤也。然子夏卒於何年、究不可考矣。而子夏陵、據水經注在劉仲城東南、所謂徐水右逕劉仲城北、又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也。劉仲城即漢郃陽縣。今郃陽縣屬陝西同州府、而聖門志則云墓一在山東兗州府曹州西四十里卜堌都、一在山西平陽府河津縣西五里。

附西河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西河説有三、而史

記孔子世家、婦人有保西河之志、索隱謂、西河在衛地。竹書紀年、帝君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武觀以西河叛。統箋謂在東郡畔觀縣者不與焉。太平寰宇記、相州安陽西河、隨②圖經云、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遊之地。以魏趙多儒學、齊、魯及鄒皆謂此爲西河、非龍門之西河也。此一說也。索隱曰、在河東郡之西界、蓋近龍門。劉氏云、今同州河西縣有子夏石室學堂也。此又一說也。正義曰、西河郡、今汾州也、子夏所教處。括地志云、謁泉山一名隱泉山、在汾州隱城縣北四十里。注水經云、其山壁立崖半有一石室、去地五十丈、頂上平地十許頃。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今現在。此亦一說也。相

州安陽之説、古今引者絶少、殆無足辯。而索隱、正義之説、寰宇記兩從之、云汾州西河縣、本漢茲氏縣、曹魏於此置西河郡、晉改爲國、改茲氏爲隰城。謁泉山在縣東北四十里、一名隱泉山、上有石室、去地五十餘丈、頂上平地可十頃、相傳以爲子夏石室。此正義之説也。又云、同州韓城縣、隨③文帝分郃陽縣地置子夏石室、孔子弟子爲毛詩序、昔處於此、有石室在焉。此索隱之説也。而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獨遵用正義之説、云隱泉山在文水縣西南二十五里。文水志曰、隱泉一名謁泉、其石窟曰隱堂洞、亦曰子夏室。昔子夏退居西河之上、即此、故山亦兼子夏之稱。又云、隱泉山在汾州府北四十里、山有湯泉、一名湯泉山、

或謂之謁泉山。上有石室、相傳子夏所居、俗謂之子夏山、與太原府文水縣接界。困學紀聞亦云子夏居西河、在汾州。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郡國利病書說與方輿紀要略同。孫星衍校水經注亦引史記正義之說。玉樹案、史記正義說誤、諸書從之、非也。子夏之西河、戰國時屬魏、不屬趙。謁泉山今屬文水縣、趙大陵地也。史記趙世家、肅侯十六年、武靈王十六年、皆遊大陵。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城在幷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文獻通考、文水有大陵城。一統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方輿紀要作二十里。晉平陵邑。春秋地理考實引彙纂、平陵亦曰大陵、今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里有大陵故城。戰國時趙改大陵、

漢因之。後魏置受陽縣、隨改文水。十三里、二十里、二十五里說雖小異、而以文水縣爲趙大陵則同。文水縣既不屬魏、則文水西南二十五里之謁泉山不屬魏國何疑。謁泉山北屬文水、南屬汾州府汾陽縣。汾陽亦趙地。文獻通考、輿地廣記、寰宇記皆謂汾州、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是也。汾州治汾陽縣。汾陽之南爲孝義縣、孝義之南爲霍州、霍州之南爲趙城縣、仍屬趙地、其地有豫讓橋。謁泉山既與魏無涉、即與子夏之西河無涉。水經注汾水篇雖詳言謁泉、石室、但記沙門之剎、不言卜氏是居。括地志、隨國集記蓋誤以漢魏之西河漢西河郡初治平定、後治離石。魏西河郡治茲氏、即唐隰城、宋西河縣、今汾陽縣。爲六國魏之西河。張守節不察、遂據以爲說。困學紀聞閻注謂宋汾州治西河縣、非子夏設教

地。又困學紀聞集證云、汾州西河縣本隰城、肅宗上元元年更名、與子夏西河無涉、張守節誤。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云、張守節謂汾州西河者、此舉漢魏以後西河郡所治、非春秋戰國時之西河。說皆是也。然則西河說當何從。曰、從索隱。索隱之說實本於鄭氏康成。禮記檀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鄭注、西河自龍門至華陰之地。孫希旦禮記集解、朱彬禮記訓纂於西河皆從鄭注、未嘗別引他說。又禹貢、黑水西河爲雍州。孔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疏云、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爲東西也。禹貢錐指云、河經龍門而南、至於華陰、爲西

河。左傳昭十三年、晉叔魚謂季孫曰、將爲子除館於西河。禮記、子夏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史記、魏武侯[4]浮西河而下、封吳起爲西河守。皆此水也。自河經龍門以下至此、皆禹貢錐指語。　至汾州之西河、本漢茲氏縣地。魏黃初二年於此置西河郡、見元和志、寰宇記。　晉爲西河國、領離石、隰城、中陽、介休四縣。晉書地理志。　後魏置汾州、後齊置南朔州、後周曰介州、隋曰西河郡、隋書地理志。　唐曰浩州、曰汾州、曰西河郡、乾元元年復爲汾州。舊唐書地理志。　西河以文湖得名、與黃河無涉。水經注所謂文水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爲文湖、東西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河者也。寰宇記云、文湖一名西河泊、在西河縣東十里。　又水經注河水篇、細水東流、注於崌谷側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

面有二石室、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蹟、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無以辨之。又云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堂也。河水又南逕汾陰縣西、縣在河東、今榮河縣北有汾陰故城。又南逕郃陽城東。城在河西、今郃陽縣東四十里有郃陽故城。故禹貢錐指謂子夏石室在今郃陽縣界。郃陽縣北爲韓城縣、龍門山在其北。漢書地理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案、夏陽縣即今韓城、魏少梁邑。禹貢錐指引韓城縣志云、河自龍門而南、距郃陽不百里、此索隱所謂西河近龍門者矣。而寰宇記謂子夏石室在韓城者、即水經注所言崌谷之石室是說也、酈氏亦疑之。

卜子年譜卷下

校記

①傳曾申：當作「曾申傳」，見《經典釋文》卷一。

②隨：當作「隋」，見《太平寰宇記》卷五五。

③隨：當作「隋」，見右引書卷二八。

④候：當作「侯」，見《史記》卷六五《吴起列傳》。

孟子年譜

（舊題）元・程復心 編撰
楊世文 校點
蔣宗許 一審
郭 齊 二審

民國九年影印本

《孟子年譜》，舊題元程復心編撰。民國九年影印本。

復心既作《論語年譜》，更取《孟子》七篇爲編年。前後各有自述一篇，稱是編意在補《孟子列傳》之略。而各家記孟子行事多訛謬，故是編以《孟子》七篇爲本。以爲《孟子》一書，其義之最大者在正人心、格君心、求放心、不失赤子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七篇，以義利始，以性命終。其説之新奇者，如謂孟子鄒人爲陬邑，非鄒國。《四庫全書總目》云：「其以某章爲某年之言，繆妄與《孔子年譜》相等。其謂孟子鄒人乃陬邑，非鄒國也，語極辯而不確，亦好異之談。蓋與《孔子年譜》一手所僞撰也。」又説朱彝尊《經義考》卷二三六載譚貞默《孟子編年略》一卷，今未見其書。然彝尊所載貞默《自述》一篇，則與此書之《自述》不異一字。故四庫館臣疑明人以貞默之書詭題元人，屬於依托之作。按：貞默字梁生，號埽庵，嘉興人，崇禎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著有《三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是書對於研究孟子生平事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孟子年譜

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

孟子非編年之書，安得以見梁惠王爲應聘第一事。其見齊宣王，實前乎此矣。後乎此而去梁，則見齊湣王矣。一見曰叟，知非復四十不動心之時，其不以遊梁始，甚明著也。如齊卿相，則四十不遠時語也。梁則何以始梁惠王也。孟子一書，無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而弗放其良心也。以見梁惠王始，以不仁梁惠王終。以仁義君民之治統爲前序，以

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爲後序。此孟子作書之大旨，全不因歲月編次，故知不自見梁惠王始也。藉曰不然，滕文公問事齊、事楚，恐齊築薛，何以越在前，而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何以越在後也？是知孟子之篇義非編年也。然則孟子不可編年乎？曰：論語可編年，孟子何不可編年。論語編年，所以補孔子世家也，孟子編年，所以補孟子列傳也。本太史公世家、列傳之記事，以證記事；本論語、孟子之記言，以券記事，而孔孟之記事履歷思過半矣。惟子思中庸、史

無記事，而孔叢子所載，語不雅馴，無足考據，故止附見孔子。凡於史記世家、列傳及竹書紀年、皇極經世、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之外，別采他書，以裨益孟子履歷者，皆譌謬。於是乎本孟子書作孟子編年略。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云字子輿，魯三桓孟孫氏之後，兗鄒邑人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郎叔梁紇所治地，爲故鄒城。孟子居去故鄒城五十里。孟子曰，近聖人居若此其甚也。生三歲喪父，其母氏賢。其舍始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間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去

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又曰、非所以居吾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居鄒教授弟子、不見諸侯、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

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如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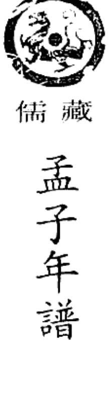
其招而往、何哉。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

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

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居魯久之、齊宣王喜文學游説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招孟子、孟子往、爲齊宣王客卿。時孟子年四十歲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

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

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①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

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交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于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

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

其上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



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時周顯王三十六年、蘇秦說六國爲從親以擯秦、秦爲從約長、佩六國相印。是歲燕文公

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立十年矣。明年，宣王因燕喪伐燕。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宣王勿聽，取燕十城。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于是燕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慚曰、請爲王取之。乃見齊宣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王曰、是何慶弔相從之速也。蘇秦曰、燕雖弱小、秦王之少

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強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強秦敝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

故有閨内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居亡何、孟母卒於齊。鄒、魯邑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

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

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

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



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於是孟子知齊宣王不能用，去齊。時梁惠王立三十五年矣，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鄒衍、淳于髡皆至梁。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河内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内、河東凶亦然。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孟子對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梁惠王曰、

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洗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越明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

下莫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梁惠王既不果所言、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嗣君又不令、於是孟子去梁。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之宋、時宋王偃自立爲王、東敗齊、取

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

年。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絶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去宋、過薛、宋餽兼金七十鎰而受、薛餽五十鎰而受。他日適齊、陳臻問焉、孟子曰、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薛君田文、齊滅薛以封少子嬰、嬰傳子文、號孟嘗君、處齊竟。先是、孟子居鄒、齊復來聘、

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滕君之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

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而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孟子之平陸、謂其

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②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時齊宣王卒、湣王立六年矣。初、孟子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至

是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曰、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

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是時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



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始，孟嘗君列能爲雞鳴狗盜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入秦，秦昭王欲殺之，卒得此二人以免。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謂食客雖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

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謂齊田嬰、田忌、田文輩。是時齊湣王七年，蘇秦死于齊，梁襄王卒，哀王立。初，張儀相秦惠王，去秦相魏，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秦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說秦③王曰，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梁之亡可立而須也。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



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哀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與蘇代約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誑楚懷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懷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與楚邑六里、楚王大怒、於是秦楚搆兵、犀首公孫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以收韓爲功、相魏。張儀去、復相秦。張儀卒、犀首入相秦嘗

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説而罷之、楚王不悦、我將見秦王説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説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

則不可。何必曰利。初、孟子見王於崇、有去志、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繼而王有師命、不可、請去、於是留齊爲卿、不受祿。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

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齊湣王九年、燕王噲之六年也。噲初立三年、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



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政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王因命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先是、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

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

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盆成括仕于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湣王子法章、後湣王走死、田單迎立爲襄王者也。湣王十年、周赧王之元年、魯平公之三年也。時齊强、與秦擊敗楚於邱重、



又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秦昭王使魏冉致帝於齊，於是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蘇代勸齊將伐桀宋。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孟子去齊，

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

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

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孟子去齊後、齊去帝、復爲王、秦亦爲去帝。君子謂孟子以一去改齊王也。先是、春秋邾子國至七國時更名爲鄒、名同魯國古鄒邑。孟子自齊歸、道鄒、鄒穆公館焉。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

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將歸、曹交從遊於孟子、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

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也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

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

學之，亦爲不善變矣。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也。及④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

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居⑤請擇于斯二者。孟子於是去滕歸魯。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

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⑥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逾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逾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⑦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公孫丑、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

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十、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六年　五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也。壽

八十四歲，以冬至日終。鄒邑人悲感，遂輟賀正。迄茲成俗。二子：孟仲子、對齊王使人問疾；孟季子，問公都子義內，並見於書。

按：孟子一書，其義之最大者在正人心、格君心、求放心、不失赤子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乎；旦鷄鳴，火然泉達，皆所以存仁義之良心也；知性、知天、養性、事天，皆所以盡仁義之良心也。論語二十篇，要在兩心字。夫子直以從心自許，以其心許顏回。亦止得兩性字。夫子謂性相近，子貢謂夫子言性不可

得聞，如是已耳。至子思而言率性、盡性、性誠、性明，早發孟子性善之旨，幾無餘藴。獨心字止列身意知之中，正心止列格致誠脩之內，其旨專主誠意，而不專主正心。至孟子，則横口所說，横手所指，上陳君王，下教弟子，無非心者。言性善即言根心，言人心即言天性。夫子之引而不發者，乃至此一發無遺藴，略不待後來直指人心、明心見性之說也。子思之中庸上下二篇，以性命始，以義利終，義利以勿用小人終，似因内聖而及外王。孟子之書上下七篇，以義利始，以

性命終性善⑧以距楊墨惡鄉原終似因外王而歸内聖。此作書之全旨，不可以歲月編次論者也。即如孟子書中，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孔子之逸事，辯證極詳。告子、白圭輩之訓答，反覆必盡。伯夷、柳下惠以至管仲、晏子、百里奚之品量，可否屢見。末卜論世當在何日，舉屬歲月編次列者也。其非歲月編次不明者，最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有人問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書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蓋舉世仿讀孟子文，若今日見而明日説，不見也。要知孟子

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故相與問答如此，非在齊、梁閒語也。不見諸侯，是本國魯康公、景公始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居之國言也。

末年魯平公不往見，究亦不見。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自四十不動心之年，始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薨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

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閒見諸侯事。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那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

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郰、因其時郰國亦改爲鄒、慮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郰、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註誤云、孟子時郰改爲鄒、後人遂信郰、鄒爲一。夫郰、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郰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郰、安得爲郰人。且郰在兖北青境、鄒在兖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

其甚。説文云、鄒、孔子鄉、郎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鄒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云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孟子去齊、曰致爲臣而歸、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臣爲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爲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爲異邦、非本國。郎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爲不見孟軻。

君前臣名也。曰、後喪逾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慎子爲將軍、欲使樂正子爲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爲故邾、故郰之別、千古譌謬、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

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爲一王、兩伐燕爲一伐燕。李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復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爲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互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甯、頃公結、隱公虞母。再傳戰

國。有定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統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元公宏、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爲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謚也。小國得延至秦幷、喪禮、井田之效、略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穀

至薛惠公凡六傳黄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即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餽、不知其爲何人。既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説大人則藐之、其言自在、更不知大人爲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幾歎羨之意。厥後湣王死、法章復國、爲齊襄王。不得

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爲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輕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殽譌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特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説、及臧倉後喪逾前喪之説、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説也。孟子

顧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强立不反之日。始、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遊齊梁間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宫。齊以雪宫、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宫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爲孟孫氏後、學者或多疑之、愚獨以爲信、何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

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僖子祖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士、處己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僖子父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夫子稱其孝爲難能。僖子子懿子問孝、

懿子子武伯又問孝。孟氏可爲世有子、世知孝矣。南宮适亦稱南容、即南宮敬叔也。從夫子適周、問禮、詩樂、三復白圭、夫子稱其有道不廢、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懿子子敬子能事曾子問道、並非魯三桓中所多見。季、叔二氏獨有季文子、叔孫昭子耳。當孟僖子時、孔子雖以知禮聞、年未三十也、僖子即以二子屬師之、又作之以獻子、則如孟氏者、豈非有明德之流亞與。其後必有達人、不亦宜乎。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

以比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遡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爲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略見於句字間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仉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於戲、孟子姬姓、夫孔孟固契、稷、湯、文之後夫。

校記

①行旋：當作「行旅」，見《孟子・梁惠王上》。

②矩：當作「距」，見《孟子・公孫丑下》。

③秦：當爲「魏」之誤，見《史記・張儀列傳》。

④也：衍文，見《孟子・梁惠王下》。

⑤居：當作「君」，見右引書。

⑥棄：當作「乘」，見右引書。

⑦運衡：當作「連衡」，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⑧善：似當作「命」，見上文勢。

⑨臣：衍文，見《經義考》卷二三六引《孟子編年略》自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儒林年谱 1
作者=吴洪泽，尹波，舒大刚主编
页数=830
SS号=12365568
出版日期=2007.04
出版社=成都市：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14-3656-1
SSLIB-JPG=http://image3.edu.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3&pid=8337C0A32D60064395981349F33218B0386CF966F40297CAD0110B678B51D39E8AF13AADC29F4771B2FA06C74E66362E5C8D6AA26DF96B5167BD65C3D4C1BABCC03D9D410665DB887CC5D2D95CDCDA19B66CA4D5E24F4480A1441229F563264EC8D07B3C2FFA693E40A5C518935B9B2F137A&jid=/
PDG=